

## 保安族簡介

保安族是大陸境內人數較少的一支邊疆民族，據西元 2000 年中共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保安族有一萬三千五百餘人，主要居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境內，在語言上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但現在保安族人民一般通用漢語，使用漢文，在宗教信仰上信仰伊斯蘭教，但伊斯蘭教在中國西北地區因不同的派別而形成「門宦制度」後，保安族主要信奉老教嘎底林耶派和新教伊哈瓦尼派，因教派不同，表現在生活習俗上也就有了少許差別。

保家族家庭中男性地位很高，婦女只是處於從屬地位，但舅父也對外甥的家庭具有相當影響力，家中的分工，婦女要負擔一切主要勞動工作，如挖土施肥、下種除草、收割砍柴等都由婦女負擔，男子只負擔犁地、趕牲口碾場、運糧返家等工作。

保安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早年富豪之家曾有娶妾的情形，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更要求婚嫁的對象必需是穆斯林，但是還要同教派的才可互為婚嫁，一般而言早年盛行早婚，女子十五歲就可成婚，從訂婚到結婚，要經過許多程序，因此要花許多費用，彩禮名目繁多，像「定茶」、「拿手茶」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彩禮有的是現金，有的是衣料。

早年男子可以任意提出離婚，女子則無權提出離婚，依照伊斯蘭教習俗，丈夫只要說三次「我不要你」，妻子就得離開夫家，離婚後，婦女可以再嫁，但要退回前夫之前所給的彩禮，稱退彩禮，其次，婦女再嫁前，必須坐滿一百二十天的「安待期」，這雖是伊斯蘭的教規，但我們的民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保安族社會也有招贅婚，貧窮人家招贅是為了解老攜幼，富豪人家招贅則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只是富豪人家不是以親生女兒來招贅，而是以丫鬟來招贅，說白些就是招一個無償的勞動長工。

保安族男子服飾，男子喜歡戴「號帽」（就是白布圓帽）、穿白衫，外加青布背心，冬季則穿翻領皮袍，戴狐皮帽子，遇喜慶節日時，則戴禮帽，穿翻領大襟長袍，束彩色腰帶，左側繫腰刀，足登長統馬靴；婦女好穿紫紅色或墨綠色燈芯絨、大襟上衣，或過膝半長袍，外加坎肩，著藍色或黑色褲子，在袖邊及衣褲邊上鑲有顏色不同的花邊，佩戴耳環。

保安族人喜歡唱「花兒」，歌詞往往反映生活的各種態樣，保安人的舞蹈，節奏鮮明活潑，既有蒙古族傳統舞蹈的韻味，又巧妙的把漢人、藏族舞蹈的特色融入其中形成保安族特有的舞蹈。





## 目 錄

消失的羅馬帝國，落腳在中國甘肅？ .....	劉學鈞	1
為渤海國招魂 .....	劉學鈞	25
評析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書中		
對南島語言的看法 .....	張華克	63
《百二老人語錄·陵寢地方》翻譯與註釋 .....	蔡名哲	79
試論薩滿教與苯教之比較研究 .....	金東柱	91
阿凡提的故事——剃頭 .....	編輯部	101
柯尔克孜族食品「納仁」 .....	華 華	103
新疆國際大巴扎與胡楊樹 .....	王輔羊	107
稿 約 .....		109

# 消失的羅馬帝國，落腳在中國甘肅？

劉學鈞

清雲大學中亞研究所教授

## 摘 要

據西方文料所載西元前一世紀時，有一支羅馬軍團進攻帕提亞，雙方交戰後，羅馬軍大敗，約有二萬被殺，一萬被俘，另有一萬乘夜色掩蔽逃到敘利亞，被俘的一萬人，據《希臘古地志》載，這些戰俘帕提亞派去馬其亞納（Margiana）<sup>1</sup>，為帕提亞駐守其國鏡的東疆，其範圍東至今中亞謀夫在內的一些地區。而此時正是南、北匈奴分列，北匈奴郅支單于西逃烏孫，其後受康居之邀，入駐康居東方，漢使甘延壽、陳湯出擊郅支單于，交戰過程中，見郅交陣營中居然排出東方戰爭史上前所未見的魚鱗陣，近代史家考記魚鱗陣為羅馬軍隊所獨有，此戰漢軍大勝，俘獲北匈奴大量戰俘東歸，無獨有偶的是大漢河西走廊冒出一個叫驪軒的地名，而驪軒正是漢代對羅馬的稱呼，於是許多史家認為那一支消失的羅馬軍團，流落到中國的甘肅，本文擬就此事加以論述。

**關鍵詞：**匈奴、驪軒、陳湯

## 一、西元前一世紀歐亞情勢

西元前一世紀時，歐亞大陸大致上有四股力量，在亞洲東部是中國的漢朝，在漢朝之北是匈奴，在今天中亞及伊朗是安息的帕提亞王朝，其西則為羅馬帝國，我們且將四大勢力稍作分析：

---

<sup>1</sup> 馬其亞納（Margiana）即呼羅珊（Khorasan），當今伊朗東北部之霍臘散。

### (一)漢朝

劉邦建立大漢帝國事在西元前 206 年，此時正是匈奴強悍的單于冒頓時代<sup>2</sup>，劉邦自以滅掉強秦，認為應可無敵於天下，於是在他即位的第七年（西元前 200 年）親率大軍三十萬北伐匈奴，大軍緩緩前進，匈奴冒頓單于則佯敗退走，劉邦不知是計，一路追逐，時值隆冬，漢軍多南人，難耐嚴寒，漢兵墮指者十有二、三，結果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之白登山，被匈奴四十萬大軍所包圍，長達七日無法脫困，眼見糧盡援絕，不得已用陳平「奇計」，冒頓這才放開包圍圈的一角，劉邦及漢軍始得以脫圍，至於陳平「奇計」究竟是什麼？《史記》並沒有說出來，只說：「其計秘，世莫得聞」，不過從之後漢朝之所為，「奇計」的內容大致不脫「和親」、「厚遺」，所謂「厚遺」，就是每年固定送匈奴若干米、酒、布帛之類，從此劉邦再也不談打匈奴之事，之後，歷經惠帝、呂后、文、景都是以此一方式對待匈奴，為時大約六、七十年。

在漢朝對匈奴採用「和親」、「厚遺」方式，換取漢匈之間和平相處期，匈奴繼續壯大強盛，西域三十六國<sup>3</sup>，成為匈奴後勤補給地，到了西漢武帝劉徹即位後（劉徹於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以國家經七十年的休養生息、財力、人口都大量增加，覺得之前與匈奴來往方式，是「屈辱式」外交，於是對匈奴改採攻擊性策略。

漢朝強大的國力，以及人民忍受好幾十年屈辱外交怨氣，所凝聚的士氣，而且又恰逢名將輩出，如衛青、霍去病等，都是不世出的將才，雖然在沙場上捷報連連，但始終無法犁庭掃穴，一舉殲滅匈奴，永杜後患，幾經研究始知其原因在於：每當漢軍大舉進擊時，匈奴向北有無限寬廣的空間，可作為迴旋之用，而且越往北越冷，對漢軍而言，既無法忍受酷寒的氣候，而補給線又太長，兩皆不利，此其一；其次，匈奴待漢軍凱旋南撤後，可以立刻回到原牧地，再向西域，徵索物質，立刻又成為一支驍勇的

---

<sup>2</sup> 冒頓，應讀若「墨毒」，初為質於月氏，會其父頭曼擊月氏，冒頓趁亂奪月氏寶馬逃回匈奴，國人勇之，頭曼單于不得已撥萬餘帳屬之，冒頓製鳴鏑箭，凡鳴鏑箭所指，部眾必須隨箭而射，不從則殺之，久之見所部已可用，某次隨其父頭曼出獵，以鳴鏑箭射其父，部眾亦群射之，冒頓乃奪得單于之位，從此匈奴進入強盛。

<sup>3</sup> 西域有狹、廣二義，狹義的西域僅指天山南北兩盆地；廣義的西域，則兼指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之地區，甚至更遠之地。

勁旅，但待秋高氣爽，草長馬肥時，便可「南下牧馬」<sup>4</sup>。因此如要徹底解決匈奴問題，就必須切斷匈奴通西域的補給線，也就是所謂「斷匈奴右臂」（在古文獻中地理上的左、右，是背向地圖，西邊為右，東邊為左），恰好之前曾從所俘獲的匈奴口中，聽說原來駐牧在今甘肅西端敦煌，祁連之間月氏族，曾被匈奴打敗，被趕到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邊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一帶游牧，而且匈奴還把月氏王的頭砍下，從眉骨一線平切，剃去頭髮，挖乾腦漿，作為飲器<sup>5</sup>，在感情上，在理論上，月氏應該對匈奴懷有血海深仇，於是想到聯絡月氏，與之結盟，形成對匈奴東、西夾擊之勢，這就是「斷匈奴右臂」的大戰略，匈奴「右臂」一斷，沒有了物資補給來源，要消滅匈奴就不難了。

張騫就是在這情形之下產生的一位英雄人物，但是他從長安到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必須經過匈奴轄地，他被抓到，在匈奴一待十年，娶了匈奴女子為妻，也生了漢胡混血兒（游牧民族沒有監獄，只是把張騫交給某頭目的部落看管，跟隨這個部落逐水草而牧，又當時匈奴自稱胡，所以，在南北朝以前，胡是專指匈奴，在匈奴之東的外族稱東胡，之西的叫西胡，之北的稱北胡），一直到匈奴內部因為單于繼承問題顯現混亂時，張騫才趁亂攜帶隨從，妻、子逃離匈奴，繼續西行。及至到了伊犁河域，才知道大月氏（從敦煌、祁連一帶西徙的，漢文史料稱之為大月氏，仍然留在原地的稱小月氏，後來退保祁連山跟群羌雜居，形成諸胡列國時代，沮渠氏族源之一，沮渠氏建有北涼）已經被烏孫與匈奴攻擊之下，又向西遷，滅了中亞的大夏，而據有其地，張騫使命感很強，務必聯絡上大月氏，烏孫派了嚮導引張騫一行到今中亞阿姆河流域，見到了大月氏王，這時大月氏已在中亞建立國家，人民安居樂業，對為祖先復仇之事，既不熱心，更不積極，張騫在大月氏國待了一年多，不得要領，只好循原路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截捕，扣留了一年多，得隙逃了出來，回到長安後向漢武帝作了詳細的報告，而且帶回許多西域的農作物如葡萄、苜蓿…，更重要的是把西

<sup>4</sup> 所謂「南下牧馬」，便是南下漢邊境掠奪可收成之農作物，在游牧民族的認知中，認為農作物乃是自然生長，是屬於「無主物」，唯強能得之。

<sup>5</sup> 月氏，要讀作「肉支」是塞種人，屬於高加索種，也即白種人，敦煌、祁連二詞，也都屬於印歐系語言的漢字音譯，以頭蓋骨作為飲器，也是塞種人的習俗，月氏與烏孫毗鄰而牧，月氏被逼西徙時，烏孫也隨之而西，烏孫也屬塞種。

域各國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報導，後來司馬遷撰《史記》，有關大宛及中亞各國的敘述都是得自張騫的報導。

張騫雖然沒有達成聯大月氏夾擊匈奴的任務，但也力陳可以聯絡烏孫，以宗女爲公主，嫁烏孫王，再厚贈以財物，必然可以讓烏孫跟大漢結盟，這樣也可以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漢武帝一心要消滅匈奴，便同意了這個作法，便再派張騫出使烏孫，張騫向烏孫王昆莫游說大漢帝國是何等的強大富庶，許以大量的財物以及嫁公主，烏孫王昆莫果然動心，同意與漢朝結盟，其實昆莫是烏孫語「皇帝、王」的意思，他的本名是獵驕靡，於是漢武帝以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細君爲公主，嫁烏孫昆莫獵驕靡，這時是漢武帝元封中（西元前 108 或 107 年），並約定共擊匈奴，匈奴得到這個消息後，也立刻以單于的女兒，嫁烏孫王，獵驕靡以之爲左夫人，細君公主爲右夫人<sup>6</sup>，這時烏孫王可能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人，而細君公主不過才十幾二十幾歲，從小嬌生慣養，一旦遠嫁異國，不但語言不通，生活習慣更是不同，其處境何等艱辛，內心的苦楚連個訴說的對象都沒有，心酸之餘只好訴諸筆墨，作了一首詩：

吾家嫁吾今天一方，  
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旃音意均與氈同）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常思漢土兮心內傷，  
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這一闕類賦的辭，《漢書》、《樂府詩集》都加以收錄，讀來令人鼻酸，傳到長安後，漢武帝讀罷也覺感傷，但在滅匈奴的大前提下，還是要細君公主繼續煎熬，但是也派使者給細君公主送去許多綾羅綢緞，然而心靈的創傷，有時不是物質所能彌補的。不但如此，烏王獵驕靡自覺年事已高，要細君公主改嫁他孫子岑陁軍須靡，這對細君公主的倫理觀衝擊太大了，不肯答應並向漢廷投訴，沒想到漢武帝在茲念茲都在消滅匈奴，要細

<sup>6</sup> 北方各游牧民族被髮左衽，所以尙左，左夫人位在右夫人之上，可見烏孫雖娶漢公主，並與漢結盟，但心中對匈奴還是畏懼三分。



君公主「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指匈奴）」細君公主只好遵命嫁岑陁軍須靡，後來生了兒子叫少夫，由於這種崎嶇的心路歷程，不久細君公主鬱悶而死，漢武帝爲了貫徹「滅胡」的理念，又以楚王劉戊的女兒爲解憂公主，嫁烏孫軍須靡，繼續遂行「斷匈奴右臂」的大戰略。

勤於耕耘，必有收穫，漢朝與烏孫終於聯兵東西夾擊匈奴，匈奴內有單于嗣位之爭，外有漢、烏孫聯兵的打擊，再加上天災，匈奴終於陷入五個單于分立的情境，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附漢，北匈奴郅支單于遠徙中亞，跟康居結合，這引致漢朝甘延壽、陳湯的襲擊，在郅支的部隊中竟然出現只有羅馬軍團獨有的魚鱗陣，戰後顯然把北匈奴的戰俘帶回中國，這一批會排練魚鱗陣的戰俘被安置到今甘肅省金昌市的永昌縣，這個縣是爲了要安置這批人，而設置的，定名爲驪軒縣（軒，音兼）。但問題這出在這個縣的名稱，在漢時稱爲羅馬爲驪軒，所以中外都有人懷疑，這批會排練魚鱗陣的人，就是羅馬兵團攻打安息帕提亞王朝被俘去的那一批人。是耶非耶，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 （二）匈奴

前面說過冒頓以鳴鏑箭射殺父親頭曼單于後，登上單于寶座，從此展開人類史上第一個游牧帝國，他登位之初，東胡欺他得位不正，向他索取寶馬，群臣都認爲這匹神駒是匈奴國寶，豈可輕易予人，但冒頓單于卻說與人爲隣，何在乎一匹馬，於是把寶馬交給東胡使者帶走；不久東胡又遣使到匈奴，向匈奴索討冒頓的閼氏（閼氏讀作「胭脂」，單于的妻子稱閼氏），眾大臣更是期期以爲不可，只是冒頓淡淡的說奈何與人爲隣，何在乎一個閼氏，又把閼氏交東胡來使帶走，東胡食髓知味，想到介於東胡與匈奴之間，有一些不能居人的砂磧棄地，之前雙方納定都不在這棄地上部署牧民，形同緩衝地，匈奴語稱之爲「甌脫」<sup>7</sup>，東胡想既然「甌脫」不能放牧，何不向匈奴要來，心想之前要寶馬、美人，匈奴冒頓都同意了，顯然冒頓相當懦弱，現在要這不能放牧的棄地，應該更沒問題才是，於是

<sup>7</sup> 甌脫，近代日本學者考證認爲與蒙古語「鄂托克」相近，詳見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方壯猷譯，按此說不可信，蓋匈奴之始居地在今鄂爾多斯高原，秦命蒙恬擊胡，始有渡漠而牧者，而蒙古族始源地在今喀爾古納河之東，兩者相距過遠，不可能同源共祖，至於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互相借用若干詞彙，固所在多有，不宜就此斷定有若干語彙相同或相近，必爲同族。

又派使到匈奴索要甌脫之地，匈奴眾大臣也認為前此寶馬、美人都捨得送，這不能居人的棄地，送又何妨，所以都沒有人反對，但是冒頓單于則認為土地是國家的根土，一尺一寸都不能喪失，於是全國總動員討伐東胡，東胡根本沒料到懦弱的冒頓，居然會率兵前來，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匈奴打得落花流水，整個東胡部落聯盟崩解，一部分逃到大鮮卑山，後來就稱之為鮮卑族，另一部逃到烏桓山，就成為後代的烏桓人<sup>8</sup>。

自從擊破東胡之後，匈奴之勢大盛，劉邦自不量力，率軍北伐，招致白登之危，最後以和親，厚遺為條件，才得以脫困，匈奴在得到漢朝大量物資後，國力更為強大，於是經營西域，大約在西元前 176 年（冒頓單于第三十四年，西漢文帝四年），發兵攻打月氏，大獲全勝，逼使月氏西徙伊犁河流域，烏孫也隨之而西，躊躇志滿之餘，曾致書漢廷，頗有報捷之意，在此「外交文件」中稱：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同歡）…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此處二十六國係三十六國之誤），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sup>9</sup>

從此西域落入匈奴控制之下，西域各國之所如此易於被征服，是由於各綠洲國家分布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馬干沙漠（面積約有四十八萬平方公里）南北兩緣，各綠洲面積不大，人口不多，且各綠洲之間又有沙漠橫互，無法連成一氣，所以都以小國寡民形式存在，以往古文獻所載如「鄯善，本名樓蘭…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小宛…勝兵二百人」、「精絕國…勝兵五百人」<sup>10</sup>…史傳所謂「勝兵」，以往都作「精兵」解，其實並不正確，應作「可勝任當兵的人」解，才更符史傳原意，所以匈奴才能以右賢王之兵力，就輕易征服西域三十六國。

<sup>8</sup> 見《史記·匈奴列傳》，惟鮮卑之名，早在戰國時就已出現，如屈原《離騷》就曾出現「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文句，足證在冒頓擊破東胡之前，已有鮮卑一詞出現，並非因鮮卑山而得名，乃是因人名山。

<sup>9</sup> 見《漢書·匈奴傳》

<sup>10</sup> 《漢書·西域傳》

兩年後，西元前 174 年，冒頓單于死，他共在位三十六年，他可以說是匈奴帝國史上最偉大的君王，近人林旅芝於其所撰《匈奴史》一書對冒頓單于的事功有如下之評語：

「約在秦末漢初，匈奴出一偉大之領袖，此即大名鼎鼎之冒頓單于。西方史家對冒頓推崇備至，譽之為一四征不庭之雄主，稱之為韃靼族之漢尼拔（Hamnider）。更有謂：『世界之雄主，奄有萬國，實則漢尼拔所征服之地，不過地中海之一隅，或隅一及於非洲。波斯及高盧（Gaul）而已，居魯士（Cyrus）之與亞歷山大（Alexander）、大留士（Darius）之與薛西斯（Xeres）、凱撒（Caesar）之與龐培（Pompey），俱曾四征不庭，事業烜赫，震驚一世，然以之與東亞所演者相較，其動人心目，曾未能大之也。』」<sup>11</sup>

我們就史論事，不能因為他是匈奴，曾經掠奪漢朝邊境，就批評他是掠奪者，因為游牧民族對物權的認知，跟農業民族完全不同，游牧民族認為土地所生長的植物，都是自然生長的，不屬於任何人，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保有自己的東西，就不能擁有這些東西，是講究力的哲學，這跟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者所為如出一轍，而帝國主義者往往被著宗教外衣，遂行掠奪之實，那些帝國主義者的祖先都是游牧民族蛻化而來，這跟農業民族說仁講義，是完全不同的思維邏輯，請問今日英國可曾為發動鴉片戰爭認錯、懺悔過？請問口口聲聲人權的美國，可曾為片面入侵伊拉克、虐待伊拉克「戰犯」認過錯？如果不先譴責這些帝國主義者，又如何去指責二千多年前的匈奴呢？林旅芝氏對冒頓單于的評價，應該是很中肯的。

冒頓單于死後，由其子稽粥嗣立。號老上單于，時為西元前 174 年，漢文帝復遣宗室女嫁老上單于為閼氏，這裏「宗室女」是《史記》用語，《漢書》及《資治通鑑》都作「宗人女翁主」，所謂「翁主」，據顏師古註說是「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漢朝派燕地人中行說（要讀作中杭悅）作為這位嫁給老上單于的公主的師傅，中行說不想去，朝廷非要他去不可，他說：「必我行也，為漢患者。」結果他到匈奴之後，就降於匈奴，極受老上單于器重，而他也竭盡所能為匈奴出謀劃策，使匈奴在「知彼」

<sup>11</sup> 林氏之書在香港出版，引文部分在頁 26

方面，增加許多「功力」。老上單于之第六年（西元前 169 年），在中行說教唆之下，匈奴大軍南下犯塞，漢朝在毫無準備之下，只好眼睜睜的看著匈奴大軍飽掠而去，此時太子家令鼂錯（鼂，音潮，同晁）上書朝廷，建議募民使徙居塞下的邊防政策，或許這就是後來屯田戍邊政策之濫觴，此議蒙朝廷抹納，一時塞下人口增加不少，邊防實力也隨之壯大，所謂「塞」，就是指長城，這樣安定了二年；到了老上單于第九年（西元前 166 年，漢文帝前元十四年），老上單于在中行說輔佐下，親率十四萬騎南犯朝那（今甘肅省平涼地區平涼市西北）、蕭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地區固原縣），殺北地都尉卯（北地統舊甘肅慶陽、寧夏二府之地），並使騎兵焚燒設於回中（今寧夏固原縣境內）的宮殿，匈奴的斥侯騎兵，已經到雍（今陝西鳳翔）、甘泉（今陝西省延安地區甘泉縣），距西漢京師長安只有三百多里，可說是給漢廷以極大的震驚，急忙調兵遣將加以防範，但是據現有文獻，並無兩軍交戰的紀載，老上單于之所以揮兵耀武，可能旨在揚威示警而已，他在邊境逗留月餘，自動撤走，可見此次陳兵塞上，警告意味濃厚；之後，匈奴騎兵不時「南下牧馬」，裹脅人畜，然後北撤，漢朝對之也無可奈何。

漢朝既對匈奴之南下犯塞無可奈何，只好重提和親，厚遺之事，在這軟性訴求下，匈漢之間又恢復了「外交」使者往來，並約定雙方互不收留對方逃亡之人，雙方也維持了幾年和平，西元前 161 年，老上單于死，他在位十四年，大致上還維持冒頓時代所創下的榮景，老上單于死後，由其子軍臣單于嗣立，他仍然重用中行說，他即位之初期，漢朝仍然與之和親，但是到了軍臣即位的第三年（西元前 158 年，漢文帝後元六年），軍臣拒絕和親，大舉南下，以三萬騎入雲中（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三萬騎入上郡（今陝西省延安，榆林一帶）所過殺略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朝廷爲之震驚，緊急佈下兩道防線，但軍臣及匈奴之眾並未繼續南下，飽掠一番之後，約月餘自動北撤，這一番南掠跟之前老上單于所爲如出一轍。軍臣單于即位四年後（西元前 157 年），漢文帝死，其子劉啓嗣立，是爲景帝，次年，又遣使到匈奴求和親，次年（西元 155 年）再度與匈奴和親，兩年內兩度和親，可以推測漢景帝對匈奴畏懼之甚。之後，漢朝發生七王之亂，趙王劉濞派使者到匈奴，想與之結盟，匈

奴也想趁機入寇，後來漢廷滅趙王，匈奴才沒有南下，之後匈雖小有南下，但都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一直到漢武帝劉徹嗣位後，情況有了改變。

漢武帝嗣位之初，還是與匈奴和親，但漢武帝雄才大略，已有主動擊匈奴的打算，這時匈奴仍然是軍臣單于，軍臣單于第三十三年（西元前 129 年，漢武帝元光六年），雙方終於發生大戰，雙方互有損傷，之後又戰，匈奴失敗，軍臣單于總共在位三十六年（西元前 161～前 126 年），我們且看匈奴自冒頓單于至軍臣單于祖孫三代，前後共八十六年，這將近一個世紀可以說是匈奴的盛世。但是自軍臣單于死後，由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這就透露出匈奴在單于繼承上開始有了問題，這還只是匈奴內部的問題，外在的問題則是漢朝的攻擊越來越強烈，在戰場上漢軍已經掌握了優勢，伊稚斜單于之第五年（西元前 122 年），漢朝數路出擊大獲全勝，奪得河西之地，使匈奴在經濟上、社會生活上乃至戰略位置上，都遭到嚴重的損失，匈奴人悲痛萬分，而作歌謠曰：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此後又有大量匈奴王，裨王等率所部降漢，匈奴勢力從此漸趨下坡，外在情勢不利，往往會引起內部的權力鬭爭，而人禍又經常與天災共生，匈奴就在這種情況，度過幾十年，及至西元前 59 年，其時匈奴單于為握衍朐鞮立為單于，此人殘酷不仁，引起匈奴國人不服，於擁立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稽侯珊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西擊握衍朐鞮單于，渠走投無路乃恚而自殺。

呼韓邪單于既立，他找到流落民間的胞兄呼屠吾斯，立他為左谷蠡王，從此匈奴內部陷入大亂，一時之間除呼韓邪單于，另有四人均自立為單于，其兄呼屠吾斯也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形成五個單于併立情況，並彼此互相攻伐，呼韓邪戰敗，率殘部附漢，時為西元前 52 年，其兄郅支骨都侯則占有單于庭。

呼韓邪單于於西元前 51 年（漢宣帝劉詢甘露三年）赴長安朝漢，有奉正朔之意，漢宣帝對此極為重視，對其來朝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

王侯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sup>12</sup>，宣帝此項作法，宋·司馬光曾不以爲然，而非議之曰：

「苟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蕭）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sup>13</sup>

司馬溫公之說法，完全站在大漢族主義思維的天朝意識形態，不可取，我國古往今來多少民族問題，都是源自這種大漢思維、天朝意識，這雖是題外，卻很重要。呼韓邪單于確實依附漢朝使南匈奴得以茁壯，他請求和親，漢元帝劉奭以後宮王嬙爲昭君公主嫁呼韓邪單于，有名的「昭君出塞」相關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代，在這裏順便提一下，王昭君是在西元前 33 年（漢元帝竟寧元年）出塞「和番」，而琵琶這種樂器老早就流行於中亞（含西域），一直要晚到東漢晚期靈帝劉弘（西元 168～189 年）以其愛好胡樂、胡物，可能琵琶才傳入中土，或者更晚到諸胡列國時代，前秦苻堅（西元 357～385 年在位）派大將呂光征西域，滅龜茲，帶回琵琶等西域樂器，才在中原流傳開來，王昭君不可能彈過晚於她二百多年或四百多年才在中土出現的琵琶<sup>14</sup>。

且說南匈奴跟漢朝密切合作，多次攻打北匈奴郅支單于，郅支決定西徙到近烏孫之地（烏孫在今伊犁河流域游牧），想與烏孫合作，於是遣使去見烏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卻殺匈奴使者，並發兵八千騎伐北匈奴，結果反被郅支所敗，郅支又北擊烏揭、堅昆、丁零都獲勝，遂併了這三個部落式國家，力量又大了起來，而且自認離漢朝已經很遠，所以對漢朝所派使者江乃始等加以辱罵，並要求將十年前送到漢廷的質子駒于利受送回來，漢朝廷議後，也認爲應該將北匈奴質子送回去，於是就派衛司馬（官名，爲衛尉屬官，也稱屯衛司馬或屯司馬，掌屯衛宮門之事）谷吉爲使送

<sup>12</sup> 《漢書》。

<sup>13</sup> 《資治通鑑·漢紀十九》宣帝甘露二年。

<sup>14</sup> 關於王昭君曾否彈過琵琶，請參看劉學鈔《兩代閼氏王昭君，出塞可曾彈琵琶》文列《文化外史》頁 19～28，台北麥田出版 2003 年。

這位質子北返，原先只要谷吉送到塞上，讓質子一行自行北返，可是谷吉認為應該送到北匈奴單于庭（當時郅支征服堅昆後，建牙庭于堅昆之地，而堅昆當時應該在今貝加爾湖西邊偏南一帶），谷吉說出一番大道理，漢元帝同意了，結果谷吉一到郅支的單于庭，就被郅支單于給殺了，郅支也知此舉有負於漢，又怕日趨強大的南匈奴呼韓邪單于來犯，便想再向西遷，離南匈奴，漢朝更遠些。

恰好這時中亞的康居（在今薩馬爾罕一帶）國王，數度被烏孫所侵掠，又無力反擊，頗為困擾，便與國中諸翁侯（當係中亞塞種民族語言其意大致為地方首長）商議，認為匈奴是大國（指的是未分裂前的匈奴帝國），烏孫向來都臣服於匈奴，現在郅支流落在外，似乎可以把郅支及其部眾迎到康居東境，雙方聯兵攻打烏孫，然後以烏孫之地給郅支，這麼一來就無懼東方的匈奴，經過討論同意後，就遣使到堅昆遊說郅支單于；郅支原本就想西遷，所以雙方一拍即合，郅支立即率所部西徙，可惜遇上天氣太冷，沿途凍死了不少人，到達康居時只賸下三千多人<sup>15</sup>，康居王以禮相待，並以女妻之，而郅支也以女妻康居王，彼此互為翁婿。康居王果真借郅支之兵東擊烏孫，深入烏孫國都赤谷城，殺烏孫人民，掠烏孫牲畜西去，康居國聲勢大震，成為中亞河中地區的大國。

郅支單于的西遷，在世界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美國史家麥高文曾詳之曰：

「這一發展（指郅支西徙），對世界歷史實具有極大的意義。在此時以前，土耳其斯坦之地（按即指中亞而言），幾乎全屬伊蘭族人之勢力範圍；而土蘭尼安族人（按麥高文氏誤匈奴與突厥同族，而突厥有稱之為土蘭尼安族者，而匈奴則為蒙古利亞種）的勢力，則限於蒙古利亞與滿洲利亞。自郅支單于建立其新王國於土耳其斯坦境內，不啻使土蘭尼安人在土耳其斯坦獲得一確定之根據地。後來伊蘭族人卒被逐出此土耳其斯坦，而由土蘭尼安族之突厥人取而代之（此足證麥高文混匈奴與突厥為一族）。此一運動，實開始於此時。而且此時土蘭

<sup>15</sup> 此數字是根據《資治通鑑》，但依實際情況看，絕不止此數，按稍早烏孫曾以八千騎攻郅支，反被郅支所敗，而郅支又征服烏揭、堅昆、丁零三國，則郅支所部至少當在十萬以上，此次西徙會大寒，雖有凍死，至康居時至少也有萬人以上，否則康居王不會以記相待並以女妻之。

尼安人已漸進而接近後世所稱為俄羅斯之邊境，質言之，亦即為土蘭尼安族亞洲人之侵歐洲，開其先路。」<sup>16</sup>

麥高文氏以上說法，除混匈奴與突厥為一族外，大致上都頗為正確，可見郅支單于的西遷，實為蒙古利亞種血胤注入中亞的開端，這在人類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

郅支單于在康居幾年之後，幾度擊敗烏孫，實力大增，自以為大國，於是妄自尊大，不再尊重康居王，又殺嫁給他的康居王公主、貴人以及幾百個康居人，又強徵康居人興建宮殿都城，更遣使奄蔡、大宛等國要求稱臣納貢，這些國家懼於郅支單于的威名，不敢不奉上貢賦。西元前 36 年（漢元帝建昭三年）漢朝遣使到康居（之前曾三度遣使），要求送回谷吉等人屍體，郅支單于都相應不理，並對漢使盡情羞辱，甚至予以扣留。但是他又致書漢朝所派駐西域的都護，說「居困厄（同厄），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這分明是自恃離漢朝遙遠，料定漢朝不可能興兵前來，所以一方面羞辱漢使，一方面又致書都護，表示願意遣子入侍歸附漢朝；不僅製造漢使與都護所言不一，也有戲弄漢朝的意味，可見郅支單于相當狡猾。

### （三）羅馬與安息

前面所敘是漢朝與匈奴的情況，現在且看在西方的羅馬與安息。西元前一世紀中葉時，羅馬帝國為西方最強大的國家，而且還有繼續向外擴張之勢，按西元前 60 年（西漢宣帝神爵二年），羅馬帝國的龐培因征戰有功，而受到元老院的褒獎，但是當他以一個普通市民身份返回羅馬時，卻發現在國外的戰功，對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毫無幫助，於是就與凱薩、革拉蘇（或作克拉蘇）互相鉤結，形成「三頭同盟」期圖奪取帝國政秉，西元前 59 年，凱薩終於擔任執政官，四年後（西元前 55 年）龐培與革拉蘇也任執政官，緊接著革拉蘇出任敘利亞總督，就在他任敘利亞總督時，於西元前 53 年發動對安息戰爭。現在來看安息，據《漢書·西域傳》稱：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即阿姆河）。」

<sup>16</sup> 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章巽譯，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頁 145-146



這只說出安息的地理位置，沒有說出安息的歷史，按建立安息王朝的是達赫人（漢文史料作「大益」），是屬於操伊朗語族之游牧人，安息統治者早期一切模仿希臘文化，以「希臘迷」自居，但後來便拋棄希臘化政策，提倡帕提亞民族意識，所以又稱帕提亞王朝，並改宗瑣羅亞斯德教，並自稱是波斯阿赫門尼德王朝的繼承者，稱強羅馬帝國之東，但是帕提亞統治階層中有兩股政治力量，一派由希臘人及美索不達米亞地方城鎮以及定居於此的帕提亞貴族所組成，這一派中主要的力量乃是希臘城鎮，羅馬帝國向東擴張，喊出「保衛希臘文化，免遭蠻人摧毀」口號，這給希臘人以希望，此外羅馬軍團又許諾「社會和平」，這也予希臘人維持奴隸制度作為生產工具，以增加其財富的生活方式以保障；另一派則由純粹伊朗地區貴族所組成，這些貴族與周邊游牧部落保持密切關係，這一派主張大規模擴張，軍人也多依附於這一派，因為對外擴張就是發動戰爭，游牧部落或軍人都是從戰爭中掠奪財富，其流行的口號便是「光復阿赫門尼德遺產」及「征服全亞洲」<sup>17</sup>，在兩大集團激烈爭執下，可能其中「西方集團」偏向羅馬，或許與羅馬帝國的敘利亞總督革拉蘇有所接觸，於是促使革拉蘇於西元前 53 年向安息發動戰爭，這是當時的歐亞情況，現在將羅馬安息相對位置圖示如下（本圖係摘威爾斯《世界史綱》上冊，頁 346）

18



<sup>17</sup> G. A. 科舍倫科, V. N. 皮利普科《帕提亞》列《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國對外出版翻譯公司，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出版，2002 年，頁 94-95

<sup>18</sup> H. G. Wells 威爾斯《世界文綱》梁思成譯，梁啓超案語，台北文林書店出版，1973 年

## 二、羅馬與安息之戰

羅馬帝國的敘利亞總督革拉蘇原本是一個放高利貸以及壟斷市場的大商人，可能與安息帕提亞「西方集團」有所鉤結，於是想征服帕提亞，一則既可以戰爭掠奪財富，再則也可與已掠奪亞美尼亞之龐培一爭榮光；於是於西元前 53 年向安息發動戰爭，這一場戰爭據威爾斯的描述，其情境如下：

「革拉蘇覺又與塞種遇，是蓋衣米太（Medes）服帝王所統之騎兵族也。彼所遇之塞種人乃其一種，曰安息人。其族或為蒙古條耳民族（Turnian，按就是前面麥高文所說的土蘭尼安族，其實威爾斯也搞錯了，Turnian 要晚到六世紀以後，突厥族躍上歷史舞台後，才有這個名稱）與雅利安族混合之血系，而革拉蘇遠征隊之在幼發拉底的河者，一若昔在多腦河之大流士之遠征隊，同有步兵之衝擊輕騎。然革拉蘇不若大流士見機而退之速，而安息人則較大流士所遇者尤為善射。彼輩似有一種發射體，用時有聲，其力甚強，與普通之箭異<sup>19</sup>。兩日之中屠殺彼飢餓困憊之羅馬募軍為數極多，是即所謂卡里（Carrhæ）之戰（西元五十三年）。彼輩苦戰沙中以攻敵人，而敵人往往乘虛反攻，羅馬人大受損失。死者二萬，被囚為奴，東至伊蘭（Iran）者一萬人<sup>20</sup>。」

這裏所謂羅馬兵被囚為奴者一萬人，而且被送東邊的伊蘭，據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員德效騫在文章中說。

「有關這些戰俘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普利尼（Plinny）記載他們被轉至馬其亞納（Margiana，此文譯者丘進引《希臘古地志》稱即呼羅珊 khorasan）為（安息）帕提亞戍守東疆，即中亞包括今謀夫在內的一帶地區。這一萬戰俘中，究竟有多少到達此地，無確鑿記載，但

<sup>19</sup> 原書註：弓製由五塊左右之獸角搏合而成，與車上之彈簧相類；撥弦有聲，為勢甚疾。昔日蒙古人所用者即同此製。此種構造繁複之短弓在人類經驗中已習之甚久。奧狄秀斯所用形製同此；亞述人又稍予以更張。傳入希臘遂成為蒙古式弓。弓短而力硬，箭離弦後，平進無頗，所及既遠發聲亦宏，「可一按荷馬書中所言弦聲之概。」地中海一帶以氣候不宜，又無如許獸角，故漸歸淘汰云。——J. L. M.

<sup>20</sup> H. G. Wells 著《世界史綱》梁思成譯，梁啟超案語，台北大林書店，1973 年，頁 374-375

從卡雷（就是上項《世界史綱》所說的卡里）到馬其亞納的安提俄克（Antioch，丘進引《魏略》指就是安息邊界之安谷城）有 1500 英里之遙。在長途跋涉中，俘虜不可能受到多少優待。」<sup>21</sup>

從以上所引兩段資料都一致指出羅馬革拉蘇兵團打了敗仗，被俘擄了一萬人，而德效騫的資料更明確指出這一萬個戰俘，被安息也就是帕提亞流放到一千五百英里遠的東方去戍守邊界，也提出既是俘虜不可能受到多少優待，似乎在暗示長途跋涉之中很可能死掉不少人，抵達安息東邊馬其亞納的安提俄克時，人數可能不多了。據古羅馬詩人霍拉斯（Horace，西元前 65-前 8 年時人）猜測這些被俘的羅士兵感到回國無望，便娶了當地的女子，開始了新的生活<sup>22</sup>。有可能安息國王把這些羅馬戰俘當成奴隸一樣賣給了康居國王，這就等同給了匈奴郅支單于<sup>23</sup>。

#### 四、陳湯與郅支之戰

前面說過匈奴郅支單于西遷入康居之後，多次攻掠烏孫都獲勝，擄獲了不少人口、牲畜、力量大增，徵調康居人每天五百人，花了二年時間築了一座城，漢文史料稱之為郅支城，更威服奄蔡、大宛等，令其稱臣納貢，儼然成為中亞大國，而康居國（西方史料稱之為索格底安那）更是郅支單于手中的玩物，不止如此，他一方面羞辱漢朝所派使者，另一方面又致漢朝所派西域都護表示願意遣子入侍，歸順漢廷，完全玩弄兩面手法，戲弄漢朝，此時漢朝西域都護是甘延壽、陳湯以西域副校尉身份在甘延壽身邊效勞，這時是西漢元帝建昭三年（西元前 36 年），眼見匈奴郅支單于稱霸西域，號令中亞各國，戲弄漢朝，就想聯合西域一些國家共同出兵滅掉郅支單于，既可建立不世奇功，又可為朝廷永杜後患，這一份豪情壯志，頗為引人敬佩。

先看陳湯究竟是何許人，據史傳所載，他是山陽瑕丘人（今山東濟寧市兗州市北）字子公，少時家境貧窮，經常向親友舉債度日，因此鄉人都

<sup>21</sup> 德效騫《古代中國的一座羅馬人城市》原文刊載《Greece and Rome》1957 年第二期，但此處係引自丘進《中國與羅馬》安徽黃山書社，2008 年，附錄 1 丘進譯頁 225-232

<sup>22</sup> 彼得·詹姆斯·尼克·索普《圖說古文明之謎》樊新志、陳小葵譯，台北世潮出版公司。2003 年，頁 401

<sup>23</sup> 同註 22 頁 401-402

避之唯恐不及，後來西赴長安求學，富平侯張勃發現陳湯很有才華且富膽識，於漢元帝初元二年（西元前 47 年）保舉他為茂才（當時尚無科舉，行保舉或選舉制，茂才相當後代的秀才），陳湯熱衷功名，求官心切，父親病死也不回籍奔喪守制，被人檢舉，革去了茂才身分，牽連到保舉他的富平侯張勃，削減封戶二百，依照漢律，陳湯這種不孝之罪，是要入獄服刑的，可是陳湯確實才華揚溢，又被保舉為郎官（秦漢時郎中令的屬官，侍郎、中郎、郎中的通稱，位階並不高），由於他是因不孝被革去茂才身分，在長安社會，頗受議論，所以多次上書請求出使，恰巧甘延壽奉命為西域都護（漢始置，統領西域諸國及歸附諸少數民族事務的長官），也需要有膽識、有才華的人以為佐理，陳湯就以西域副校尉身分隨同到西域。

陳湯眼見匈奴郅支單于飛揚跋扈，就向甘壽說：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同凌）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為康居出謀劃策），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國名，或得名於伊犁 Ili 河，應在烏孫之北，占有伊犁河下游），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即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雖所在絕遠，蠻夷無全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sup>24</sup>

陳湯這份分析是說：西域各國一向只畏懼強者，匈奴郅支單于又威名遠播，經常侵掠烏孫、大宛，如任內匈奴滅掉這兩國，就必然挾眾四處擴張，不消幾許，西域各綠洲國家都岌岌可危，而不向大漢進貢。而且郅支為人剽悍，如任其長此以往，必為成為西域大患。儘管郅支距此很遠，他並沒堅固城牆強健弓箭手，足以防守郅支城，我們如果能集中屯田之士卒，率同烏孫大軍，直逼郅支城下，他想逃則無處可去，想守又不有不足，此舉可以建不世之功。都護甘延壽也認為陳湯所言有理，但這是大事，必須上奏朝廷，待朝廷批准後，才可實行；但是陳湯認為：朝廷公卿大夫議事，都只會高談闊論、天馬行空說些不著實際的話，絕對不會依照我們的計畫行事，但是甘延壽還是堅持先要上奏朝廷。

<sup>24</sup> 《漢書·陳湯傳》

恰巧此時甘延壽染病無法視事，於是陳湯就假借朝廷名義，徵調西域各綠洲國家之兵，他又集中屯田的漢軍，準備突襲匈奴郅支，直到各國之兵逐漸集中時，甘延壽才發覺事態嚴重，要想阻止，陳湯則是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姿態，用劍指著甘延壽高聲怒吼地說：大隊人馬已經集結，你還敢阻擋大軍嗎？甘延壽在無可奈何情況下，只好隨同陳湯一起整頓軍隊，清點結果一共徵集了四萬精銳騎兵，一方面整軍待發，一方面上書朝廷自行請罪。陳湯將大軍分作南、北兩路，各為三個支隊，其中南路三支隊沿大漠（塔克拉馬干沙漠）南部前進，翻過葱嶺，經大宛，另北路大軍的三個支隊由甘延壽、陳湯率領，沿大漠北路前進，從溫宿出發，入赤谷（烏孫國都）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闐池指今伊塞克湖，也就是熱海）。這時康居副王抱闐正率幾千騎寇烏孫赤谷城東，殺大昆彌所屬一千多人，還搶走不少牲畜，後來遇到陳湯所率大軍的後端，又掠奪了一些輜重，陳湯就任由西域胡兵回過頭來攻打康居副王之眾，殺了抱闐之眾四百六十人，奪回被抱闐所掠的烏孫人民四百七十人，都交還大昆彌，從抱闐軍中奪得的馬、牛、羊正好作為大軍的糧食；此外，又捕到抱闐貴人伊奴毒，當大軍進入康居東界，陳湯下令大軍嚴守軍紀，不得寇掠康居人財物，暗中招喚康居貴人屠墨相見，曉以利害，並與結盟，然後讓他回康居，大軍繼續前進，離郅支城六十里處，下令紮營，這時又捕得康居貴人具色（這人是屠墨母弟）之子開牟，就由開牟作嚮導，這是由於屠墨、具色等康居貴人，對郅支單于的專橫跋扈，早懷怨恨之心，所以將郅支單于的虛實一一告訴陳湯，次日，陳湯大軍又向前三十里紮營。

這時匈奴郅支單于也察覺漢兵前來，就遣使前來問漢軍為何前來，漢軍回答說：單于曾經上書說：「居困厄，願歸計強漢，身入朝見。」我們大漢天子憐憫單于，所以派都護將軍來迎接單于，恐驚動左右，所以沒有到城下。雙方就這樣多次派使答問，最後甘延壽、陳湯派人責問郅支說：「我為單于遠來，而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罷，同疲），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次日，漢軍又前進到郅支城旁都賴水邊，離城只有三里處紮營佈陣，據《漢書·陳湯傳》所載雙方作戰經過，可說是戲劇性張力十足，原文是

文言比較拘謹，這裏試著以白話分成九個場次敘述，也可以推想班固的文字功力：

首幕：陳湯所率大軍離郅支城三里佈陣，望見單于城上五彩旗幟迎風飄颻，有幾百個披甲的匈奴兵登城守備，又派幾百個騎兵在城下往來馳騁，有一百多名士兵，排列成魚鱗狀的陣勢，像是在講解攻守之術；在城上的匈奴兵更以挑釁的口吻說：來打啊！

次幕：匈奴派出百多個騎兵，衝向漢軍大營，漢軍趕忙張弓搭箭指向這些衝來的匈奴騎兵，這些騎兵一看漢軍防備森嚴，討不到便宜，便調頭退去。

三幕：漢軍派出一些吏士以強弩射向在城下馳騁的匈奴騎兵，這些騎兵只好退入城門內；此時甘延壽、陳湯下令說：聽到鼓聲大擂時，衝向城下，將整座城團團圍住，各自堅守崗位，向城門逼近，以巨大的盾牌自我防護，弓箭手在後，仰射城樓上的人，城樓上的匈奴兵將只好下樓以避如雨般的箭。土城外還有一道木城牆，匈奴兵從木城後張弓發箭，漢軍紛中箭死傷不少，於是漢軍在木城外推積木柴，點上火燒毀這重木城。

四幕：到了晚間，城裏有數百騎想向外衝，漢軍發箭射殺之。

五幕：郅支單于本人披甲到樓上，他的幾個閼氏，夫人一共幾十個，也都手執弓箭加入戰鬥，這時漢軍有一箭射中郅支單于鼻梁，血流如注，諸夫人也有幾個被箭射中或死或傷，單于不得已只好走下城樓。

六幕：已經過了午夜，木城已經被漢軍大火燒毀，木城中之人退入土城中，有一些登上土牆高聲呼喊，此時有康居一萬多騎兵，分為十幾股，圍繞著土城，與城內的匈奴兵相呼應，想趁夜幕低垂攻擊漢軍，但是都沒討到便宜，心生恐懼悄悄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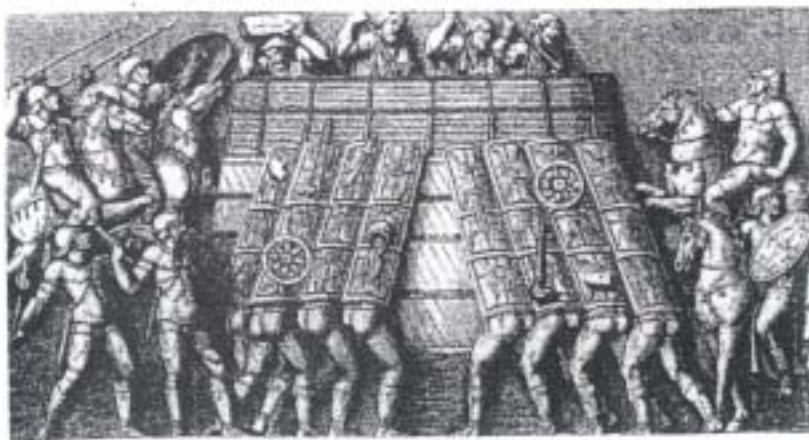
七幕：次日，天明時郅支城四面火光大起，漢屯田吏士高聲呼喊，驚天動地，鉦、鼓聲大作，康居兵都逃掉了。

八幕：漢兵以大盾牌護身，擁入土城之中，郅支單于及其隨從男女百多人，躲到木構的內室，漢兵再以火燒其內宮，漢兵爭相進入內宮，郅支單于在亂軍中被殺死。

落幕：漢軍假侯丞（假侯，是古代邊地縣邑伺望敵人之軍吏，假侯丞地位當低於假侯）杜勳割下郅支單于的頭顱，並在內宮搜到被扣留的二個

漢使，以及當年谷吉所帶去的帛書。總計甘延壽、陳湯發動此役斬殺閼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生虜一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把這一千多匈奴俘虜送給出兵的西域十五個國家。

在描繪這場戰役的文字裏，有兩點曾引起一千多年後中外學者的注意，首先還是說到有一百多名士兵排列成魚鱗狀陣勢，而且沒有說是匈奴兵，更妙的是在落幕時提到「生虜百四十五人」跟「降虜千餘人」是分開記載下來，我們有理由推測這「生虜百四十五人」就是排魚鱗陣的那一百多人，另，「生虜」的「虜」，應作「擄」，作「擒」字解，而「降虜千餘人」的「虜」，是指匈奴而言，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那甚麼是魚鱗狀的狀勢呢？顧名思義應該是一種盾牌與盾牌相連接，使敵方箭射不到的陣勢，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一個研究東方史事的西方學者霍默·達布斯，看到《漢書·陳湯傳》描繪上面這場戰役時，馬上聯想到羅兵團的龜甲形連環盾陣，他說：「在一排步兵的前面樹起一排長盾。相互連接而沒有間隙，在那些以前沒有見過這樣陣列的人看起來，就像是『魚鱗狀的陣形』。他們那略呈圓柱面形的外形尤其讓人有此聯想。要用其他方式來描述它的話，確實有點難。」<sup>2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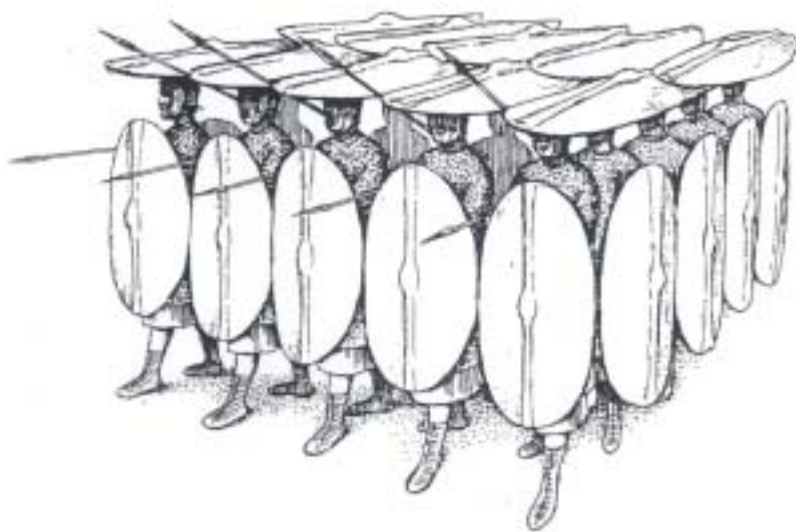
其次，在第三幕提到在土城之外，又有一道木城牆，像這種兩道城的作法，羅馬人是經常以這種結構來加強其護城的能力，尤其當城門之外，只要有水有橋，則水流兩岸就會建起柵欄，這個柵欄或從橋上橫過，或由

<sup>25</sup> 彼得·詹姆斯、尼克·索普著、樊新志、陳小葵《圖說古文明之謎》台北世潮出版公司，2003年，頁399



橋下穿越，如此看來，郅支顯在修築防禦時，在技術上得羅馬上的協助<sup>26</sup>。

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羅馬帝國的軍隊是極其訓練有素的，也唯有訓練有素的軍人，才能排練得出龜甲的陣勢，在西元一世紀時，舉世也唯有羅馬軍團會擺出龜甲形陣勢，不過當羅馬革拉蘇兵團在卡里（或卡雷）與安息大戰時，這種陣勢還沒有訓練得十全十美，只有四周以盾牌抵擋敵方的箭，所以看起來像魚鱗狀，敵方的箭還是可以從上方落下，仍然可以傷人，所以經過改進後，連頭頂也用盾牌擋住，所以稱之為龜甲形陣勢，幾乎與今天的裝甲車相類似，西元前 53 年，以不完全的龜甲形陣勢與安息作戰，帕提亞軍的箭從上方落下，讓羅馬軍吃了大敗仗，被俘了一萬多人，這些被俘虜的羅馬兵只會排出缺頂的龜形陣，從遠方看來確實像魚鱗狀，如果從這一角度看，匈奴郅支單一手下有羅馬士兵，是應該可以成立的。



我們再看看落幕的最後兩句，《漢書·陳湯傳》是這麼說的：「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很明白的交待，陳湯把投降的一千多個匈奴兵送給出兵的十五個西域綠洲國家的國王，顯然「生虜一百四十五人」，既不是匈奴兵，也沒有送給西域各國，而是隨陳湯等東返，次年

<sup>26</sup> 德效騫前引文，頁 229



（西元前 35 年），西域都護甘延壽派人將郅支單于的頭顱送回京師長安，很可能這一百四十五人也一起被送到長安，甘延壽、陳湯上疏朝廷說：

「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之）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同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同懸）頭橐街蠻夷邸間（漢時各少數民族首領到京師時，都住在橐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但是當時丞相匡衡等認為：「方春掩骼、埋訾之時，宜勿縣。」可是漢元帝仍然詔下懸十日，之後才埋之，同時告祠郊廟，赦天下，可見漢廷對誅殺郅支單于仍視之為國家大事，所以堅持要懸郅支單于之頭顱示眾，既有示威之意，更多的是警告四夷君長，不可背叛強漢。

此外，據《漢書·元帝紀》又曾提到在元帝建昭四年（西元前 35 年）也就是甘延壽、陳湯上書漢廷時，必然還附一幅或幾幅與郅支于兩軍對壘時的圖畫，因為《元帝紀》中明白載有：「誅郅支單于…（元帝）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很可惜這些圖沒有留傳下來，否則魚鱗狀的陣勢，土城外的木城或木柵欄都很明白的讓我們看到底是不是來自羅馬。

不過縱然資料不是很齊全，至少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學者已肯定匈奴郅支單于的雙重城牆，魚鱗陣是來自羅馬兵團的殘餘兵士，而《漢書·陳湯傳》提到那百多名排練魚鱗狀陣勢的士兵，生虜一百四十五人，都是單獨提出來，而沒有與匈奴兵混在一起，另外康居兵也是特別標明，所以認定這一百四十五人就是西元前 53 年羅馬革拉蘇軍團跟安息在卡雷大戰，被安息所俘去一萬多羅馬士兵中的一部分，假設被俘去時是二十歲，陳湯攻打郅支事在西元前 36 年，這時這些羅馬士兵不過才三十七歲，仍然具有相當的戰鬥力，可能由於這一百四十五人長相奇特（如金髮碧眼），所以陳湯將之送到京師長安，用以誇耀大漢聲威及於不同民族，那麼漢廷又將這一百多人安置在那裏呢？（本節所用兩圖都是摘自《圖說古文明之謎》一書特此致謝）

## 五、驪靬可是這些羅馬士兵落戶之所？

中國人有個習慣，常常以人名地，如漢代有一些龜茲（要讀作丘慈，爲西域三十六國之一）人到中國來，於是漢朝就將他們聚居的地方，設爲龜茲縣（屬上郡），諸胡列國時代（就是一般文獻所說的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時代，可是當時既不止五胡，也不止十六國，何況自古以來從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得漢人命王稱帝，才算正常，如有胡人稱帝建立政權，就認爲是亂華，這是極不合理的，所以稱之爲諸胡列國，既周延又公平），或更早，有一批被匈奴從今天中亞塔什干或更西的一些綠洲國家，擄來能征善戰的人，放在上黨郡某一地方，於是便稱這一地方爲「羯室」，這是由於今中亞塔什干一帶稱爲征善戰勇往直前的勇健之士爲「柘羯」，到中國來之後，就稱之爲「羯人」或「羯族」，其初期是被匈奴所擄，所以一些史冊稱羯族是匈奴別部，由於初期聚居之地稱「羯室」，古往今來一些學者不查，倒果爲因稱羯族源於羯室這是不對的；塔什干古稱石國，所以羯族多以「石」爲姓，諸胡列國時期建立後趙的石勒，就是羯族，其體質特徵爲：「深目高鼻多鬚」<sup>27</sup>，與漢人或匈奴截然不同。這都是以人名地的實例。

中國古文獻對羅馬的稱呼，不是大秦，就是驪靬（靬，音兼），在漢元帝之後，張掖郡冒出一個叫驪靬縣，根據上面所說以人名地的習慣，顯然是先要有驪靬（羅馬）人，才可能有驪靬縣，現在且看這個驪靬縣的沿革，漢置驪靬縣時屬張掖郡，先看張掖郡設置經過，按張掖郡故地原是匈奴昆邪王（即渾邪王）領地，後來渾邪王因戰敗，匈奴伊稚斜單于頗爲震怒，想要召渾邪王殺之，渾邪王怕被殺，就與休屠王等合謀，認爲與其被單于殺，不如降漢，其間過程頗曲折，略<sup>28</sup>，漢武帝劉徹於其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從武威郡析出一些地方，設張掖郡，下置十一縣，郡治在麟得（麟，音鹿，故址在今甘肅省張掖市西北，王莽時改名官式，東漢時復名麟得），張掖郡唐時改稱甘州。驪靬在王莽時改名揭婁，王莽這個人食古不化，他之所以改名揭婁，顯然是因聚居在當地的人，不是漢人，而是「婁」的一種，按漢時稱匈奴爲「胡」或「婁」，但是住在驪靬的又

<sup>27</sup> 《晉書·石季龍載記》

<sup>28</sup> 可參見劉學鈔《匈奴史論》台北南天書局，1987 年，頁 104-105

不是「虜」（匈奴），所以又給他加上一個「揭」字，而這個「揭」字，是個譯音字，應該是「羯」字，可能漢代還沒有造出「羯」這個字，所以用「揭」字，而「羯」是當時西域各國（今中亞）稱健勇之士為「柘羯」的簡稱，所以王莽用「揭虜」來稱呼驪軒，可見王莽也知道被安置在驪軒的一百多人，既不是胡（匈奴），也不是「揭」（羯），所以將之稱為「揭虜」，按當時中亞之人都還是高加索種的各民族，體質特徵是「深目高鼻多鬚」，這與俘虜東來的羅馬戰俘，雖不完全一樣，卻很相似，所以王莽改驪軒為揭虜，也非無的放矢之舉，當然王莽時（王莽的新為西元 9-23 年，但王莽很早就執西漢政秉）如果落戶在驪軒的那些人，雖實是羅馬士兵，那麼到王莽時，也已經四十多年了（西元前 35 年-西元 9 年），如果這些士兵在驪軒安家落戶娶妻生子，也已已是第二或第三代了，到了東漢又恢復驪軒縣名，三國時改隸武威郡，到司馬晉時仍以驪軒為名，隋時改名力乾，隋文帝楊堅開皇中（開皇共二十年，西元 581-600 年，開皇中約為西元 590-591 年）併入番和縣，驪軒之名從史冊消失了。

諸胡列國時期，西元 355 年（前涼長寧侯張祚和平二年、東晉穆帝司馬聃永和十一年），驪軒屬前涼所轄，這年有驪軒戎叛於南山，所謂南山，就是祁連山，前涼曾遣將伐驪軒戎之亂，結果大敗而回，注意這裏稱驪軒戎，而「戎」，通常是指西方的少數民族，此時距離羅馬士兵到中國已經四百年，當年一百四十五人，如果在當地結婚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有一個一、兩萬人，是相當可能的，在諸胡列國時代有三、兩千人，就有「造反」的本錢，當然此時的驪軒戎，在語言、習俗上，很可能已經完全華化了，但是高加索種的遺傳基因必然還保留有相當多的白種人的體質特徵。

驪軒的名詞雖然從隋以後，不再見於文獻，其實隋代改驪軒為力乾，在讀音上還是很接近，只是筆劃簡單多了，地名雖然消失，地方還是存在，現在屬於甘肅省金昌市永昌縣（此縣清代始置）南焦家莊鄉者來寨，據西元 2005 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份新聞報導稱：據永昌縣統計，現登記在冊，散居當地明顯具有歐洲人特徵的有四百多人，據多名中外學者研究，者來寨棕髮藍眼，深眼窩的當地人，是二千年前羅馬軍團的後裔<sup>29</sup>，據同

<sup>29</sup> 2005 年三月二十一日台北《聯合報》A13 版

一報導說：大陸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闕意權經二十年長期研究，認定羅馬革拉蘇軍團與安息帕提亞王朝作戰，被俘去的一萬多名羅馬士兵，其中僅存的一百四十五人，最後落腳在中國甘肅省驪軒縣，也就是今天的甘肅省金昌市永昌縣焦家莊鄉者來寨。

（本文於 2010 年 9 月 20 日投稿，於 2010 年 10 月 25 日審查通過）

## 為渤海國招魂

劉學鈞

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 摘要

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然則各類歷史文獻往往略而不提，或者只是提起「渤海國」這三個字就輕輕帶過，縱然有少許文獻再加上幾句如「具有很深的漢化程度」或「一切制度都模仿唐朝」，就算有交待，至於渤海是哪一民族，渤海國究竟在那裏？其內部情形如何？其興衰情形又如何？就沒有下文了，這個歷時二百多年的渤海國，就要無聲無息的沉沒在歷史長河裏，這對渤海國何其不公，本文以就有限的資料試圖將渤海國從歷史長河找出來，希望或多或少能把渤海國的形貌恢復一些。

**關鍵詞：**渤海國、靺鞨、震國

渤海國始建於西元 698 年，也就唐時武則天的周聖歷元年，一直延續到西元 926 年，我們試以自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的西元前 221，到清宣統宣佈退位的西元 1911 年，在這二千一百三十三年裏，在中國大地曾經命王稱帝建元立號者，總有五、六十個之多，但是國祚能超過兩百年者，只有西漢（西元前 206 年~西元 8 年，共 215 年），唐（西元 618 年-西元 907 年），遼（西元 916 年-西元 1125 年，共 210 年），明（西元 1368 年-西元 1644 年，共 277 年）及清（西元 1616 年-西元 1911 年，共 295 年，但前 29 年為後金），但渤海國享祚 229 年，放在中國歷史長河裏，其國祚僅次於唐、明、清，也算是一個長壽的政權，然而以往各類歷史文獻，對渤海國史事多半從缺，或者雖有記載，只不過三言兩語輕鬆帶過，因此絕大多數國人對渤海國的史事，多半印象模糊，甚至毫無印象，這對

曾經享祚二百多年的渤海國而言，何其不公，就中國歷史而言，也是有所欠缺。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許多民族所共同建構而成的國家，而這許多民族，也幾乎都是源起於中國這塊土地，在中國東北的大興安嶺山脈，是許多重要民族的發源地，源起於大興安嶺山脈一帶，民族大致上可以分作兩系，大興安嶺北段偏西的，以東胡系為主，其中著名的如鮮卑、烏桓、契丹、蒙古等，源起於大興安嶺較偏東的民族，以肅慎系為主，其中著名的如渤海、女真以及最晚的滿州。這些民族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曾經建元立號，建立過政權或王朝中計有：諸胡列國時代<sup>1</sup>鮮卑族所建的前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西秦、南涼、代、北魏<sup>2</sup>、北周、遼、西遼、金、元、清，另有高氏的北齊，也極可能是鮮卑之族，但冒稱系出渤海郡脩縣高氏，縱然高氏為漢人，也是徹底鮮卑化的漢人，試看這些政權，其中北魏、北周、北齊、遼、金、元、清都是中國的正統王朝，而隋、唐、楊氏、李氏的母系也多系出鮮卑，從這個角度看，源起於大興安嶺山脈的各民族，在國史上所占有的地位，絕不低於以炎黃之胄自居的漢人<sup>3</sup>。

依據現在極少的史料，以及考古挖掘，都指明渤海國所使用的文字是漢字，然而這一重要事蹟，以往都少有人提及，本文不揣簡陋，擬就有關文獻，將渤海國史事予以描述，讓渤海國得以重新浮出水面，當然，由於史料的不足、個人學識的不足，綆短汲長，不周之處勢所難免，本文僅是拋磚之作，擬分之下幾節敘述，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以匡不逮。

## 一、渤海族屬略考

渤海，既是國家或政權的名稱，也是民族的名稱，前者如渤海國，後者如渤海族。「國」這個字，在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對「國」的看法，只是指一塊地域而言，一如「國」字是由口加或字構成，而「或」的本意同

<sup>1</sup> 以往一般史料多稱之為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事實上其時既不止五胡，也不只十六國，至於稱「亂華」，更是帶有民族歧視意味，試問中國大地有何律法規定必得華夏民族始得建立政權，其他民族如命王稱帝，則貶為「亂華」，這都是極不妥適之詞彙，因此以諸胡列國時代稱之較為合適。

<sup>2</sup> 北魏又稱拓跋魏、後魏、元魏、後魏化為東魏、西魏。

<sup>3</sup> 所謂漢人，在秦漢時已經是由華夏、東夷、百越、荆吳四大系民族融合而成，越到後代，漢人的內涵越複雜。

域，換言之，就是一塊地方，這一塊地方，可以小到村、里，可以大到省、縣（爲了便於解讀，使用當前的名詞。），所以才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孔子是周之魯國人」，所以在十八世紀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前，「國」字在中國未必具備後來國家的意義，所以渤海國是在中國之下的一個國家。至渤海族，當然是指渤海國的國民，但是渤海國境內不是只有一個民族，那麼渤海國境內的主體民族，究竟是哪個民族？這就留下很大的探討空間。

歷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意見分歧，約略而言，大致可歸納爲以下三類，茲分別析敘如下：

（一）認為渤海族的主體民族是靺鞨，可以稱之為靺鞨說：

持此說者大致根據中國史料，如《新唐書·渤海傳》稱：「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此外，《玉海》、《文獻通考》、《金史》等史料都有相同記載，因此許多學者遂據之以立論，如劉義棠氏即稱：「渤海國，爲靺鞨的粟末部所建立。」<sup>4</sup>金毓黻的《渤海國志長編》卷十六，王承禮的《靺鞨的發展和渤海國的建立》（此文刊載於 1979 年第三期《吉林師大學報》）一文、朱國忱、張太湘、魏國忠、吳文衡合撰之《渤國的族屬問題》（刊載於 1980 年第五期《學習與探索》）、日人池內宏的《論渤海的建國者》（文載《滿鮮史研究》）、俄人沙夫庫諾夫《渤海及其在濱海及其邊區的文化遺存》（林樹山譯，刊《民族史譯文集》第 13 期）<sup>5</sup>等都作此主張。這種主張有漢文文獻支持，而漢文史料一向以翔實著稱，照理是最可靠的，如魏收的《魏書》載有「鮮卑石室」及石室上所刊刻的祝文，結果於西元 1980 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的阿里河市，發現名爲「嘎仙洞」的，就是《魏書》上的「鮮卑石室」，壁上刊刻的文字在初發現時清晰可辨，跟《魏書》所載幾完全相同<sup>6</sup>，漢文史料的可信度，於焉可見。因此指渤海國的主體民族爲粟末

<sup>4</sup>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頁 263

<sup>5</sup> 此處金毓黻以下係轉引自孫進己《東北民族源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2。

<sup>6</sup> 關於嘎仙洞及所刊刻之祝禱文，可參看劉學鈞《踏上大興安嶺走進嘎仙洞—鮮卑石室參訪記》一文，文刊《中國邊政》季刊第 164 期，中國邊政協會，2005 年 12 月，該文編輯入劉氏《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一書，台北知書坊出版社，2009

靺鞨，自應有其可信度，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靺鞨又是什麼民族，如果不釐清靺鞨就無法瞭解什麼是粟末靺鞨，茲據《北史、勿吉傳》的記載：「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可見靺鞨就是勿吉，那勿吉又是怎麼回事呢？《魏書、勿吉傳》說：「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換言之，勿吉或靺鞨，就是古史上所說的肅慎，其所以被稱為勿吉，近代史學家認為「勿吉」是女真語「渥集」的另一種音譯，有時也寫成窩集、烏稽、阿機，是所謂的「森林夷語」<sup>7</sup>，也就是「林木中人」之意，指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就像《元朝秘史》<sup>8</sup>中稱林木中人為「斡亦剌」是一樣的，無論「渥集（勿吉）或「斡亦剌」都不是單一的民族，所以《元朝秘史》稱「土棉·斡亦剌」，「土棉」或「禿棉」是蒙古語「萬」或很多的意思，可見林木中人絕不是單一的民族，而是很多種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這是一個集合名詞，不能作為某一民族的專稱，就像巴克爾氏（Parker）在其所著《韃靼千年史》一書<sup>9</sup>中將長城以北有史以來諸多民族概稱為「韃靼」，因此靺鞨或韃靼都不能作為某一民族的專稱。因此所謂靺鞨說，有其不足之處。

## （二）認為渤海族的主體民族是高句麗人，或稱為高句麗說：

持這種說法的以韓國（包括南、北韓）學者為主，間或也有唯恐中國團結、統一的一些日本學者，其主要根據以舊《唐書、渤海靺鞨傳》<sup>10</sup>所載：「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此外，《唐會要》、《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太平寰宇記》、《冊府元龜》、《新五代史》、《資治通鑑》、《宋史》、《遼史》.....等都有相同或類似記載，所以朝鮮的朴時亨於其所撰《爲了渤海史的研究》（文刊《歷史科學》1962 第一期，李東源譯。輯入《渤海史譯文集》），北韓朝鮮社會科學

年，頁 335~342。

<sup>7</sup> 孟森《清朝前紀》，商務印書館，1930，頁 20

<sup>8</sup> 《元朝秘史》為《永樂大典》中的書名，現代許多學者直接稱之為《蒙古秘史》

<sup>9</sup> 該書由黃淵靜譯，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6 年出版

<sup>10</sup> 一般論著都把《唐書》寫作《舊唐書》，這是極不妥適，蓋五代後晉劉昫撰《唐書》時，絕未想到宋代歐陽修會另修《新唐書》，後人豈可強將《唐書》改稱《舊唐書》，縱有許多學者如此擅改，但積非不能成是，眾口豈可鑠金，何況後代雖有柯劭忞之《新元史》，也從未有人將明、宋濂之《元史》改稱《舊元史》，因此充其量只能稱舊《唐書》。



院歷史所著《渤海史》（嚴聖欽譯，輯入《民族史譯文集》十三期）、日人白鳥庫吉《論渤海國》（《史學雜誌》三十四卷十二期）<sup>11</sup>，這個看法最大的盲點在於沒有看懂舊《唐書》的「本高麗別種也」裏的「別種」兩字，所謂「高麗別種」已經明白指出跟高麗相類而不同種，像這樣「別種」的寫法，在史籍中經常見得，如提到諸胡列國時代建立後「趙」政權的羯族石勒，就寫「匈奴別種」，如《魏書羯胡石勒傳》稱：「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匍勒，其先匈奴別部…」嗣經考證，羯族之祖先係來自廣義西域（含中亞地區），其體質特徵為「深目高鼻多鬚」，跟匈奴的體特徵天差地別<sup>12</sup>，可見失之毫米，差之千里，朝鮮人由於一向都是中國的附庸藩屬，在心理上不免有些自卑感，自卑感的反面就是自大狂，總要把一切優點都解釋成源於朝鮮，例如韓國於西元 2008 年，以自行編纂的《東醫實鑒》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而且申請成功，更早於 2005 年宣稱「端午」，也是韓國特有之習尚，其實這只是自卑心態所反射的「文化焦慮」<sup>13</sup>與事實全然無關，說渤海國的主體民族是高麗人，也多半出於這種心態，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不與計較也無須擔心，不過近年來，頗有韓國人認為中國東北地區，是高麗人的傳統疆域，這個主張，就不得不予以注意，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好幾個韓國留學生到政大邊政研究所攻讀碩士，或許想從學術上尋找東北地區屬於韓國的學理依據，其實中國的史料向來公開，只是希望不要錯讀史料上的文字，誤「別種」為「同種」，仍然歡迎韓籍學者多多研讀漢文史料。

縱或如此，由於地理的毗隣，渤海國裏有高句麗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絕不能因渤海國中有高句麗人，就可以延伸說成渤海國屬於高句麗，試想今天美國加州有多少華人但我絕不能說加州是中國人的，這個道理極其清楚，不容混淆，準是渤海國主體民是高句麗的說法，也是不能成

<sup>11</sup> 以上三項資料均轉引自孫進已《東北民族源流》頁 152

<sup>12</sup> 關於羯族源自西域（今中亞）之考証，參看劉學鈔《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 年頁 33~37，另劉著《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台北知書坊出版社，2005 年，頁 13~15，至於羯族體質特徵「深目高鼻多鬚」，則見《晉書·石季龍載記》，而《隋書·康國傳》載康國（今薩馬爾華一帶）人之特徵為「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

<sup>13</sup> 2010 年五月二十日台北《聯合報》A12 版。

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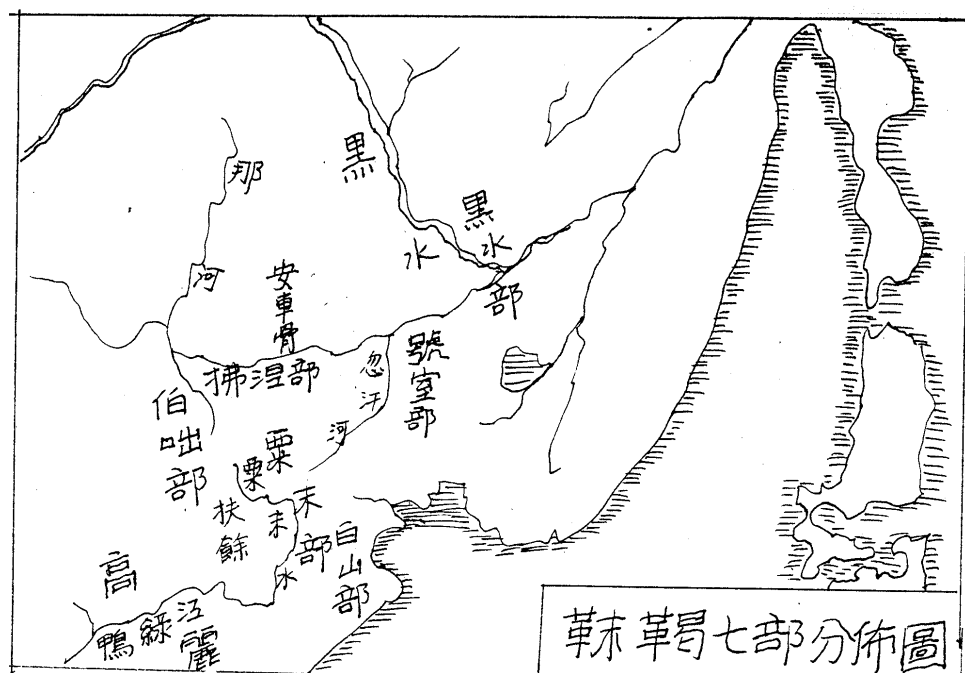
以上靺鞨說、高句麗說，雖然都抓到一些文獻的論據，但都不足以使所說成立，然則渤海國主體民族到底是什麼族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瞭解自古以來除了生活在深山密林或海中孤島，從未與外族交往過的民族，才可能是單一的民族，否則必然都會有或多或少跟周圍民族混合或混居的情形，我們且看《新唐書·渤海傳》所說的「渤海，本粟末靺鞨…」如果從這世話去探尋，或可窺得真象，前面說過靺鞨就是勿吉，關於這一點唐人杜佑說的很清楚，他說：「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sup>14</sup>據《北史·勿吉傳》說靺鞨有七部，分別是：「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此處西北應為東北之誤）；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隋書、東夷傳、靺鞨》記載與《北史》同。在以上七部中，在拂涅部以東，其主體民族不是勿吉，而是「矢皆石鏃」的古肅氏，我們試從依《北史》所指出方位制作示意圖看，拂涅（含）部以東有號至，黑水部<sup>15</sup>共三部才是古肅慎氏，所以在粟末部內有古肅慎族。從下圖可以看出拂涅、號室及黑水部，這三部才是古肅慎族，以其部置偏東，可見古肅慎族在東，一直可以延伸到海濱，但粟末、伯咄、白山甚至安車骨以其位置在西，不是肅慎，但是由於在地理上相毗連，多少有肅慎族進入粟末部，因此在習俗上互相混融，而且粟末所聚居之地，有相當部分是肅慎故地<sup>16</sup>，所以一些史籍把粟末靺鞨說是「舊肅慎國也。」<sup>17</sup>從而可知，渤海國的民族是複雜的，隨著渤海國疆域的變遷，其民族內涵也隨之擴大。

<sup>14</sup> 杜佑《通典·邊防·東夷序略》

<sup>15</sup> 《北史》所指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應為東北之誤，蓋黑水即今黑龍江，明顯在東，所以「在安車骨西北」，應為「在安車骨東北」之誤。

<sup>16</sup> 李德山《東北古民族與東夷淵關係考論》，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50

<sup>17</sup> 《魏書、勿吉傳》



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最早形成渤海民族大約是在西元七世紀末葉，並且是由以下三個集團所構成。

#### 1、乞乞仲象所統之眾

乞乞仲象是渤海國建國者大祚榮之父，他所統之眾應該就是構成渤海民族的核心民族，只是這一部分舊《唐書、渤海靺鞨傳》所載：「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一些學者，尤其是南、北韓的學者，誤「別種」為同種，因而誤以為渤海的核心民族是高麗人，其實國史之所謂「別種」或「別部」，正是相反的意思，前面提到羯族是「匈奴別部」，結果事實證明羯族不是匈奴，所以「別種」、「別部」一旦誤讀，結果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舊《唐書》所謂：「渤海靺鞨大祚榮，本高麗別種也」句，正說明大祚榮所統之眾，不是高麗人，換言之，渤海的核心民族不是高麗人，這一部份應該就是史傳所說的栗末靺鞨。

#### 2、乞四比羽所統的靺鞨之眾

舊《唐書、渤海傳》載有：「（大）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眾東奔，保阻以自固。（武）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李）楷固」，而《新唐書、渤海傳》也載有此事稱：「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

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眾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以自固」，這兩項史料很清楚的指出大祚榮之父乞乞仲象跟靺鞨酋乞四比羽共同抵禦唐軍李楷固的進擊，而把靺鞨酋乞四比羽跟乞乞仲象併列，足証靺鞨酋乞四比羽及其所部不是粟末部，所以這一部靺鞨也是構成渤海民族的第二個成分。

那麼乞四比羽所率的靺鞨，又是屬於什麼族呢？且看唐朝曾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封乞乞仲象爲震國公，可見這是兩個不同的民族，靺鞨諸部西遷今遼寧的，只有粟末部跟白山部，所以有理由推定兩唐書中的靺鞨乞四比羽所率的靺鞨就是白山部，換言之，組成渤海民族的第二個集團是靺鞨白山部。

### 3、高麗人

高麗人原在朝鮮半島，鮮有越過鴨綠江者，但唐滅高麗後，高麗成爲大唐屬地，自然有許多唐人進入高麗，當然也會有高麗人進入遼西，這一類「移民」在人數上不可能太多，這就成爲渤海民族第三個組成分子，但這部分人數應該比靺鞨白山部少，自然比粟末人更少，但是近代南、北韓的學者，就以這些高麗移民渤海國作爲論據的基礎，而宣稱「渤海王室確實是高句麗人」<sup>18</sup>近代南、北韓自二次大戰後；擺脫殖民地枷鎖後，立刻妄自尊大起來，以高麗人曾移民渤海國，竟宣稱中國東北是韓國的，這是極其謊謬的，就如同今天美國境內有數十百萬華人移民，我們豈可宣稱美國是中國的？如果中國人作此宣稱，除了凸顯其謊謬之外，更凸顯其幼稚而無知。如果更進一步分析，試想大地先人類而有，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或一個人，帶了寸土尺地到地球來，所以我們可以說：人是屬於土地的，而土地從不屬於任何人，所以這裏對兩韓學者的論調，只能以「不值一哂」作回應。

## 二、渤海國的建立

前面提到唐武則天時，派李楷固率軍擊粟末部乞乞仲象，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合高麗靺鞨之眾以拒李楷固，結果是「王師大敗，楷固脫身而

<sup>18</sup> 朴時亨《爲了渤海史的研究》李東源譯，輯入《渤海史譯文集》

還。…祚榮遂率其保婁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sup>19</sup>而《新唐書·渤海傳》則記載大祚榮「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兩千里，…築城郭以居」，還提到「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以自固」，這裏提到的奧婁河是今牡丹江的一條支流，在這地方「樹壁以自固」，建立政權，初稱振國，也作震國，其時爲唐或武周則天聖曆元年（西元 698 年），這個地方經考証位於今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敦化市。

目前敦化市境內經考証有兩處是古渤海國城鎮遺址，其爲城子山城，另一爲敖東城；一般認爲城子山城址是渤海人最初建都（城）之所，也就是《新唐書》所說「保挹婁之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的城，而所謂東牟山，就是城子山。按城子山位於敦化市西南十二、三公里處，山的北麓有牡丹江上游的支流大石河流過，因山上有城，所以稱之爲城子山城。

至於敖東城，位於敦化市東南約一公里處，牡丹江自南蜿蜒流來，在距敖東城約二百公里處折而東流。敖東城分內外兩重城牆，整座城呈長方形，分內外兩城，外城長約四百公尺、寬二百公尺，城牆上還設有馬道；內城大致呈正方形，各邊長約八十公尺，位於外城偏西處，四周設有城壕。外城城牆原爲以土夯築而成，現在東面城牆已經頽塌，只賸下南、西、北三面，在考古人員對敖東城的遺址努力清理下，已經發現不少灶坑及建物遺跡，也發掘出一批珍貴文物，如銅錢、石臼、陶器、鐵器等。

大祚榮建國後，一切模仿中國，建立年號，使用漢文，最初以城子山城爲都，當時稱東牟山，可能是因其地處南北交通要衝，又以位在山上，據高屋建瓴之勢，但畢竟只是一座山城發展有限，當渤海國政局穩定之後，立即發現東牟山作爲國都有其侷限性，按古今任何開國君王對選擇都城都極爲慎重，因爲都城地理位置之良窳，關乎國家之興衰，迺至國祚之久暫，此所以前人曾說：「天下（古代天下就是指國家）形勢，視乎建都」<sup>20</sup>，因此古往今來作爲國都者，幾乎都要具備：地理位置、經濟條件、交通便捷及國防需要四個條件，大祚榮既能建立國家，當然具有一定的智慧，當國家政局穩定之後發現東牟山除了國防需要之外，其餘三個條

<sup>19</sup> 舊《唐書·渤海傳》

<sup>20</sup>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魏禧序

件都不具備，因此便決定遷到離東牟山不遠的平原上，而這片平原就是敖東城。

大祚榮建國之後，立刻對唐朝表示友好，並奉正朔向唐朝納貢稱臣，於唐玄宗李隆基先天二年（西元 713 年），唐朝拜大祚榮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從此渤海國成為大唐帝國的附庸或藩屬。這個「忽汗州都督」或「渤海郡王」都是唐朝所賜予的，事實上唐朝並沒有直接統治渤海國，這情形就像同時代唐朝擊敗西突厥汗國後，在廣義的西域<sup>21</sup>，也即今天中亞地區廣置都督府、刺史州，即所謂昭武九姓諸國，兩者性質相同，都不能算是唐朝直接統治地區，如果說唐朝已經把渤海國或中亞昭武九姓諸國納入版圖，則未免有點失真。

當時渤海國的處境相當艱難，外有大唐帝國，人數眾多而又強悍的契丹部落以及新羅等，渤海可說是在夾縫裏求生存，備感辛苦，西元 719 年（唐玄宗李隆基開元七年），大祚榮龍馭上賓，由他長子大武藝繼位，據相關史傳記，這個大武藝具有強烈的企圖心，而且勇猛剛強，他繼位時正好是三十多歲的青壯年歲月，無論智力、體力都正邁向高峰，於是整軍經武向外擴張，在東北亞地區掀起一股旋風。他考量當前情勢，必須拿下高句麗舊部及扶餘，只有這樣渤海國才有發展的空間，可是要征服這兩部，又必得先收服各部靺鞨，這樣才不會有後顧之憂，而各部靺鞨又以黑水部最為強悍，只要能征服黑水靺鞨黑水部，其他各部靺鞨自然會聞風來歸，所以大武藝就於西元 726 年（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出兵討伐黑水靺鞨，可能有所斬獲，所以就於次（西元 727 年）以武力征服高句麗舊部及扶餘，將這兩部納入版圖，渤海國疆域擴大了許多，實力也增強了不少，一時夜郎自大起來，就在西 732 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大武藝居然派兵分別海上、陸路進攻山東，河北東北部，想向西擴張渤海國的勢力。

大武藝咄咄逼人的聲勢，使周圍各部族都感受到莫大的威脅，大武藝登上渤海國王位之初，想要大展鴻圖之際，新羅就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所以新羅王就下令在北方修築長城（這一招顯然是向中國 的萬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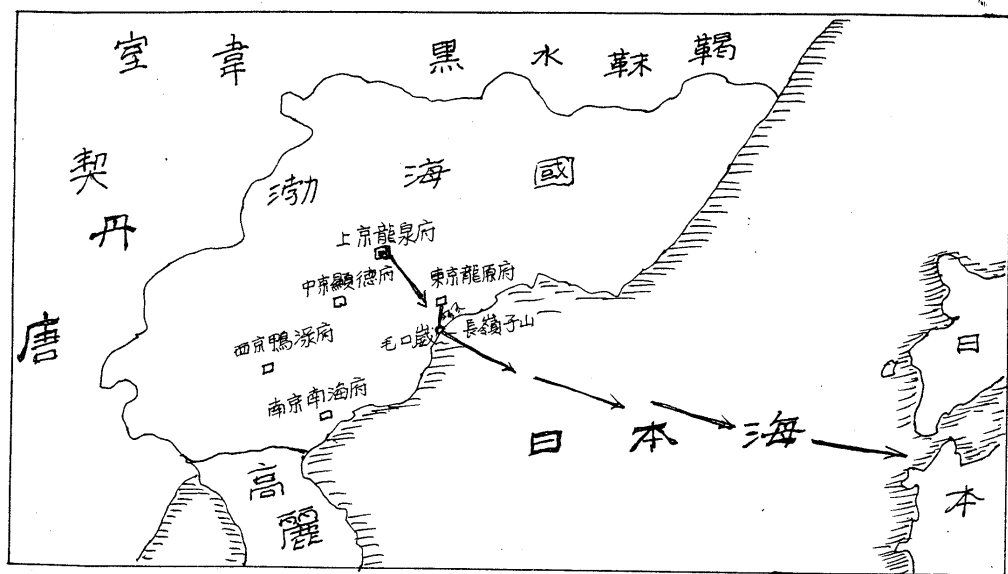
<sup>21</sup> 「西域」一詞有狹、廣二義，狹義之西域指今天山南北，廣義之西域則兼指今阿姆河錫爾河兩河之間廣大地區，余太山主編《西域通史》中州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 注 1

城學習），以防備渤海國的進犯；而黑水靺鞨在西元 726 年曾被大祚榮攻打過，深知只憑一己之力，絕對無法跟渤海對抗，於是便向大唐帝國求助，願意奉唐正朔，納貢稱臣，這是由於長久以來，中國四周的各民族都知道中原王朝只要求四周民族政權奉正朔納貢稱臣，就會得到中原王朝的大量賞賜，而中原王朝並不會直接予以統治，這時唐朝就在黑水靺鞨設黑水都督府，唐朝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出於黑水靺鞨的請求，另一方面也想藉此來抑制渤海國不可輕舉妄動。

這種客觀情勢對渤海國大武藝而言，幾乎形同四面楚歌，面對這種困局，他必須尋找與國、盱衡四周，只有日本可以爭取，於是便在西元 727 年（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派寧遠將軍高仁、德周、舍那婁、高齊德等二十四人，組成龐大使團出訪日本，爭取日本支持，使團一行在海上遇風，漂到蝦夷（今北海道）之地，高仁等十六人被殺，高齊德等八人幸免，日本聖武天皇在太極殿樓受文武百官及渤海國使團的朝賀，正月十七日在中宮召見高齊德一行，日皇授高齊德等爲「六位上」（日本官銜），並賜彩帛、綾綿諸物；高齊德則向日皇進獻貂皮三百張及渤海國書，表示要「永敦隣好」之意，這份國書當然是用漢字所寫，而日本也是採用漢文，自能一目瞭然，這時是渤海國大武藝仁安九年（西元 728 年），高齊德一行返回渤海時，日皇贈送渤郡王彩帛十一匹、綾二十匹、絲一百絢（絢，音炫，本意爲有文采，又有圓鏡狀，此處指球狀之意），綿一百屯。並且派田蟲麻呂爲使，隨高齊德回訪渤海，以示「滄海雖隔，不斷往來」，從此渤海國跟日本就有密切來往，在渤海國享祚二百餘年間，渤海國曾遣使三十五次訪問日本，而日本也派使十四次回訪渤海，雙方可說關係相當密切。

日本之所以拉攏渤海，是想將渤海國納爲日本的藩屬，按日本在唐朝時，幾乎一切都向中國學習，包括日文也是採用漢字偏旁創制而成，在文化上，日本不折不扣是中國的附庸，但是在政治上，日本始終具有向外擴張的野心，對渤海而言，日本以大國自居，想憑強大的經濟力，迫使渤海國向日本稱臣納貢，但是渤海國堅持自主立場，絕不向日本稱藩，因此在國書體例上，雙方時有爭執，之後日本經濟衰退，對外採鎖國政策，想要渤海稱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渤海國與日本有密切往來，因而發展出到日本的交通路線，這條交通線可稱為「日本道」，分別由陸路、海陸兩段，陸路由國都上龍泉京府<sup>22</sup>出發，先到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市八連子城），再從龍泉府南行三十里穿越長嶺子山口隘，沿海岸東行，抵毛口巖，然後從毛口巖乘船，橫渡日本海，其路線略如下圖：



由於「日本道」的開通，奠定了日後中日來往的通路，就這一點而言，渤海國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的貢獻。

渤海國大欽茂嗣立之後，他深感父、祖輩連年爭戰，消耗民力、物力過甚，使人民生活及社會經濟都受到極大影響，所以他決定偃武修文，與民休養生息，同時革新內政，重用文人執掌朝政，一切典章制度，都仿照大唐帝國，在境內實行郡縣制度，設置上京、東京、中京、西京、南京五京，將全國劃分為十五府、下領六十二州，其情況如下表：

<sup>22</sup> 大武藝死後由其子大欽茂繼立，時為西元 737 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唐玄宗特遣內侍段守簡前往渤海國冊封大欽茂為渤海郡王，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希望大欽茂能「永為藩屏，長保忠信，效節本朝，作範殊俗」，大欽茂遷都龍泉府，其地約當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寧安縣渤海鎮。



府名	所 鎮 州 名	說明
龍泉府	龍、湖、勃三州	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村，約在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寧安縣
顯德府	盧、顯、鐵、湯、榮、興六州	在龍泉府之南爲中京
龍泉府	慶、鹽、穆、賀四州	以濊貊故地爲東京，也稱柵城府，約在今吉林省琿春市
南海府	沃、晴、椒三州	以沃沮故地爲南京
鴨渌府	神、桓、豐、正四州	在今北韓咸鏡南道之德宗爲西京
長嶺府	瑕、河二州	
扶餘府	扶、仙二州	以扶餘故地爲扶餘府
鄭頓府	鄭、高二州	今黑龍江阿城市
定理府	定、潘二州	今俄羅斯蘇城
率賓府	華、益、建三州	今俄羅斯烏蘇里斯克
安邊府	安、瓊二州	今俄羅斯奧爾加
東平府	伊、蒙、沱、黑、比五州	今黑龍江省興凱湖西岸
鐵利府	廣、汾、蒲、海、義、歸六州	以鐵利故地置府，在黑龍江伊蘭縣
懷遠府	越、達、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	以越喜故地置府，在黑龍江省同江縣
安遠府	寧、郿、慕、常四州	在黑龍江省興凱湖以東

以上五京、十五府、五十七州，另有郢州、銅州、涑州，這三個州由渤海王廷直接管轄，相當清代的直隸州，以上總共得六十州，還有兩個州始終查不出來。渤海國以上京爲國都，以其餘四京爲核心政區，除了五京所在的五府外，其餘十府的統治方式分爲兩種，其一爲建國初期就是渤海故土，如扶餘，鄭頓（鄭音莫），長嶺三府，由朝廷派都督、刺史實行直接統治，其餘七府是在大欽茂，大仁秀時經征服後始納入版圖，對這新獲得的領土，則實行雙重統治，一方面由朝廷派都督、刺史管轄，另一方面又任用原有部落酋長，有點像後代流行於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這是一種很特殊的制度，粟末靺鞨以極少數的人口，統治頗廣袤的疆域，而能享祚二百多年，跟這一套特殊的政治制度，或許有相當的關聯，很值得作深入

的探討，只是已溢出本文的範疇，來日得暇或將以此為題，另撰專文予以探究。

渤海國以國王為國家元首，跟中原王朝一樣有「朕即國家」的意味，渤海語讀國王為「可毒夫」，又稱「聖王」或「基下」，尊稱國王之父為「老王」，稱國王之母為「大妃」，國王之妻為「貴妃」；長子稱「副王」，其他諸子則稱「王子」；稱國王詔令為「教」，國王自立年號，生前有尊號，死後有諡號，國王葬地稱「陵」，這一切幾乎都是中原王朝的翻版。在國王之下設宣詔，政堂及中台三省，簡直是抄襲唐朝門下，尚書及中書三省，政堂省之長官稱大內相，中台省之長官稱右相。三省之下置忠、仁、義、智、禮、信六部，歸政堂省管轄，部之長官稱「卿」；忠部負責內外官吏選授、勛封、考課，居六部之首，類似中原王朝的吏部，而「卿」則類同尚書，其餘各部也各有職能；此外，另有中正台，則相當中原王朝的御史台。形成一套相當完整的文官體系。<sup>23</sup>

渤海國自大欽茂開始，經大仁秀、大嵩璘三代，都熱衷於大興土木，修建宮殿樓閣，耗費極大物力、人力，而自國王以至貴族、高官耽於享樂，生活日趨浮華腐化，已種下衰亡之因，而此時被渤海征服的黑水靺鞨等部正想要擺脫渤海的控制，而渤海王室又有權力鬥爭，如所周知內訌最易消耗國力。

當大欽茂於西元 793 年崩逝後，渤海內部為了爭奪王位，展開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在二十五年間，經歷了廢王大元義，成王大華璵、唐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義跟簡王大明忠六個渤海王，凸顯在這四分之一世紀裏，渤海政局相當不穩定，政局不穩定必然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一直到西元 818 年（唐憲宗元和十三年）由第十世王大仁秀嗣位後，「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置郡縣」有了一份新氣象，很快的使渤海重新振作起來，大仁秀的作為也得到唐朝的認可，其實此時唐朝歷經安史之亂，聲勢已經大不如前，可是中央王朝的架式還在，就封大仁秀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兩年後（西元 820 年），又晉封為金紫光祿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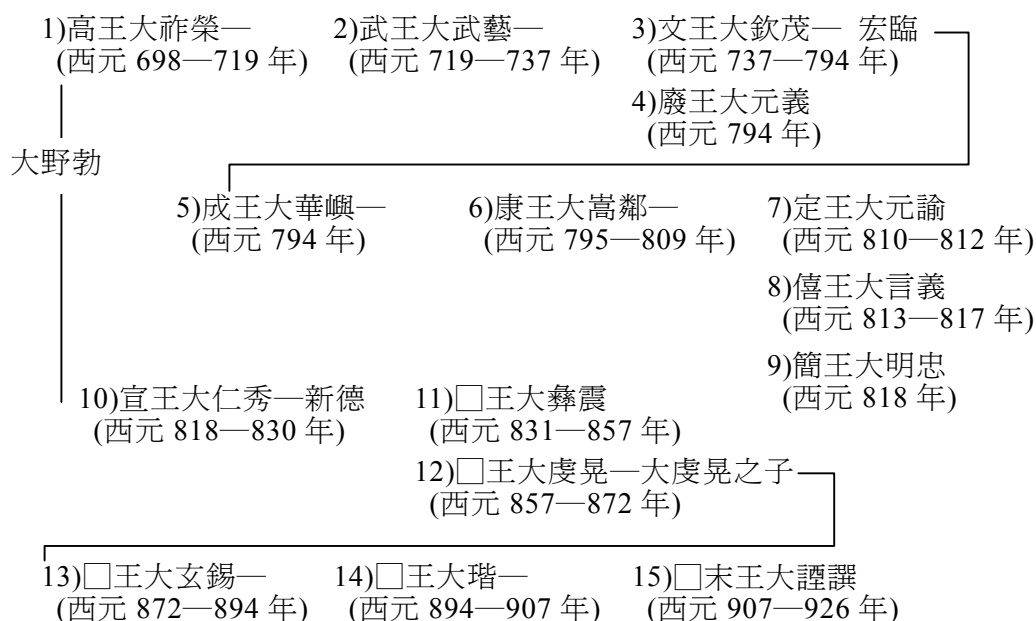
<sup>23</sup> 如欲瞭解更詳細部分，可參看江應梁《中國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 年，中冊頁 276~277

檢校司空<sup>24</sup>，等於晉了一級。大仁秀可以說是渤海國中興之主。

大仁秀之後，渤海國又陷於內訌，渤海王大彝震於西元 852 年（唐宣宗李忱大中六年）崩逝，王權落到其弟大虔晃手中，從此王位爭奪越演越烈，亡國之象日熾，到了西元 825 年（五代後唐同光三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天贊四年），渤海國已呈土崩魚爛之勢，有將軍申德等率五百人逃往高麗，這事發生在當年九月丙申日，三天後，又有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謨、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等，率民一百戶投奔高麗，十二月戊子曰，左首衛小將冒頭干，檢校開國男朴漁等率民一千戶投奔高麗，原來臣屬於渤海國的黑水、越喜、鐵利、拂涅等部，眼見渤海國已不國，也就紛紛脫離渤海國的控制，形同獨立，渤海國的覆滅已是指日可待，這時渤海王是大諲譔，此人庸愚暗昧，統馭失策，所以引致上面所說的那些叛逃事件。

此時與渤海相鄰的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機領導之下，不僅統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遼政權，而且南下滅了奚族，北上控制了室韋各部，耶律阿保機雄才大略，志在統一天下，想要逐鹿中原，豈能容許東邊渤海國的存在，而此時渤海又恰逢昏庸無能的大諲譔在位，眾叛親離，於是就在西元 925 年，耶律阿保機御駕親征渤海國，皇后、皇太子、皇次子都從征，回紇、新羅、党項、吐蕃、沙陀等部也都派出軍隊從征，於西元 926 年二月十四日圍攻渤海西部重鎮扶餘（今吉林省白城地區扶餘市伯都古城），雙方經過一場激烈戰鬥後，於二月十七日遼軍攻下扶餘，此後遼軍勢如破竹，在不到半個月裏，遼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撲向渤海首都上京龍泉府，渤海末王大諲譔「素服縞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耶律阿保機派近侍康末恒等十三人入城察看，偏偏有一些渤海國士兵不甘國家滅亡，竟然殺了康末恒等十三人，昏昧的大諲譔以爲士氣可用，轉而抗遼，耶律阿保機自是大怒，再度揮軍攻陷都城，大諲譔再度馬前請降，渤海國至此滅亡，茲將渤海王世系表列如下：

<sup>24</sup> 銀金紫光祿大夫，爲隋、唐文散官名，按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重者加金章紫綬，是爲銀、金紫光祿大夫。檢校，係官名，爲加在原官名之上，係尊崇之意，唐朝所封大仁秀各官銜都是虛銜。



### 三、渤海宗教與習俗

任何民族在初民時代都是泛靈的薩滿信仰<sup>25</sup>，所謂「薩滿」原是西北利亞地區土著民族對女巫之稱謂，而後逐漸為學術界所引用，凡對泛靈信仰者（Animism or Animist）都稱之為薩滿信仰，甚至有稱之為薩滿教者，肅慎系各民族（如各部靺鞨等，以及較晚的女真、滿州、西方多以通古斯 Tungus 稱之），分佈地區南起鴨綠江，北至西北利亞，因此「薩滿」（Shaman）一詞，很可能是肅慎語，如《三朝北盟會編》就指稱：「珊蠻（按即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sup>26</sup>」，在泛靈信仰中，認為宇宙呈垂直分佈，成為天上界、地面界及地下界，天上界為諸神所居，地面界則為人類萬物所居，地下界為惡魔鬼怪所居，「薩滿」（巫）的功能則為代表人類向天上界或地下界之諸神、惡魔鬼怪溝通，達

<sup>25</sup> 信仰可以說有人類就有，但宗教則係較進步之產物，所謂「宗教」是有所謂宗以為教，所以宗教又須具備以下諸條件：自有之神、自有之經典、專業之神職人員、神職人員傳統服飾、傳統之禮拜儀軌，固定且公開之禮拜場所及趨吉避凶、勸善去惡，最後審判等七大要素，可參見：雅各《比較宗教學》、胡耐安《邊疆宗教》、《邊疆民族志》、王友三《中國宗教史》等書。

<sup>26</sup>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到趨吉避凶之目的，渤海早期爲薩滿信仰實爲人類演化中不可避免且必經之過程；縱然是漢人社會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存有許多屬於薩滿信仰的行爲。

佛教早在西元四世紀下半葉時，已經從前秦（西元 351~394 年）傳入高麗，並且在高麗迅速傳播，在佛教傳播過程中，必然會經過遼河地區，靺鞨粟末部所徙居的營州及遼西地區，佛教也非常盛行，因此早在渤海建國前，渤海人（粟末靺鞨）就信奉佛教，大祚榮建立渤海國後，於西元 714 年（唐玄宗開元二年），就曾派遣王子到唐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請求入寺禮佛，渤海國軍第三代王大欽茂就以「孝感金輪盛法大王」作爲他自己的尊號，可以証明佛教已經在渤海王族中傳播，俗語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渤海王既篤信佛教，則一般貴族乃至民眾，必然也會有信奉佛教的，渤海國在王族的信奉與倡導的情形下，在渤海各地也興建了許多佛教寺廟，從而佛教成爲渤海國的最大宗教，據近現代考古者曾在渤海上京舊地，和龍、琿春、八連城以及俄羅斯的濱海地區發現一些佛教寺院遺址，並發掘出土若干佛教文物，其中有釋迦牟尼、菩薩、二佛并座等佛像，有鑲銅、銅、磚、泥等幾種材質。

既有佛教寺院，就必然有僧侶，由於信徒增多，僧侶也隨之增多，僧侶形成社會上一種特殊階級，上層僧侶不僅擅長詩賦，還跟統治階層交好，於是參與政治活動乃至從事對外交涉，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影響力。

中國本土創立的道教，有其固定信徒，而唐朝又特別崇尚道教，渤海是唐朝的藩屬國，道教自然也會向渤海傳播，渤海上層社會頗有信奉道教的，若干達官貴人的名字往往冠上帶有道教色彩的福、祿、壽、仙等字眼，在道觀中除正式道士、道姑外，俗家弟子也爲數不少，可見道教在渤海國也有若干「市場占有率」。

傳說中，基督教聶思托里斯教派，曾經傳入北亞草原，相傳突厥以及後來的克烈、蒙古都有信奉這一教派者，而克烈部的王汗，更爲西方附會爲約翰長老，依地理推論，這一教派也可能傳入渤海地區，只是文獻無徵，考古挖掘也無所發現，只能從缺。

至於渤海的習俗，也有頗值敘述之處，一般而言，渤海人足智多謀、崇尚武功、驍勇善鬥，所以當時有「三人渤海當一虎」的傳說，他們善於

騎馬射箭，以馳騁爲樂，後來由於跟唐朝往來密切，政府的典章制度，地方的行政建制，固然多襲自唐朝，而一般人民的舉止言行，在大唐文化的薰陶下，也是亦步亦趨，極力模仿，言行之間講究揖讓禮節，服飾妝扮方面一如唐人，熱衷錦衣美食，喜歡栽花種草，斯文之士更是愛好弈棋、投壺、吟詩作對，一副風流雅士模樣，渤海國的社會風貌，可以說是大唐帝國的翻版，只是具體而微罷了，所以歷來文獻稱之爲「海東盛國」。

在婚姻制度方面，渤海國是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爲維護一夫一妻的婚姻，嚴禁男子有婚外情，已婚婦女多群聚結爲姊妹，監視配偶行踪，若一旦發現配偶有外遇，必相互聯手將外遇對象毒死，若妻子不知良人已外遇，則其姊妹淘相聚時會加以責難與譏笑，這是指婚後對家庭、婚姻制度的維護。至於婚姻的產生，由於古老傳統掠奪婚習俗仍然存在，所以渤海國仍有掠奪婚習俗。其實人類婚姻形式自古以來就有掠奪婚、買賣婚、服務婚、交換婚…等多樣形式，無所謂文明、野蠻或進步、落後<sup>27</sup>，只要能跟社會情況配合，就是合適的婚姻形式，如果不能站在這個角度看不同民族的習俗文化，就會產生種種偏見與歧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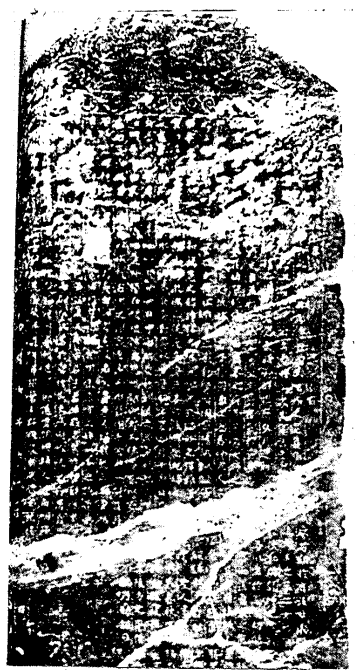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葬俗，因此葬俗也就成區別不同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初期靺鞨人的葬俗，雖然也跟漢人一樣，採行土葬，但卻不用任何棺槨，直接將屍體埋入土中，據史傳所載：「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具；殺其乘馬于屍前設祭。」<sup>28</sup>這雖是描述黑水靺鞨的葬俗，粟末靺鞨（渤海）與之相隣，其葬俗應該相差不大，但是建立渤海國後，在文化習俗上一切向唐朝看齊，葬俗當然也不例外，渤海王的墳墓稱「陵」，完全比擬中原王朝的帝王規格，由於渤海王陵始終沒有發現，難作描述，但曾發掘出貞惠公主之墓，從貞惠公主墓當可推測出渤海王陵的梗概。

貞惠公主是渤海國第三代王大欽茂的次女，也就是二公主，死於西元 777 年（唐代宗李豫大曆二年），停柩三年後始下葬，時爲西元 780 年，葬於今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敦化市南五公里處，那裏矗立著一東西橫亘的山脈，這座山脈有六個山峰，所以當地人稱之爲六頂山，最高的一座

<sup>27</sup> 關於人類婚姻形成的演化，可參看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及劉學鈞《中國文化史講稿》台北知書坊出版社，2005 年。

<sup>28</sup> 《新唐書·黑水靺鞨傳》

有六百零三公尺，東南方有一處山岔伸出，山岔兩側的山坳裏有左右兩個墓葬區，共有墳墓八十多座，據考証應該就是渤海國早期王室跟貴族的陵墓群，1949 年八月，當地的啓東中學以「勤工儉學」名義，到六頂山附近挖掘「珍寶」，不料在無意中發現了渤海貞惠公主的墓<sup>29</sup>。



貞惠公主墓的發現，証實六頂山確是渤海國王室貴族的陵墓區，有關渤海國的史料原本就少，貞惠公主墓的發現，對渤海國史事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幫助，總計出土了許多珍貴文物，如雌雄石獅一對、圭形墓志碑一方，鍍金圓帽銅釘、玉壁以及許多陶器，出土的那一對石獅，雕刻刀法渾雄、風格古樸，線條粗獷剛健，其造形跟刀法，與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昭陵，乾陵前的石獅幾無二致（乾陵除葬有唐高宗外，還有武則天，她的諡號有大聖則天皇后、天后聖帝、則天順聖皇后），這也証實了渤海國葬俗完全襲自大唐；貞惠公主的墓碑高九十公分、寬四十九公分，厚二十九公分，刻於下葬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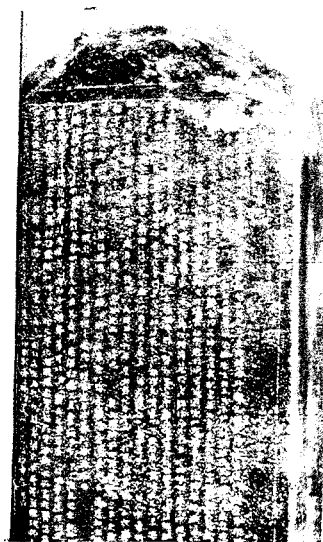
的西元 780 年，出土時已經斷裂爲七塊，經過專家修復後，基本上恢復了原狀，共有文字二十一行計七百二十五字，現在可以辨識的約四百九十多字，完全是漢字，其容大多是贊頌貞惠公主，文體則爲六朝隋唐流行的駢體文，辭藻華麗而典雅，用典精準且合適，這不但証實渤海國使用漢字，而且有精深的文學素養<sup>30</sup>，可惜目前尚無法找到清晰的碑文拓本，如能找到或許對渤海國早期史事，能作較深入的探究。在這裏我們應該再一次確定渤海國的疆域向東直到海濱，渤海國內既是通行漢文，可見在西元八至十世紀時，今天混同江、烏蘇里江以東到日本海這一大片土地上的人民，在那個時代也是使用漢文，渤海人民把漢文帶到亞州大陸最東之處，而源於東北地區的另一支民族契丹，在耶律大石率領下，遠赴中亞兩河流域創

<sup>29</sup> 林攀編著《失落的渤海古國》北京華齡出版社，2010 年，頁 100~101。

<sup>30</sup> 同註 29，頁 101

建西遼帝國（西方文獻多稱之為喀喇契丹），把漢文帶到亞洲大陸極西之地<sup>31</sup>，這兩支源於東北的民族，對弘揚中國文化，都作出了無比的貢獻（渤海屬肅慎系，契丹屬東胡系）。

西元 1980 年，吉林省有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邊博物館又在和龍市（位於海蘭江上游）龍水鄉龍頭山上發掘渤海國貞孝公主墓，貞孝公主是渤海王大欽茂的第四女，卒於大欽茂大興五十六年（西元 794 年）六月九日，得年三十六歲。貞孝公主墓早年曾被盜掘過，不過並不嚴重，墓室基本結構仍相當完整，這座墓在地表下四公尺深，由墓室、墓門、甬道、通道以及地面塔等五部分構成，全部以磚石構築，甬道及墓室壁面跟頂部皆抹以白灰、墓壁以青磚砌築而成，上面以大石板蓋住封頂，甬道兩壁用磚砌成，上面也覆以石板封頂，墓室棺床也是用磚築成，甬道及墓室地面都



鋪以方磚；甬道內設石板門，以磚封住墓口，墓道自南向北逐漸收縮呈喇叭狀，南高北低的階梯式，有上、下兩層，看得出來是分兩次修築而成，整座墓建築得為堅固，歷經一千兩百多年的風雪雨露的侵襲，仍然保存的相當完好<sup>32</sup>，可以顯現當時渤海的土木建築已經具有相當的水準。

在貞孝公主墓甬道後端地磚上發現豎立有一座墓碑，這方墓碑以貞惠公主的墓碑保存的完好多了，碑的文字完全採用中國傳統碑銘通用的體裁，以兩兩相對的駢體文寫成，除了敘述貞孝公主生平外，悼詞部分也相當感人，碑文以四六句式，碑文共六章，每章八句，如第六章中的文字為：「河水之

<sup>31</sup> 西遼帝國宮廷使用漢文一事，可參看法人格魯塞《草原帝國》一書，此書有三種漢譯本，其一為魏英邦所譯，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於 1991 年出版，其二為藍琪所譯，由北京商務印書館於 2007 年出版，其三為李德謀編譯，由重慶出版社於 2006 年出版，分別出現於頁 186、213、李德謀譯本係節譯本，未提西遼帝國使用漢文。關於西遼帝國詳情可參看魏良弢《西遼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及劉學鈔《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台北知書坊出版社，2009 年，頁 343~379《十二世紀中亞與中國之關係——以西遼為例。》

<sup>32</sup> 參見《失落的渤海古國》頁 103



畔，斷山之邊，夜合何曉，荒隴幾年？森森古樹，蒼蒼野煙。泉扃俄俄，空積淒然！」以上的文句如果多讀幾遍，必然會有天人同悲之感，這是一首用字精簡詞意至深的絕妙悼亡詩，這裏所附的貞孝公主墓碑圖片，是從林攀所編著的《失落的渤海古國》一書影印下來，理應說明，並對該書作者敬致謝意。



貞孝公主墓的甬道後段兩壁及墓室的東、西、北三壁上繪有橫排立的十二個人物畫像，從人物排列順序及身份加以分析，可能是侍衛、內侍、樂伎、門衛等。兩個侍衛都作粉面朱唇、面龐豐滿，在侍衛後面畫的是樂伎三人，前一人細眉短鼻小口，身穿紅袍，雙手抱一綠色花紋的赭色錦囊，從形狀上看囊中之物形似拍板，第二人的容貌與前者相似，身著深青色長袍，雙手抱一物，上披紅巾，內飾綠色花紋，下露褐色長杆，杆子中部有紅色帶結，形狀類似箜篌；第三人身穿朱紋白色長袍，雙手抱一飾有黑色花紋的褐錦囊，囊中之物，從形狀上看應該是琵琶（如圖，以上都是錄自林攀《失落的渤海古國》一書）。從壁畫上十二個人物衣著看，反映出貞孝公主生前錦衣玉食的華奢生活，而且從墓室結構、墓內布置，壁畫上人物的服飾上看，都跟中原王公貴族的墓葬毫無二致，我們可以說：自從大祚榮建立渤海國後，渤海上層社會已經全面漢化了。

至於渤海一般普羅大眾的葬俗，並沒有漢化的跡象，仍保有渤海傳統特色，渤海人在不同的季節而有不同的葬儀，「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尋得之…」，可見渤海人若在春夏死，則有埋葬之俗，且在墳地上建屋，不使墳地被雨淋濕，但若在秋冬，則以屍體作餌以誘捕貂，前者充分顯示對死者遺蛻的尊崇，所以在墳上建屋，不使墳地被雨水淋濕，後者則以死者遺蛻爲捕貂之餌，兩者出入如此之大，相當令人費解。



前者說到貞孝公主墓裏壁畫有樂伎三人，或持拍板，或抱箏篴（如圖），或抱琵琶，這表示在渤海國至少是上層社會對音樂的偏好，跟隋唐社會相當一致，唐代詩人誦吟琵琶的詩篇非常多，渤海音樂既然多襲自中原，依理推測唐人所喜好的柘枝舞也應該會傳入渤海，可惜舞蹈是動態的，無法保存下來，唐代所喜好的西域柘枝舞，是靠詩人的作品加以描繪，才得以保留下來，

可惜在現存渤海文學作品中都沒有提到有關舞蹈之事，雖然無法進一步的描述，但是我們都知道音樂跟舞蹈幾乎像聯體嬰一樣，所以有理由推論渤海國很可能跟唐朝一樣，盛行來自中亞的胡旋舞或胡騰舞，只是缺乏文獻的記載，或許未來在考古發掘出更多文物，可以証明渤海國也有類似唐朝的舞蹈，當然這只是筆者的推論，確否仍有待未來的証明，不過在隋代（西元 581~604 年）時，曾有靺鞨使者來朝，隋文帝楊堅特別設宴款待，席間有歌舞伎出來表演助興，其中粟末部使者一時興起，也隨著音樂跳起粟末舞來，隋文帝看罷認其舞姿剛健有力，富戰鬥色彩，可見渤海人也是一個熱愛舞蹈的民族。



渤海的繪畫藝術相當凸出，前面說的孝貞公主墓的壁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所畫的十二個人物，其形象生動逼真，布局合理且神態各異，線條洗練，色彩明快，這些畫像的技巧，跟唐代乾陵、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所出現的人物形象、服飾、器物幾無二致，其技法來自中原當屬無可置疑者。渤海在雕塑上，也具有很高的成就，現存於渤海上京遺址興隆寺的石燈幢，就是渤海國遺留下來佛教藝術珍品，這石燈幢通高六公尺，由多層玄武岩分段雕鑿疊築而成，八角攢

尖式幢頂，頂端環以七層疊輪，下樓鏤空八窗十六孔燈室，燈室下是一向上仰的蓮花形石托，下接圓柱形中柱，底部爲覆蓮花式幢座基礎石，質樸

剛健，凝重剔透，確爲石雕中的精品（如圖，此圖取自《失落的渤海古國》）。

這座石燈幢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曾引起中外遊客的極大興趣，由於這座石燈幢高達六公尺，中間平滑無縫，認爲是由一塊巨石雕鑿而成，因此一般人就稱之爲「一塊石」。早在三百多年，清朝將犯罪的文人流放到此處，就發現這座石燈幢有向東傾斜，所以在文獻上記載爲「向東小欹」（欹，音衣，同猗。有傾斜之意。）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向東南傾斜的幅度更大了，惟恐傾倒，就想辦法將之扶正，這才發現，這座石燈幢是幾部分合成的，而其合成的方式，不是把幾部分磨平後疊上去，而是各部分以榫卯的方式（榫，音筍，剡木相入爲榫，一般稱之爲榫頭）使上下兩部分互相咬合，極爲堅固，然後表面再徹底磨平，而且各部分石材的紋路都要一致，這樣看起來就像「一塊石」雕鑿出來，這份技巧、手法可以用鬼斧神工加以形容，也不爲過。

#### 四、渤海的儒學與文學

中國自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40~前 87 年）採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議後，儒家學說（儒學）就爲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把儒家推崇的幾門學問稱之爲「經」，儒學就從中國核心地區向四方作輻射狀傳播，朝鮮很早接受了儒學熏陶，粟末跟高麗犬牙交錯相互連接，接觸到儒家思想，乃是極自然之事，渤海建國不久，大祚榮接受大唐冊封後不久，就派出六個生徒到長安求學，後來歷代渤海王都會選派王室或貴族子弟入唐求學，研究中原的典章制度，如西元 738 年（渤海王大欽茂大興元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關於渤海各王年號，請見文末所附渤海王年號表），渤海王大欽茂就派遣使者到唐朝請求抄寫《漢書》、《晉書》、《十六國春秋》、《唐禮》等書，這些書大多卷帙浩繁，絕非三、五人所能爲功，可見入唐使者人數可能相當多，而這些使者既然能抄寫《漢書》等書，顯然都有相當的漢學素養，於是一批又一批的「抄書」使者跟入唐留學生，長期在中原抄錄經籍研讀儒學典籍，時間一久，自然而然都成爲彬彬有禮的儒者，當一批批儒者帶著中原典籍跟儒家思潮返回渤海時，必能能夠帶動渤海的風氣，因爲這一批批抄錄中國典籍的使者，入唐留學

生，都是渤海國的精英份子，能帶動風潮的不是普羅大眾，而是精英份子，這對居多數的普羅大眾而言，當然是絕對的不公平，然而這卻是古今中外歷史發展的事實，我們只能說這是無奈欲又無法更改的事實。

渤海國的孺慕華風，盛行儒學，我們從前面所引貞孝公主墓碑上所刻的悼亡詩，可以發現其間引用許多典故，可見渤海人已經能夠完全掌握中原典籍而運用自如；在貞孝公主墓碑另有一段贊頌渤海大欽茂功績時說他：明齊日月，直追虞舜、夏禹、商湯、周代文武二王等國史上儒家所標榜的賢君聖主，而且以之作爲追蹤效法的圭臬，從而可見儒家思想已然成爲渤海主國的思想指導原則；再看渤海國的行政機構六部命名爲忠、孝、仁、義、禮、智、信，更是凸顯渤海國不僅推崇儒家思想，更是付諸實行，如果跟殘唐五代篡弑不已相比，渤海似乎更像個禮儀之邦。

此外，渤海國以儒學教育王室及貴族子弟，把儒家典籍作爲基本教材，在上京設文籍院及胄子監，以儒家典籍作爲王室及貴族子弟進行教育，在地方則分別設府、州、縣學，此外還有私學，在私學裏也是以儒家典籍作爲教材；清初在今黑龍江省寧安縣渤海上京遺址，發現的國學碑上鐫刻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東觀」十個正楷漢字<sup>33</sup>，足証當時渤海儒學之盛。

渤海國上層人物對漢文學都有相當素養，這可以從渤海派使臣到唐朝抄錄史書、經典及王室、貴族子弟入唐留學，未能入唐留學的，在渤海國內可也上文籍院、胄子監（相當中原的國子監），此外，還有府、州、縣學，另有更有私學，所教的都是儒家典籍以及唐朝初年還盛行的駢體文、近體詩，因此渤海國中層社會以上的人，幾乎都有相當程度漢文文學素養，其中還有一些渤海國知識份子參加唐朝的科舉考試，而且還考中進士，如渤海國相烏照度，曾在長安考中進士，若干年後烏照度的兒子烏光贊又於渤海王大瑋瑋末年（此王無年號，其末年爲西元 906 年、唐昭宣帝，李柷天祐二年）考中進士，父子二人都是大唐進士，一時傳爲佳話。渤海王大彝震咸和八年（西元 837 年，大彝震於西元 830~857 年在位，唐文宗李昂開成二年）曾一次派十六人到長安留學，在那個時代來看，可算是大手筆。因此渤海國上層社會能吟詩作對，是很普通的事，而且在他

<sup>33</sup> 江應深《中國民族史》中卷頁 284

們的詩作中，不時出現佳句，也應該是意料中事。

渤海貴族賓貢進士高元固，有一次到福建拜訪慕名已久的詩人徐寅，他說徐寅的詩在渤海頗有名氣，有的人將徐寅所作的《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賦》等詩，用金字寫在屏風上，徐寅聽後自是非常高興，特作一首詩回贈高元固，可見高元固是個知詩、能詩之人；此外見于記載的渤海詩人還有高景秀、王孝廉、周元伯、王文矩、李居正、釋仁貞、釋貞泰等，可惜目前存世的渤海詩作很少，大約有只有十首左右，其中有絕句、有律詩、有古風、有五言、也有七言；現存的渤海詩作中，以楊泰師的詩最爲膾炙人口，他的《奉和紀朝臣公詠雪詩》相當有詩味，請看：

昨夜龍雲上，今朝鶴雪新。

只看花發樹，不聽鳥驚春。

回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

幽蘭難可繼，更欲效而顰。

這是一首詠雪的詩，立意頗新、用辭奇特，宛如神來之筆，如果多加吟咏，不難發現具盛唐韻味，且看楊泰師另一首《夜聽搗衣聲》

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歸別有情。

厭坐長宵愁欲死，忽聞隣女搗衣聲。

聲來斷續因風至，夜久星低無暫止。

自從別國不相聞，今在他鄉聽相似。

不知彩杵重將輕，不悉青砧平不平。

遙憐體弱多香汗，預識更深勞玉腕。

為當欲救客衣單，為復先悉閨閣寒。

雖忘容儀難可問，不知遙意怨無端。

寄異土兮無新識，想同心兮長歎息。

此時獨自閨中聞，此夜誰知明眸縮。

憶憶兮心已懸，重聞兮不可穿。

即將因夢尋聲去，只為愁多不得眠。

楊泰師作這首詩時，是他於渤海文武大欽茂大興二十一年（西元 758 年，唐肅宗李亨乾元元年），奉命出使日本，完成任務即將返回渤海，日本大臣大保藤原，惠美押勝等，設宴為楊泰師餞別，楊泰師即席吟了以上這首七言古體詩，以答謝日本主人，詳讀此詩，當會發現充滿古意，把「她」放在《全唐詩》裏，比起其他唐代詩人作品，絕不遜色。再看釋仁貞的《七日禁中陪宴》：

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

更見風聲無妓態，風流變動一園春。

再看王孝廉，他也曾出使日本，且跟日本高僧空海等頗有交情，經常以詩唱和，他有一首《在邊亭賦得山花戲寄領客使并滋三》：

芳樹春花色甚明，初開似笑聽無聲。

主人每日專攀盡，殘片何時贈客情。

這首詩是王孝廉跟日本領客使坂上今雄、安信吉、滋野貞主等交游時唱和時所吟的詩，多唸兩遍自會發現其活潑輕快的旋律，再看他另一首《和坂領客對月思鄉之作》：

寂寂朱明夜，團團白月輪。

几山明影徹，萬象水天新。

棄妾看生恨，羈情對動神。

誰云千里隔，能照兩鄉人。

這首詩藉秋天夜晚淒涼的月色，寫出羈旅異域旅人的思鄉之情，別有一番風韻；王孝廉另有一首《春日對雨得晴字》：

主人開宴在邊廳，客醉如泥等上京。

疑是雨師知聖意，甘滋芳潤酒羈情。

他還有一首《出雪州舊情寄雨敕使》云：

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

頗有鏘鏘雙風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以上所引這幾首詩，有五、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古體詩，固然不能跟李、杜、元、白相比，但絕對有其可讀性，我們應當知道無論古體詩、近體詩、五言或七言，只有在孤立語型漢藏語族以漢語爲母語的人<sup>34</sup>，才能發展出來平仄押韻的駢文及近體詩，渤海人所操的語言屬膠著語型的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滿語支，跟漢語在發音形式及語法結構上，都有極大的差異，漢語不是渤海人的母語，光是學習漢語，就有其一定的難度，多少漢人通曉漢語、漢文，但仍然不能吟詩作對，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渤海國大部份知識份子幾乎都能以漢字吟詩作對，其難度更甚於單純的學習漢語，至於能夠引經據典，那更是難上加難，渤海知識份子能有如上所敘述的漢文文學素養（如貞孝公主的墓志銘及上引幾首詩），我們應該付予極大的敬意，我們相信當年渤海國的官文書，一定都是漢文，我們也期盼未來透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能發掘出更多的渤海國文物，特別是文獻，渤海國的歷史將以新面貌展現在國人面前，也重新證明漢文化早在西元七世紀末就已經傳播到亞洲大陸東北角、直到海濱，這在歷史上將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 五、渤海民族何處去

渤海國建國後不久，從第三王大欽茂開始，就熱衷於營建宮室、王室與貴族廼至高層官員，生活日趨奢靡，我們都知道爾俸爾祿，皆是民膏民脂，上層人物浮華奢靡，就必然要增加賦稅，人民負擔就加重了，而王室爲爭奪王位繼承，又經常進行內鬥，渤海國力因而日趨衰微，如果這時沒有外力的入伺，渤海雖然衰微，還可以苟延殘喘，但是不幸的是在渤海西邊的契丹族在西元九世紀後半葉日見壯大，在此消彼長的狀況下，渤海國

<sup>34</sup> 人類語言類型只有孤立語型（Isolating Language type）、膠著語型（Agglutinative Language type）、曲折語型（Inflective Language type）及複合語型（Polysynthetic or Incorporative Language type），漢語跟藏語都屬於孤立語型，不同語型之語言有極大差異，不僅語音有異，語法也有極大之不同，如漢語語法爲：主詞＋動詞＋受詞，成爲句子，而阿爾泰語族之句子其語法爲：主詞＋受詞＋動詞，又因動詞可以呈現主詞，因此主詞往往省略。

的滅亡，已是指日可待。

契丹，是東胡系民族，最早見於史傳者，大約是現存遼寧省錦州市義縣萬佛堂之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西元 502 年）北魏石刻《慰喻契丹使韓貞等造窖題記》<sup>35</sup>，「契丹」一詞其義為何？向來有不同說法，有稱契丹之族在奚族之東，故稱奚東，「東」古漢語讀音爲丹，爲了跟奚有所區別，故稱契丹<sup>36</sup>，縱然時至今日，閩南語仍讀東爲丹，此說在語音上似可成立；又以契丹族人聚居於遼河上游（西遼河、老哈河）諸澤之中，其地水豐草美，而「契丹」之意爲「水豐草美之地」<sup>37</sup>，此說是從地理特色著手，亦頗能言之成理；另有以「契丹」爲「鑛鐵」之意<sup>38</sup>，此說是女真完顏氏爲建立金政權，師心自用以配合其政治需求，而作出此種解說，但卻出現於正史，也不能不予重視。以上三說究以何者爲是，至今尙無定論，姑且三說並存。但以契丹作爲民族之名，則已爲中外所公認，契丹建立國家後（初稱遼，後改稱契丹，之後又復稱遼），稱雄於東北亞，西方國家都以契丹稱中國，縱然時至今日，俄羅斯仍稱中國爲 KITAI（即契丹之讀音），而西方國家也多以 CATHAY（也爲契丹之音譯）稱中國，可見契丹一詞在中外歷史上，不但已成定稱，有時且成爲中國之代稱，實在具有特殊的意義。

前述契丹爲東胡系民族，但究竟是歷史上那一個民族之遺胤？雖然歷來有諸多說法，但筆者仍以契丹是鮮卑之族<sup>39</sup>。契丹初時部落分散各自爲政，互不統屬，及至西元十世紀初（西元 907 年），契丹迭剌部的耶律阿保機取得契丹各部的統治權，這時正是渤海國末王大諲譔即位之年，大諲譔昏庸無能，統御無策，許多將相叛國逃往高麗，渤海這時實際上已是國已不國，而契丹耶律阿保機奪得契丹各部統治權後，銳意革新，於西元 916 年（五代後梁末帝朱友貞貞明二年，渤海末王大諲譔十年）建立遼政權，國力蒸蒸日上如旭日初昇，耶律阿保機胸懷壯志，意欲逐鹿中原，當然要將住在遼國東邊的渤海國先加以「處理」，於是出兵滅渤海國，時爲

<sup>35</sup> 江應深《中國民族史》中冊，頁 303

<sup>36</sup> 同註 35

<sup>37</sup> 同註 35

<sup>38</sup> 《金史·太祖紀》

<sup>39</sup> 劉學鈞《鮮卑史論》台北南天書局，1994 年，頁 345~349



西元 926 年，渤海國末王大諲撰二十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天顯元年，以其地設爲東丹國，其所以稱東丹者，據近代史家金毓黻稱是因爲：「東丹之名得自契丹，以其建國在契丹之東也」<sup>40</sup>，此說設能成立，足証契丹建立遼政權之初，就已經相當漢化，因爲渤海在契丹之東，故以其地稱東丹，完全是從漢文觀點，作命名的根據，設若金氏之說無訛（事實上金氏之說，數十年來，尙未見有駁之者），則「契丹」一詞源於「奚」東之說也能成立，但本文非探討「契丹」釋名之作，這一命名問題，就此打住。

耶律阿保機以渤海國故地設爲東丹國，以太子耶律倍爲東丹國王，將渤海末王大諲撰強制遷往遼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波羅城）<sup>41</sup>，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對東丹國基本上給予較寬鬆的統治，也讓太子東丹國王耶律倍擁有相當的自主權，如史傳稱：

「凡渤海（就是東丹國）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sup>42</sup>。

如東丹國最高行政機構爲中台省，按例用契丹人跟渤海人，如遼太祖最初任命之東丹四相中，左文相爲契丹人耶律阿保機之弟耶律迭剌，右大相爲原渤海大相，左次相爲原渤海司徒大素賢，石次相爲契丹人耶律羽之，這種契丹、渤海兼用的方式相當公平，至於大相以下諸官，都授權由東丹國王耶律倍自行任命，耶律阿保機這種作法，有其雙重用意，一則以太子耶律倍爲東丹國王，以其弟耶律迭剌爲左大相（負有實權之丞相），這樣就可以實際掌控東丹（就是渤海），另一方面把部分官位由渤海人出任，形同餌之以祿位，以達到懷柔渤海人的目的<sup>43</sup>，遼太祖的算盤雖然打的如意，但天不從人願，渤海人民對遼太祖餌之以祿位的作法，並不領

<sup>40</sup> 金毓黻《渤海國志》

<sup>41</sup> 遼有五京，分別是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寧城縣大明城）東京遼陽府（今遼寧省遼陽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

<sup>42</sup> 葉榮禮《契丹國志·東丹王傳》台北廣文書局，1968 年，頁 137

<sup>43</sup> 中國歷代治邊政策，歸納而言總不外：餌之以祿位、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寨、臨之以兵威、間之以亂、誘之以貨利、限之以居處、窒之以語文、懷之以宗教等，詳見胡耐安《邊政通論》，林恩顯《邊政通論》、劉學鈔《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台北知書坊出版社，2005 年，頁 4~7，其實統治不同民族地區，大致上均是如此。

情，按當時渤海人的文明發展顯然高於契丹<sup>44</sup>，不甘心被文明落後的契丹統治，因此時有反抗事件，而東丹國設立不久，耶律阿保機就龍馭上賓，依理應當由太子耶律倍嗣立，可是當耶律倍返回臨潢府奔喪時，阿保機之妻述律偏袒次子耶律德光，結果皇位由耶律德光繼承，耶律德光既立，史稱遼太宗，他怕如任由耶律倍返回東丹（渤海），恐將挾渤海之眾，如是勢將對遼朝不利，於是將耶律倍扣留在上京臨潢府，耶律倍的問題雖已解決，可是東丹國依然存在，這使耶律德光深感困擾，這時東丹國右次相耶律羽之向遼廷上了一道奏摺說：

「我大聖天皇（指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其民，不以民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指唐），阻險自衛，居忽汗城（即龍泉府）。今去上遼邈，既不為用，又不擺戍，果為何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為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徒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黨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sup>45</sup>

耶律羽之顯然揣度出遼太宗心中的困擾，而有這項建議，要將渤海人民遷往遼東梁水一帶（遼寧境內之太子河），也就是說將人數較少的渤海人（相對於契丹人而言），遷到契丹人聚居地區，用以稀釋渤海人，使之不致對遼朝構成威脅，因而此議立即被遼太宗所接受，於是就在遼太宗耶律德光天顯四年（西元 929 年，耶律德光嗣位後，仍用天顯年號）下令強將渤海人遷往遼東。

民族集體遷徙本是一件極艱難的工作，如果是出於自願，像是逃避天災兵燹，雖然極其艱辛，卻沒有怨言，如諸胡列國時代的「乞食」或「就食」某地；但是如果是出於強迫，那就除了艱辛之外，更是充滿怨氣，就

<sup>44</sup> 按文明（Civilization）是指人類所創造出有形之事物，因此是可以比較的，而文化（Culture）是指一群人或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時空下，所創造出有形或無形之成就是為文化。其有形之成就則稱文明，是可以比較的，而文化則否，詳見劉學銑《中國文化史講稿》

<sup>45</sup> 《遼史·耶律觀烈附羽之傳》，按觀音笛，其意通儀。

像北魏時對降附或征服之各胡族，多強制遷徙，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時就曾「徙山東六州（此處山東係太行山以東之六州，古史上的山東，多作此解，不是指今山東省）人吏及徒何（或作屠何，指匈奴之族）、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sup>46</sup>到太武帝拓跋壽時，曾強制將柔然、高車降附之眾遷往漠南，這種遷徙過程極其殘酷。按渤海人早已脫離以漁獵爲主的生活方式，而成爲定居之農業生活，大凡農業民族都是依賴土地生活，因此而有安土重遷的習性，當然不願意離鄉背遷往人生地不熟的遼東地區，所以有一些渤海人紛紛逃亡，史稱「其民或亡新羅、女直」<sup>47</sup>。遼朝這次強迫渤海人大遷徙，等於改變渤海人地理分布狀況，較之諸胡列國及北魏時將各地豪族遷往京師之舉，更爲霸道，此所以後代所見遼、金兩代有關渤海人的活動，多侷限於以遼陽爲中心的一帶地方，從以上所述可見有一部分渤海人流向朝鮮半島，一部分逃往女真，大部分被強制遷往以遼陽爲中心遼東地區。所以我們可以說：今天南北兩韓尤其北韓，有渤海人的遺胤，後來建立金朝的女真族，也有渤海人的遺胤，何況渤海、女真原本都屬於各部靺鞨，兩者雖然不是同一血緣，但差異不大，所以很容易融入女真之中，至於人數方面，我們接下來再加以探討。

要討論渤海人融入高麗或女真或契丹或漢人的人數，首先要先釐清渤海國在亡國前夕，究竟有多少人，再作細部分析才有意義，按人口普查是近代才有的概念跟作爲，一千多年前並無此項概念，所有人口數字，多半都是以某一項數據爲基礎，然後予以推估，例如以兵員人數爲基準，如以五丁出一兵，如某國有兵十萬，則其男子人口約爲五十萬，婦女人口也約爲五十萬，則該國人口約爲一百萬；或者以戶爲單位，並假設，每戶爲五口，如某國有戶十萬，則某國約有五十萬口，當然這推估出來的數據，未必十分正確，但是在沒有其他文獻足以證明其人口數字時，這種推估出來的數字，還是具有相當的參考價，準此，渤海國在建國前約有渤海人十餘萬戶<sup>48</sup>，準此渤海人約有七十多萬人，這裏我們切不可今天的眼光認爲

<sup>46</sup> 《北史·魏本紀》

<sup>47</sup> 《遼史·太宗紀》新羅在今朝鮮半島。女直即女真，以避遼興宗真名諱，改女真爲女直。

<sup>48</sup> 孫進已《渤海遺民的主流》一文，文載《渤海史論文集》第一集，1981年七月出版，但此處係轉引自孫進已《東北民族源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66

七十多萬人是個微不足道的數字，我們當知在大唐帝國唐玄宗天寶元年（西元 742 年；渤海文王大欽茂大興五年），正是大唐盛世，以唐朝疆域之廣袤、氣候之溫和、農作物之豐隆，大唐之人口有四千八百九十萬左右<sup>49</sup>，大唐疆域當數十倍於渤海，從而可知渤海人口並不少，這只是指渤海人，而不是渤海國人民，整個渤海國人民，大約有三百萬左右<sup>50</sup>，其中二百多萬不是渤海人，所以我們只以七十多萬渤海人的流向加以探討，以下列三個面向來分析：

### （一）流向高麗的渤海人數

早在粟末靺鞨的時代，就有高麗人越過鴨綠江跟渤海人混雜而居，兩者在習俗上差異不大，及渤海國滅亡時，據前引《遼史·太宗紀》「其民或亡新羅」，可見確有渤海人逃往新羅，只是沒有提到有多少人，據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卷十六載有：「渤海既亡，其遺民多奔高麗。遼史有可考之迹，而《高麗史》敘述尤詳。自太祖天授九年迄二十一年，十三年間，渤海官民先後來奔者共十一次，人有數萬之多。」這裏的「太祖」是指高麗太祖，可見確有投奔高麗，人數可能有十來萬人<sup>51</sup>，占渤海人總數不過七分之一，金毓黻稱「其（渤海）遺民多奔高麗」的「多」字大有商榷餘地，如果過度解讀為渤海人都加入高麗，則是完全不正確，今天一些高麗人認為渤海人投奔高麗，所以渤海故地應是高麗領土，則更是無稽之談，今天華人遍佈世界各國，我們豈可據以宣稱有華人聚居之地，就是中國領土。

### （二）流向女真的渤海人數

渤海建國前為粟末靺鞨，而女真之先跟黑水靺鞨關係較為密切，而靺鞨為許多部族的總稱，七個靺鞨雖然不是同一民族，但既統歸為靺鞨，必有其相似之處，西元 926 年渤海國滅時，前引《遼史·太宗紀》明白指出有部渤海人逃奔女真，但並沒有指出有多少人逃奔女真，今據孫進已於其所著《東北民族源流》一書頁一七五指出「渤海族留居數地，以後加入女

<sup>49</sup> 魏厲《中國歷代人口簡表》，列《中國文史簡表匯編》北京商務書館，2007 年，頁 188

<sup>50</sup> 魏國忠、朱國忱《渤海人口考略》，此處轉引自《東北民族源流》頁 166

<sup>51</sup> 參見孫進已《東北民族源流》頁 174

真族的不會超過一萬戶」，一萬戶大約五萬人，並不是個很大的數字，這些渤海人加入女真後，無論語言或習俗，本就差異不大，很容易彼此打成一片，大約二百年後，女真族完顏阿骨打崛起，建立金朝，渤海人在金朝攻壇頗受重用，我們從以兩表當可看出：

金代三品以上官員民族成分對照表<sup>52</sup>

族別 時代	熙宗朝	海陵王	世宗朝	章宗朝	宣宗以後	合計
女真	61	53	79	47	104	344
漢	24	35	54	48	59	220
渤海	5	6	9	2	1	23
契丹	3	8	6	3	8	28
奚	1	6			1	8
其他		1			3	4

金代宰執民族成分對照表

族別 時代	熙宗朝	海陵朝	世宗朝	章宗朝	宣宗以後	合計
女真	21	8	22	13	37	101
漢	4	5	10	9	12	40
渤海	1	3	4	1		9
契丹	1	1	1	1	1	5
奚	1	2				3

如果以金朝統治疆域內人口族別看，應該是漢人居地絕對多數，契丹人次之，女真人再次之，渤海人只有極少數，在政壇上則居第三位，可見

<sup>52</sup> 此二表係都興智所撰《金代的科舉制度》一文中列出，該文輯入《金史論稿》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但此處係轉引自劉浦江《遼金史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8

女真族已將渤海人視同同族，所以給予超過比率式的任用，但是我們必須瞭解，這些在金朝被重用的渤海人中，未必都是二百年前渤海亡國時，投奔女真渤海人後裔，那些大約一萬戶渤海人，經過二百年跟女真人共同生活，早已女真化了。而金朝建立後，統治地區大致上都在黃河以北，而且以漢人居絕對多數，所以需要的官吏應該是以能知曉漢地事務的人為主，二百年前被契丹強制遷到遼東的渤海人，經過二百年跟契丹人、漢人混雜居住，先是契丹化，然後隨著契丹人的漢化而漢化，所以金朝建立後，把已經漢化的契丹人（當然包括契丹化的渤海人）稱之為漢人，這種「漢人中的渤海人，應該是金朝所樂意任用的對象，但是時間一久，金朝遷到中原來的女真人又漢化了，所以渤海人自然就成為華北地區新漢人的一分子。」

留在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沒有參與金朝統治北中國，仍然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及語言、風俗，這裏面可能有極少數是十世紀渤海亡國時逃奔女真的渤海人後裔，但是人數已經非常的少，這一部分女真人於十七世紀中葉，在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領導下，建立後金政權，又創造出「滿族」這個詞彙，所以後來改後金為清，由於是滿族所創建，以是又稱滿清，滿族裏或許已經過沒有渤海人的遺胤，縱然有，在人數上已經微乎其微了，何況滿清統治中國二百多年後，滿族幾乎全盤漢化了，所以投入女真的渤海人，最後都融入廣義漢人之中。

### (三)融入漢人

要談漢人，首先要瞭解何謂漢人，如果說漢人是指漢朝時的主體民族，那麼當時的漢人或漢族，已經包括華夏、東夷、百越及荆吳四大系民族<sup>53</sup>，如果翻開《史記》或兩《漢書》看，兩漢跟匈奴戰爭與和平的過程中，有多少匈奴人降漢，當然也有不少漢人降於匈奴，所以兩漢以後的所謂漢人，已經含有匈奴人的血胤了，這是鐵的事實，再看諸胡列國及北朝，匈奴、羯、鮮卑、氐、羌、瀘水胡（沮渠氏）…等，紛紛建立國家，但隋、唐之後，匈奴、羯、鮮卑、瀘水胡等名稱，不再見於史冊，絕不是

<sup>53</sup> 胡耐安《中國民族志》，其實任何一本有關中國民族志或民族史的書都作如此認定，胡著係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些民族死亡殆盡，而是融入隋唐漢人之中，再如自古以來中亞商隊來華興販有無，往往滯華不歸，形成西域胡人聚落，唐代還特設六胡州，以安置此等西胡（即西域胡），然而到兩宋之後，此等西胡又融入宋時漢人之中，因此不同時代的漢人，有不同之內涵，越到近代，其內涵越複雜，有如下表：

時代	秦及兩漢	隋唐時代	兩宋時代	元明時代	清代至今
漢族之內涵	華夏系 東夷系 荆吳系 百越系	兩漢時之漢人、匈奴、羯、鮮卑、烏丸，少部分之氐、羌、瀘水胡	隋唐時之漢人、部分契丹、渤海、沙陀、西域胡、渤海	兩宋時之漢人、契丹、女真、若干中亞之人、蒙古人	元明時之漢人、女真、若干維吾爾族

能夠明白此一史實，再來看渤海人如何融入漢人之中，自會豁然開朗。

按契丹攻滅渤海國後，以其地設東丹國，並以太子耶律倍爲東丹國王，不久耶律阿保機崩逝，皇位由耶德光奪得，並將耶律倍扣留在上京臨潢府，之後更採耶律羽之之議，強制將渤海人遷往遼東地區，渤海人不服，有部分逃奔高麗、女真、已如前述，大部分渤海人在契丹兵威之下，不得不照遼朝命令遷徙，其詳細遷徙地點及戶數，丁數《遼史·兵衛志》《遼史·耶律覲烈弼羽之傳》等史傳都曾加以詳列，可以覆按，此處不必一一列出，約略估算，只這兩項史料所列被強制遷徙的渤海人多達五、六萬戶，約三十萬人，其他史傳所載尙未統計在內，可見絕大部分渤海人都被強制遷到契丹境內的遼東、遼西一帶，試想渤海人原本就已經相當漢化，而遼東、遼西自諸胡列國代的慕容氏前燕時，就有相當多的漢人聚居，渤海人遷來後，自然更加快其漢化進程，所以在金熙宗完顏亶天眷元年（西元 1138 年）「詔告命女真、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sup>54</sup>。可見在十二世紀中葉時，被契丹強制遷徙的渤海人，已經融入漢人之中了。

<sup>54</sup> 《金史·熙宗紀》

## 六、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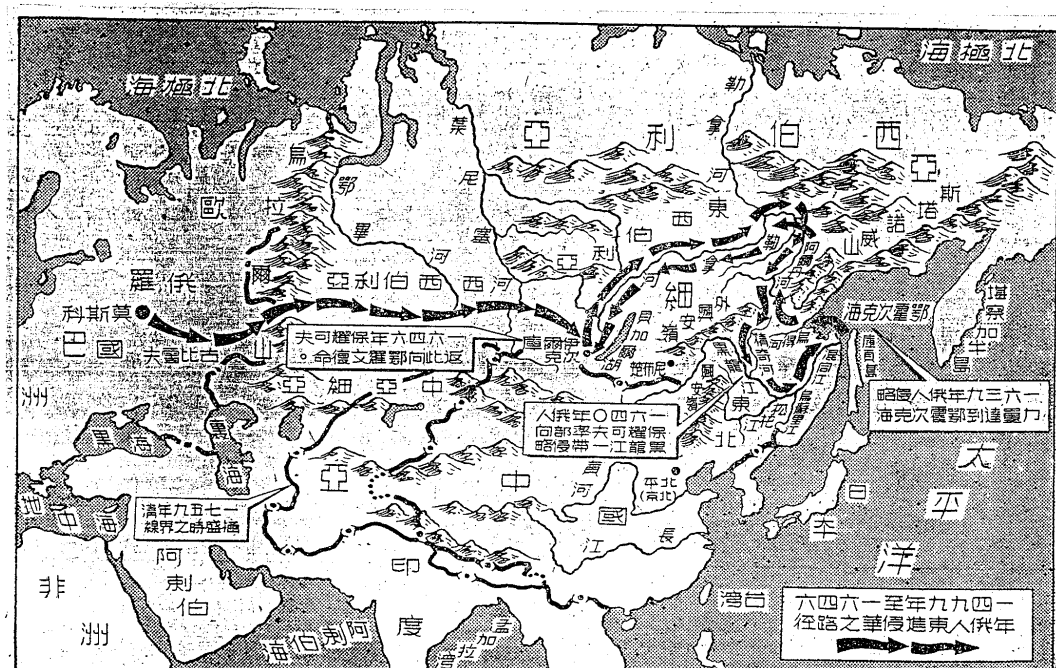
渤海人曾創下光輝璀璨的文明，而這個文明是以漢文為基礎，渤海國疆域向東直到日本海海濱，換言之，渤海人將漢文化帶到亞洲的最東北角，在一千年前黑龍江以東直到海濱都是漢文化涵蓋地區，渤海國是大唐的屬國，大祚榮自建立渤海國後，就向唐朝輸誠，接受唐朝冊封為渤海郡王，雖然渤海郡王可以世襲，但必須向大唐朝廷呈報，得到唐廷認可，才可以正式嗣立，從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元年（西元 713 年，渤海大祚榮十六年）後，大祚榮年年遣使入唐朝貢，渤海是唐朝的藩屬，這是鐵的事實，無庸置疑。遼滅渤海後，將大部分渤海人遷到遼東、遼西，占有渤海故地，雖然建有東丹國，很快就名存而實亡，渤海故地納入遼朝版圖，金繼遼興，擁有故遼全部疆域，其後蒙元崛起，建立人類史上疆域空前廣袤的大帝國，按遼、金、元三朝崛起之初或為漁獵，或為游牧生活型態，武力之強大，較之漢唐毫不遜色，成吉思汗之武功，縱若漢武唐宗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西方戰神亞歷山大與之相較，也大見遜色，遼、金、元三朝對疆域之維護必然不容許他國覬覦渤海故壤，明代元興，對東北地區用心至深，國家版圖豈容他人染指，但自明憲宗朱見深成化十六年（西元 1480 年）之後，情況有所改變，遠在東歐之俄羅斯伊凡三世（西元 1462~1505 在位），於此年滅金帳汗國，從此積極向外擴張，西邊是歐洲各國，國力都強於當時的俄羅斯，於是只好向東侵略。

當俄羅斯伊凡三世力量逐漸強大後，拒絕向蒙古金帳汗國繳納貢賦，金帳汗國對之也無可奈何，於是汗王後裔及諸貴族紛紛據地自雄，建立自己的汗國，前後共建立了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昔班尼汗國、布哈拉汗國、希瓦汗國、浩罕汗國及失比兒汗國等八個汗國<sup>55</sup>，遍佈中亞兩河之間及西北利亞，汗國林立，力量自然分散，這就給了俄羅斯伊凡三世各個擊破的機會，西元 1481 年（明憲宗成化十七年），征服洛夫哥洛得，從此節節東進；1547 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伊凡四世即位，次年稱俄羅斯皇帝，組近衛軍，很快的掌控了西部西北利亞，從此食髓知味更是積極向東部西北利亞進軍，西元 1633 年（明崇禎

<sup>55</sup> 關於此八個汗國詳情請參見敏賢麟《蒙古游牧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交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頁 127~153



九年，後金太宗皇太極天聰十年）俄羅斯的力量已東抵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緊接看便想向南侵進，此時正值明清之際，明朝無力北顧，後金或清志在中原，也無意於北邊，1640 年，俄羅斯派哥薩克人保耀可夫（Poyarkoff）向黑龍江一帶侵略，從此襲向舊渤海國故地，俄羅斯的東掠，極為複雜，茲以 1951 年時代出版社發行，周西村、徐聖謨、蔡正倫編繪之《蘇俄侵華史圖解》，所列《俄羅斯開始向中國侵略》之圖，更容易明瞭俄羅斯東侵的途徑及時程，並在此向該圖繪集編者及出版社敬致謝意。



最後在中俄璦琿條約中，將渤海國故壤混同江，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割讓予俄，這裏提出這一段歷史，是希望凡是中國人不要忘記從混同江、烏蘇里江以東至海濱這一大片土地，是渤海國故土，在一千多年前都是漢文、漢文化分佈地區，歷史仇恨未必都要報復，但不能忘。

#### 附錄 渤海（698~926 年）年代年號表

1. 高王大祚榮（698~719）

2. 武王大武藝（719~737）

仁安（720~737）

3.文王大欽茂（737~794）

大興（738~794）

寶曆（794）

4.廢王大元義（794）

5.成王大華嶼（794）

中興（794）

6.康王大嵩鄰（795~809）

正曆（798~809）

7.定王大元瑜（810~812）

永德（810~812）

8.僖王大言義（813~817）

9.簡王大明忠（818）

太始（818）

10.宣王大仁秀（819~830）

建興（819~830）

11.口王大彝震（831~857）

咸和（831~857）

12.口王大虔晃（858~871）

以下無年號

（本文於 2010 年 8 月 15 日投稿，於 2010 年 10 月 31 日審查通過，但本稿已由義美高先生給付稿酬）

## 評析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 書中對南島語言的看法

張華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生

### 摘 要

南島語族是世界現今唯一主要分佈在島嶼上的一個語族，包括約 1300 種語言。其分佈東達南美洲西方的復活節島，西到東非洲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南抵紐西蘭。北至台灣。東西的延伸距離，超過地球圓周的一半，總人口數大約兩億五千萬之多。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說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因為四個南島語亞群中，有三個集中在台灣。這套分類法是由美國學者白樂思等提出來的，台灣學者李壬癸表示十分贊成白樂思的研究，推崇倍至，認為「這是最近幾年西方最盛行的學說」。然而檢視李壬癸的著作，其南島語言分類方式卻與白樂思多有不同，顯示白樂思學說待驗證之處尚多，既無共識，當未達到實用階段。且李壬癸說「台灣至少是最古老的南島民族的居住地之一，甚至極可能就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並未完全肯定「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研究台灣地下考古資料多年，對所謂「誰是台灣數千年歷史的主人？」議題抱持一種比較保留的態度，認為新石器時代各階段文化仍在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難直接說明地下考古資料是哪個族群的祖先。而賈德·戴蒙卻完全肯定「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推測六、七千年台灣住民是南島語群民族，其論述不只有過度引申之嫌，且與卑南、阿美、雅美、排灣等族口述歷史的移居大方向相反。

**關鍵字：**《槍炮、病菌與鋼鐵》、賈德·戴蒙、南島語言、白樂思、李壬癸、劉益昌、黑潮、台灣原住民。

## 一、前言

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旨在闡述人類的世界史中，西方何以有凌駕於其它地區的優勢。

這種優勢讓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而戴蒙則嘗試說明其中的原委。作者的理論是：「這種不平等的情況，從一開始就已經決定好了。」當然，作者不是玄學宿命論者，而是採用了來自實驗室與田野調查的結果。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環境，將決定該處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每個地區的人民都非常努力地求生發展，沒有哪一民族特別愚蠢或怠惰，新幾內亞原始部族的土著和西歐先進國家的一般人民同樣聰明、靈巧。然而，在大環境的制約下，各地區種族將必然朝向不同的方向發展，最後，塵歸塵、土歸土，誰是聖賢才智、誰屬平庸愚劣一目了然，再也無法怨天尤人。

作者把全球各地區、各族群納入回溯性的實驗，來檢視過去歷史的發展軌跡並探討人類社會的命運。他的論述運用了生理學、演化生物學、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植物學、地質學等角度來剖析人類社會。很多人驚訝作者能把這麼多的學科能整合得天衣無縫，還能得到相當深刻的答案。所以這本書在世界各地造成轟動，不是沒有道理的。

只是，在讚嘆之餘，如果看出了其中的問題，還是得提出討論，以免人云亦云，又落入了崇拜歐美的宿命之中。

## 二、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

《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第四部環遊世界第十七章飛航大洋洲「南島民族擴張史」，談到了「南島語族的擴張過程」，相當引人注目。尤其是其中一段文字<sup>1</sup>：

四個南島語亞群中，有三個集中在台灣，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由於南島語在這裡已經說了幾千年，因此有顯著的分化歧異，所有其

---

<sup>1</sup> 賈德·戴蒙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出版項：臺北市，時報文化，1998[民 87]，頁 374。

他的南島語，西起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南島語，東到復活節島上的，都是由台灣出發的祖先群帶出去。

看到賈德·戴蒙的書中，提到了台灣，而且還說是「南島語群的故鄉」，我們當然興奮異常。

只是，他說「四個南島語亞群中，有三個集中在台灣」、「南島語在這裡已經說了幾千年，因此有顯著的分化歧異」等論點，基於以往研究民族學的直覺，感到這裡面似乎有一些問題在，需要深入查訪一下。如果查證屬實，真像戴蒙說的一樣，那時再高興，應該還是來得及的。

### 三、南島語分類始末

####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規則

首先，我們都了解語言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同一語言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會變成好幾種方言，如果再經過更長的時間，以至這些方言之間不能相互溝通時，這些同一語言變化而來的方言很可能被視為不同的語言了。

例如拉丁語系（Romance）中的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羅馬尼亞語、葡萄牙語一度只是羅馬帝國通行的拉丁語的方言而已。由於語言變化常具有規律性，在起源上相關的語言之間亦有規律性的區別可循，特別是語音方面。因此如果我們在不同的語言裡，就語意相同的詞項中發現廣泛而有系統的規律對應時，我們可以推斷這些語言是同源的語言，具有親屬關係，都是從同一個更早期的語言中變化而來的。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主要是以比較同源詞以發現規律的對應變化的方式，來推斷語言之間在起源上的關係，也稱作親屬關係，並且進一步擬測這些同源語言的原始語(proto language)。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十九世紀語言學研究的主流，這個時期中最大的成就是把很多語言的親屬關係建立起來，並且把其中很多重要的語音對應規律描述。著名的印歐語族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是研究得最廣泛精深的語族<sup>2</sup>。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伊利里亞語 (Illyrian)、威尼托語 (Venetic) 等十種古語列入語

<sup>2</sup> 謝國平，《語言學概論》，出版項：台北市，三民，民 75[1986]，頁 250。文中拉丁語系、印歐語族在有的書中也會寫成拉丁語族、印歐語系的。

族不明、未分類的語言。

再提一個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概念，就是薩皮耳(Edward Sapir)所擬出的：語言最歧異的區就最可能是該語族的起源地。1916 年薩皮耳在他的專刊《美洲土著文化的時代透視》(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裡就根據語言的地理分布和分支的現象來推斷民族遷移的方向和時代<sup>3</sup>。類似這種概念在植物界也有，俄國植物學家法微洛夫(Vavilov1926)也曾加以發揮，可推斷各種人工栽培植物的起源地。

## (二) 南島語族主要分佈區域

南島語族是世界現今唯一主要分佈在島嶼上的一個語族，包括約 1300 種語言。其分佈東達南美洲西方的復活節島，西到東非洲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南抵紐西蘭。北至台灣。東西的延伸距離，超過地球圓周的一半，總人口數大約兩億五千萬之多。

## (三) 南島語族的分支

南島語言學者對於南島民族主要的分支有以下幾派不同的看法<sup>4</sup>：

(1)古南島民族最先分裂為北西部與東部二支(Dyen 1971, Tsuchida 1976)：戴恩(Dyen 1963)，土田滋(Tsuchida 1976)和伍爾夫(Wolff1995)都認為台灣南島語言跟西部南島語言(Hesperonesian)較接近，因此只是西部南島語群的一分支，這是代表傳統的分類法。

(2)古南島民族最先分裂為北(台灣)、西、東三支(Haudricourt 1965)：歐椎古(Haudricourt 1965)把台灣南島語與東部南島語(Oceanic)、西部南島語三分而立，並稱台灣南島語為北部南島語。

(3)古南島民族最先分裂為北與西東二支(Dahl 1976, Shutler and Marck 1975)：達爾(Dahl1976, 1981)認為台灣南島語保存最多古語的特徵，足整個語族的第一分支。

(4)古南島民族最先分裂為泰雅群、鄒語群、排灣群、馬來亞布利尼

<sup>3</sup> Originally published as:Edward Sapir. 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Method. Geological Survey Memoir 90: No. 13, Anthropological Series. Ottawa: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 (1916).  
[http://www.brocku.ca/MeadProject/Sapir/Sapir\\_1916.html](http://www.brocku.ca/MeadProject/Sapir/Sapir_1916.html)

<sup>4</sup> 李壬癸撰稿、石磊總纂，《臺灣原住民史 語言篇》，出版項：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88[1999]，頁 9-11。

西亞群四支<sup>5</sup> (Blust 1977)：白樂思(Blust 1977, 1982)更進一步把南島語族分爲四支：泰雅群、鄒語群、排灣群、馬來亞布利尼西亞群。

李壬癸特別重視白樂思的研究(參見李 1979a, Blust<sup>6</sup> 1985, Bellwood 1991)，因爲台灣地處亞太地區的樞紐，是亞洲到太平洋的門戶，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非常明顯。本島上的南島民族，其語言文化保存許多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特徵，據其瞭解有不少是從古南島民族所傳承下來的。爲瞭解古南島民族的狀況，台灣南島民族的研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強調說<sup>7</sup>：

在整個語族中台灣南島語就佔了三支，更顯示其地位的重要了。愈來愈多的南島語言學者承認台灣南島語的重要性，而且台灣至少是最古老的南島民族的居住地之一，甚至極可能就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

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戴恩等提出的是傳統的分類法，台灣南島語言跟西部南島語言較接近，因此只是西部南島語群的一分支。而白樂思等提出的是近來流行的分類法，在整個語族中台灣南島語就佔了三支，台灣在南島語的研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極可能就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

順便介紹一下李壬癸、白樂思，看看他在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方面的專長。李壬癸（1936 年－）是美國夏威夷大學的語言學博士，從 1970 年起進入中央研究院起，就以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爲主。1987 年起獲國科會「語言學研究傑出獎」共 4 次 2005 年榮獲台美基金會的「傑出人才成就獎」和台灣語言學會頒贈的「終身成就獎」，2006 年獲選爲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白樂思（Robert Blust）美國夏威夷大學的語言學博士（1974），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系教授，曾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於 90 學年度起擔任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客座教授，開設「南島語言學」、「田野調查」等課程。2000 年底完成的最新著作 *Thao Dictionary*

<sup>5</sup> Blust, Robert. 1977. The Proto-Austronesian pronouns and Austronesian subgroup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University of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9.2: 1-15.

<sup>6</sup> Blust, Robert. 1985.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26, no. 1: 45-67

<sup>7</sup> 同註 4，頁 11。

是目前唯一完整的 Thao 語辭典，並獲得「教育部八十九年度獎勵原住民教育及語言著作—原住民語言研究組」優等獎。

#### （四）對南島語分類的評論

1、白樂思等提出來的分類法，在整個語族中台灣南島語就佔了三支，主要是重視其古老性。按照前面印歐語族的分類法來看，古老的語言不是拿來搶佔分類地位的。例如伊利里亞語（Illyrian）、威尼托語（Venetic）等十種古語可以列入語族不明、未分類的語言中，也很適當。否則印歐語族的樹狀圖就會被莫名其妙的語言佔了位置，反而稀釋了主要語言的地位。現在白樂思等創造出泰雅群、鄒語群、排灣群三支，算是十分推崇台灣南島語言，但是從整體來看，這三支就算它擁有十種南島語言好了，1300 種語言減去十種台灣南島語言，還剩下 1290 種南島語言，由「馬來亞布利尼西亞群」一支來分攤，這樣劃分出來的語族樹狀圖形狀失去平衡性，也不盡合理。

2、李壬癸十分贊成白樂思的研究，可說推崇倍至，還說「這是最近幾年西方最盛行的學說<sup>8</sup>」。但是檢視李壬癸的著作，除了泰雅群、鄒語群之外，排灣群不是群而是「排灣族」，另外又多長出一個「魯凱語群<sup>9</sup>」，不知道跟白樂思的研究有何關聯。其他阿美族、卑南族、噶瑪蘭、希拉雅等許多台灣南島語言都不知道歸屬，是屬於「馬來亞布利尼西亞群」嗎？還是泰雅群、鄒語群、排灣群三支中的一支？李壬癸並沒有任何說明。

3、由以上兩點可知，白樂思（Blust）早在 1977 提出來的研究論文，李壬癸 1999 年在寫《台灣原住民史 語言篇》一書的時候，還弄不清楚泰雅群、鄒語群、排灣群這三支語群的內容為何，而語焉不詳。既然根本未曾達到實用階段，請問《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的作者賈德·戴蒙，如何能在 1997 就已經斷言，白樂思的分類法高明可行，「四個南島語亞群中，有三個集中在台灣，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而一再採用？

4、李壬癸說「台灣至少是最古老的南島民族的居住地之一，甚至極

<sup>8</sup> 同註 4，頁 18。

<sup>9</sup> 同註 4，頁 74-75。



可能就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請注意他用了「極可能就是」這個略帶保留的用語。而賈德·戴蒙說的卻是「四個南島語亞群中，有三個集中在台灣，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都是由台灣出發的祖先群帶出去。」斬釘截鐵，十分肯定。爲了確定這不是翻譯上的錯誤，特別對照了日文譯本<sup>10</sup>，還是看到戴蒙類似的鐵口直斷，可見賈德·戴蒙對這套理論的信心，比南島語言泰斗李壬癸還強，不無過度引申之嫌。

#### 四、南島語的考古分析

##### （一）賈德·戴蒙的考古學證據

賈德·戴蒙在建構完了南島語分類形式之後，接著就從考古證據談起。戴蒙期望在古代遺址中找到人群與文化移動的資料，並且將之和語言關連起來。他說<sup>11</sup>：

現在讓我們從考古證據開始談起。雖然在古代遺址中不會找到語言的化石，遺址中出土的骨骸與文化遺跡能透露人群與文化的移動，那些資料都和語言有關連。南島語族現在居住的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區一樣，原來只有狩獵—採集民族活動，他們沒有陶藝、磨製石器、家畜家禽、與農作物。（馬達加斯加島以及大洋洲中的偏遠島嶼是例外。那裡直到南島語族造訪，才有人跡。）考古資料中，最早出現新鮮的文化要素的地方，是台灣。西元前四千年開始，大坌坑文化在台灣出現，是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除了磨製石器，陶器的特色是粗繩紋的裝飾。

戴蒙所列的考古資料中，西元前四千年開始，台灣大坌坑文化又是出現最早新鮮文化要素的地方。

雖然學者認爲大坌坑文化與大陸福建、廣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台灣的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魚骨與貝殼，還有石網墜（捕魚用具），石鏵（適於挖鑿獨木舟）。可見台灣的新石器時代族群已有航海技藝，可以從事深海漁撈，並穿渡台灣海峽，並推論當時台灣海峽可能是南島語族的航海技藝訓練場。

<sup>10</sup> Diamond, Jared M. 著、倉骨彰譯，《銃·病原菌·鐵：一万三〇〇〇年人類史謎》，出版項：東京都，草思社，2000，頁 198-202。

<sup>11</sup> 同註 1，頁 374。

戴蒙把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石器「樹皮布打棒」，列入使台灣和後來的泛太平洋島嶼文化聯繫在一起的重要工具。因為樹皮布打棒可以用來打擊樹皮，以製作繩索、魚網、衣布。大坌坑文化出現在台灣以後，源自大坌坑文化的考古文化大約在一千年之內，逐漸散播到整個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

對於那些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群島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否是南島語族群留下的遺跡，戴蒙反過來用語言學證據來「證明」文化遺址的出處。他說<sup>12</sup>：

那麼，那些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群島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南島語族群留下的嗎？他們是現代南島語族的祖先嗎？考古學證據與語言學證據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吻合，讓我們能比較肯定的回答這個問題。第一，這兩種證據都明白顯示殖民台灣是從華南海岸地區擴張的第一階段，從台灣到菲律賓、印尼殖民是下一階段的事。如果當初由熱帶東南亞的馬來半島開始擴張，先到附近的蘇門答臘島，再到印尼群島的其他島嶼，最後北上菲律賓、再到台灣，那麼我們應該能在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上的南島語中，找到南島語族中最深刻的分化（反映長時間累積起來的歧異）；而且在台灣、菲律賓的南島語言中只能找到一個亞族內的變異（反映出它們分化的時日淺短）。然而，實際的資料呈現完全相反的模式：在台灣發現了南島語最古老的歧異，而馬來半島、印尼群島上的南島語全都屬於南島語馬玻亞群中的一個分支——馬玻亞群中最近才形成的一個分支。那些語言學關係的細節，與考古學資料完全吻合。我們才討論過，馬來半島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比同類型文化出現在台灣、菲律賓、印尼的時間要晚，而不是早。

這裡戴蒙引用到了本文前面三、（一）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規則」中的那個薩皮耳(Edward Sapir)所提出的語言學概念，就是：「語言最歧異的區就最可能是該語族的起源地」。由於「在台灣發現了南島語最古老的歧異」，戴蒙因此認為，這就是台灣島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較早的證據，所以新石器時代文化從台灣傳到菲律賓、印尼、馬來半島是理所當然的事。

戴蒙本來該用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來證明南島語族擴張的走向，結果

---

<sup>12</sup> 同註 1，頁 378。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考古不提考古，卻提到了薩皮耳語言學概念，就是用語言學證據再度來「證明」文化遺址的出處，形成了自然演繹上比較複雜的邏輯問題。這種狀況可以用符號來表示：一件由 A 和 B 同時發生才能確立的事件 C，明顯地可以觀察到，事件 C 成立則 B 必定發生。但絕對不能貿然將結論誤解為「只要 B 發生則事件 C 一定發生」，而應該是要由 A 和 B 同時發生才能確定 C 的產生。

現在 A 是考古學證明，B 是語言學證明，C 是南島語族。A 考古學證明和 B 語言學證明同時發生，才能確定 C 南島語族的產生。戴蒙卻誤解為「只要 B 語言學證明發生則事件 C 南島語族一定發生」，因為漏了 A 是考古學證明，B 是語言學證明單獨發生也還是無效的。所以戴蒙這個演繹論證無效。

套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如果要談甲跟丙的關係時，只需談甲跟丙即可，犯不著扯乙跟丙的關係，即使把甲跟乙拉扯在一起，且表明了乙跟丙的關係，因為那跟證明甲、丙無關，也還是無法證明甲、丙的關係。再來看戴蒙怎麼處理另一個考古的物證。他說<sup>13</sup>：

另一個吻合之處，涉及古南島語族群的文化內容。考古學提供的是直接的物證，例如陶器的形制、裝飾紋樣，豬、魚的骨骼等等。語言學家能夠提供什麼樣的證據，討論古代南島語族群的文化呢？南島語族群從來沒有發展出書寫系統？（文字），不是嗎？他們怎麼知道六千年前住在台灣的南島語族群養過豬呢？...語言學家用同樣的方法，比較台灣、菲律賓、印尼、馬來半島等地的南島語，重建「原南島語」辭彙。結果發現原南島語有表示「二」、「鳥」、「耳朵」、「頭蝨」的字。大概沒有人會覺得驚訝，古代說南島語的族群當然會數數，看見過鳥，長了耳朵，也會長頭蝨。更有意思的發現，是「豬」、「狗」、「米」等字，它們必然是原南島語族群的文化成分。重建的辭彙中充滿了表現海洋經濟的字詞，例如有舷外浮木的獨木舟、帆、巨大的棕櫚樹、章魚、魚網、海龜。語言學證據對於原南島語族群的文化、原南島語族群的時空分布歷程，和考古學證據十分吻合。從考古發掘中，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六千年前抵達台灣，懂得陶藝、農藝，過著以海洋資源為主的生活。

---

<sup>13</sup> 同註 1，頁 378-379。

戴蒙再度加入語言學因素，來「證明」考古文化的來歷，還是同樣犯了演繹邏輯上的錯誤，所以仍然無法過關。

不過戴蒙的論證其實不是戴蒙所創，而是襲自考古學家貝耳悟得 (Peter Bellwood) 1991 年的 7 月在《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sup>14</sup>。貝耳悟得完全採用白樂思的語言看法，推論南島民族分七個階段擴散開來，最初從台灣開始，距今約五千年。南島民族的擴散是由台灣向南、向東、向西擴散，年代最晚的是馬達加斯加島，約在公元 700 年和紐西蘭，約在公元 800 年。

## (二) 劉益昌的台灣史前文化觀

先介紹一下以下引文資料作者劉益昌研究員，劉是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1983)，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考古組主任，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他對台灣地下考古資料研究的時間相當長，誰是台灣數千年歷史的主人，他抱持一個比較保留的態度<sup>15</sup>：

就沒有文字記載的土地而言，考古學是唯一取得過去歷史資料的手段，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從研究當中，我個人知道原來台灣的歷史，不是只有「荷人啓之，鄭氏繼之」四百年，還有更深長的過去，這些埋藏在地下考古資料的主人，常被界定為台灣南島系民族的祖先，而延長南島民族在台灣的歷史達數千年以上。但是，這個界定只是一個基本假說，並不能夠真切的告訴我們史前文化和目前複雜原住民各族群之間的關聯。

這就和賈德·戴蒙的考古學觀大相逕庭了。戴蒙正著說、反著說，就是要讀者相信，大坌坑文化是台灣的南島語族在公元前四千年的始祖，由這裡南傳到菲律賓、印尼、馬來半島。對此，劉認為新石器時代各階段文化仍在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難直接說明是哪個族群的祖先。假使要說明史前文化與原住族群之間的關係，應以年代最晚的史前文化與近代原住民的

<sup>14</sup> 同註 4，頁 30。1991.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88-93. 貝耳悟得，「南島語的發源地在台灣」。

<sup>15</sup> 劉益昌，《臺灣原住民史·史前篇》，出版項：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 91[2002]，序頁一。

聯繫為主，相對於張光直看法的先進，劉益昌又顯得相當保守<sup>16</sup>：

由於族群與居住地的對應關係，台灣考古學界通常認為台灣的史前文化是台灣原住民族的祖先所留下來的，但這個說法仍有一些需要澄清之處。大致而言，台灣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及其持續型文化，不能確定是哪一族群的人類所留下的遺留：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史前文化大部分是南島系民族的遺留，最早的「大坌坑文化是台灣的南島語族在公元前 2000—5000 年之間的具體表現，也可以說就是後者在那個時期的祖先」（張光直 1995：180）；但是新石器時代各階段文化仍在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難直接說明是哪個族群的祖先，假使要說明史前文化與原住族群之間的關係，應以年代最晚的史前文化與近代原住民的聯繫為主。

劉益昌的想法很單純，地底的資料層層疊疊，先弄清楚年代最晚的史前文化與近代原住民的聯繫，再逐層上推，遲早會弄清楚大坌坑文化是台灣「誰」的始祖，何必先入為主。未審先判，直接把大坌坑文化判給了近代原住民，那不是學術界說服人的方法。

像現在賈德·戴蒙這種一推測就是六、七千年的做法，顯然論述過於激進，不值得推崇。

## 五、從民族史的角度觀察南島民族

賈德·戴蒙是從語言學、考古學方面來證明台灣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他的推論雖然氣勢磅礴，但是缺陷不少。如果再從民族史的角度觀察南島語族，戴蒙的說法可能更站不住腳。

我們找出四個原住民口述歷史資料來檢驗戴蒙的說法<sup>17</sup>：

### （一）卑南族

根據卑南族的口傳，他們是從海外移民而來。卑南族含有多元的不同族群成分，包括阿美、魯凱、排灣，還有來自北部山區不知屬於那一種族群以及來自海外的成分。大概在排灣族向東和向南遷移之後，而在荷蘭據台之前，卑南族有一支在台灣南端建立了殖民地，控制那一帶的排灣族。

<sup>16</sup> 同註 15，序頁 53-54。此處說大坌坑文化是台灣的南島語族在公元前 2000—5000 年的文化，跟戴蒙的公元前四千年意思並無差異，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

<sup>17</sup> 同註 4，頁 39-40。

在東岸的排灣族有許多酋長家族就是那一支卑南族的後裔或和他們有血緣關係。

### （二）阿美族

阿美族包含好幾種不同的成分，其中有些大世族據說跟東海岸的巨石文化有關。最晚加入阿美族的成分據傳從(或經由)海外的島嶼叫做 Vasai, Sanasai 或 Sanayasai 遷移而來。當泰雅族和布農族向東或向南遷移，對原住在北區的阿美族形成嚴重壓力時，阿美族就大量地到處流竄，他們從原來居住的部落被獵人頭的高山族驅散而移居到其他具有堅強抵抗力的村落中。到了十九世紀下半，阿美族就分成四群，各具區域特色，至今仍可辨認：(一)北部阿美族和口中部阿美族各自獨立，三南部阿美族臣服於卑南族(在這三群之間留下兩個無人居住的地帶)，以及(四)恆春阿美族成為卑南族酋長家族的佃戶。

據說海外三島的 Sanasai 島就是綠島<sup>18</sup>，現在綠島上已經沒有阿美族部落了，但是並不代表古代沒有。

另有一則日人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記載一則阿美族創世神話<sup>19</sup>，說阿美族祖先原來住在一個名叫「博多爾」的小島上，由於人口繁衍無法發展，就砍伐巨木造船，乘船西進先到了「咖哇散」的地方登陸，此處已有人居住，就再往北行船，到達花蓮港附近的「他拉羅馬」登陸，發現不理想，就又換到宜蘭南方「他磁科哩」，種植帶的番薯而定居下來。

阿美族現在稱為原住民，但是創世神話阿美族祖先卻是從東方小島而來，並不住在台灣。

### （三）雅美族

蘭嶼雅美族的語言文化顯然和巴丹群島的接近，而和台灣本島疏遠。他們老一輩的仍然記得該群島一些島名，他們過去曾和該群島保持往來。實際上，雅美族的傳說告訴我們，他們的祖先是從菲律賓巴丹群島遷移而來。他們大都聽得懂巴丹群島上的各種語言，彼此溝通沒什麼困難。他們

<sup>18</sup> 同註 15，頁 143。

<sup>19</sup>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昭和五年（1930），出版項：台北市，南天（複刻版），民 77[1988] 頁 377。

遷移到蘭嶼島的年代大約只有五百年的歷史，而蘭嶼島上的考古遺址和雅美族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 （四）其他

據 1935 年日人移川子之藏研究<sup>20</sup>，傳說有一支排灣族從綠島 Sanasay 島遷移進到台灣本島。

#### （五）台灣的南島民族遷移方向分析

傳統的台灣九族原住民，如上所述有四族的口述歷史跟海外有關，雅美族的祖先是從南方菲律賓巴丹群島遷移而來，阿美族祖先則是從東方小島而來等。這都與賈德·戴蒙的「南傳說」背道而馳。

這種現象要解釋也不難。大海對南島民族不是阻隔，而是道路。順著風向、洋流，數百公里的距離並不難克服。賈德·戴蒙認為發明有舷外浮木的風帆獨木舟，可能是促成南島語族群擴張的技術突破<sup>21</sup>：

在波濤不怎麼洶湧的海面上，也無法安全駕馭獨木舟、因此，設計出一種穩定裝置，不僅對南島語族從印尼群島深入太下洋極為重要，可能連渡過台灣海峽殖民台灣這一步都少不了它。解決方案是在船舷外側幾英尺處，裝上與船身平行、直徑較細的圓木（浮木）。固定舷外浮木的方法，是利用綁在船身、與船身垂直伸出兩側的圓木，將浮木緊綁在上面就成了。船舷兩側的浮木，因為本身有浮力，可以防止船身因為稍微的傾側而傾覆。發明有舷外浮木的風帆獨木舟，可能是促成南島語族群擴張的技術突破，讓他們能夠乘風破浪、深入南太平洋。

除了風帆，靠著洋流人們也可以漂洋過海。南台灣的洋流，稱為「黑潮」。黑潮因其水色深藍，遠看似黑色，故而得名。其特色為具有流速強、流量大、流幅狹窄、延伸深邃、高溫、高鹽等特徵。黑潮是太平洋環流中一段獨特的百源交匯，緊靠在西太平洋的環緣上，與北大西洋中的灣流齊名。

黑潮是發源於菲台間的呂宋海峽東方之太平洋北赤道海流，沿菲律賓群島以東向北流至巴士海峽以東之海域，再沿台灣東岸北上。流速約為一至二節，即約每小時二至四公里。冬季東北季風期間，黑潮僅表層受影

<sup>20</sup> 同註 15，頁 143。

<sup>21</sup> 同註 1，頁 377。

響，其主體還是逆風向北流。

所以，在黑潮洋流的洗禮之下，不用風帆的獨木舟永遠是由南往北駛。這就很容易解釋台灣南島民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排灣族的遷移方向。他們經常是由南而北，卻不是賈德·戴蒙說的由北往南移動了。

#### （六）缺少民族史推論的偏失

李壬癸、白樂思等人最喜歡引用的薩皮耳推論：語言最歧異的區就最可能是該語族的起源地，其實那只是是一則假說。1916年薩氏文章《美洲土著文化的時代透視》裡雖根據語言的地理分布和分支的現象來推斷印地安民族遷移的方向和時代，但有其時代背景和地理條件。美洲大陸到底不是太平洋，在陸地上，人類可以靠著雙腳步行，隨意到處走動。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風向、洋流、島嶼等氣象水文環境因素，主宰著人們的歸屬。前面日人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中記載那則阿美族創世神話，就提到小島、人口繁衍、巨木造船、乘船西進、往北行船、一再登陸等南島民族遷移特質。如果不看地區條件，就引用學者假說，還奉為金科玉律，那就是張冠李戴，引喻失義。

更何況任何假說，都得經過歷史的實際檢驗，才能讓人信服。李壬癸、白樂思、貝耳悟得等人構築了「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這則假說，卻無法通過台灣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排灣族的民族史考驗。雖然李壬癸一再說「這是最近幾年西方最盛行的學說」，但亞里斯多德也曾說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西方最盛行的理論可不一定都對，金融海嘯就是因西方盛行而全球受害的明顯例證。

順便提一個筆者試擬「不顧歷史、只談歧異」的一則「假說」，看看能不能引起一點共鳴。由於薩皮耳曾說：「語言最歧異的區就最可能是該語族的起源地」，筆者十分信服，所以引申出「台灣正是漢語的故鄉，而且就在台北」的理論。

理由是在台灣可以找到漢語所有的方言，無論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官話、湘語、晉語這裡都有，即使官話的樣本也個個不缺。傳統上，閩、粵、客語就是台灣的流行的方言。另外，在台北健康路的空軍眷村裡通行四川官話、在大浦街的警察眷村裡一片山東腔、在士林的海軍眷村裡通行福州話、士林官邸旁的眷村裡又有許多浙江奉化老鄉、在中和



的南勢角裡有許多嗜食酸辣的雲南、貴州邊族、在新店的中央新村裡甚至還有滿、蒙、維、藏語的鮮活樣本，論語言歧異度，全中國第一，連北京也無法相比。只要不談 1949 年那場大撤退，就算請薩皮耳本人來推測，都會認為「台灣正是漢語的故鄉」呢！

但是這種看似無懈可擊的論調，誰會相信？當然也不可能發展出什麼學術價值了。

## 六、其他學者看南島民族

大陸學者陳國強，在《百越族與臺灣原住民》一書中認為，台灣原住民語言與今日南洋群島語言有類似地方，故有人從研究語言學角度，將台灣原住民稱為「南島語系諸族」，這個名稱只從今日語言的適用來畫分，值得商榷<sup>22</sup>：

臺灣原住民和百越族有著密切關係，是由百越後裔山夷、流求人為主，融合從大陸來的漢族等，從南洋來的菲律賓人、馬來人等，到明代才形成為東番夷，即臺灣原住民的直接祖先，我們應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研究語言的形成問題。最近，語言學研究者已指出百越族語言以《越人歌》為資料，證明百越族語言與今日壯族語言相似，由此論證今日壯語也由百越族語言發展來的。也有人初步論證百越族語言與今日臺灣原住民有相同的地方，這是個可喜的現象，應該深入研究。從古代語言的研究，說明百越族語言傳播到臺灣，並遺留到今日臺灣原住民中。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臺灣原住民語言，這比用現代語言分類，把臺灣原住民稱為「南島語系諸族」來得令人信服，也與考古發現資料可以互相證明，更為妥當。

文化人類學著陳國鈞，在他所寫《臺灣土著社會始祖傳說》一書中表示，台灣原住民各族與東南亞其他民族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而與中國大陸西南民族的關係，尤其深厚<sup>23</sup>。

從台灣土著各族中最流行的石生、樹生、竹生、卵生等類的始祖傳說，在東南亞其他民族中，也可看到普遍流行的例子；此外，台灣土著各

<sup>22</sup> 陳國強，《百越族與臺灣原住民》，出版項：臺北市，幼獅，1999[民 88] 頁 81-82。

<sup>23</sup> 陳國鈞，《臺灣土著社會始祖傳說》，出版項：台北市，幼獅，民 53[1964] 頁 165。

族中很多有關洪水的始祖傳說，這在東南亞其他民族中很普遍，而在中國大陸西南民族如苗僛等族中得到許多類似的傳說，這些實在都是東南亞古文化的特質之一。台灣土著尚保存東南亞古文化的其他特質很多，似可證明台灣土著各族與東南亞其他民族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而與中國大陸西南民族的關係，尤其深厚之至。

陳國鈞不說誰先來、誰後到，因為在沒有確切證據之下，比出先後反而自曝其短，予人批評的口實。

## 七、結語

多方面探索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書中對南島語言的看法之後，可以大致歸納出三個想法：

（一）白樂思等創造出的南島語言分類法，雖受李壬癸推崇，但是李氏卻並未真正採用。另從整體來看，白樂思的南島語言分類法，無法適當反映南島語言 1300 種語言的真實歷史情況，而是一種獨厚台灣的特殊設計，較為偏頗。賈德·戴蒙採用白氏理論之後，語氣更是過於肯定，不無武斷及誤導讀者之嫌。

（二）賈德·戴蒙的考古學證據，襲自考古學家貝耳悟得。貝耳悟得又是完全採用白樂思的語言學觀點，推論南島民族分七個階段的擴散。從因果關係來看，白樂思的語言學論述既然難以站穩，貝耳悟得所得結論自不足觀。賈德·戴蒙更以不通邏輯推論，證明語言學與考古學的關聯，還不如劉益昌的台灣史前文化觀清晰踏實。

（三）根據前面二項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賈德·戴蒙這本書第四部環遊世界第十七章飛航大洋洲「南島民族擴張史」，宜適當改寫，多談歷史，少談假說，才能避開現有缺點。台灣是南島民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排灣族等民族的移居處所，搬遷的大方向既是由南向北，顯示南島民族擴張的北界正是台灣，而「黑潮」是太平洋環流中推動民族遷徙的獨特動力，台灣因此而成爲南島民族薈萃之地，也因此保留了較多古老的語言要素。這種講法雖然不如「台灣是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那麼動聽，但是符合歷史與現實，且可避免質疑，或許是較佳的一種選擇吧。

（本文於 2010 年 5 月投稿，於 2010 年 10 月 30 日審查通過）

## 《百二老人語錄·陵寢地方》翻譯與註釋

蔡名哲

本文是針對滿文書《百二老人語錄》（*Emu Tangyô Orin Saqda-i Gisun Sarkiyan*）<sup>1</sup>的第二篇故事「陵寢地方」，<sup>2</sup>所進行的翻譯與註釋工作。此次筆者除使用芝加哥本、東洋文庫本、臺北中研院本，以及借助斯達里（Giovanni Stary）的 *Emu tanggû orin sakda-i gisun sarkiyan : Erzählungen der 120 Alten* 一書，所得知的大阪本內容外，另外還使用了2009年至北京閱讀的北京首都圖書館本、北京國家圖書館 A 與 B 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本。<sup>3</sup>

此篇故事運用了更多的版本進行比對，發現漢譯本的雷同度較高。對於「《百二老人語錄》滿漢合璧本及漢文本並非只是翻譯，而是經過改寫的」一說，<sup>4</sup>更加地肯定。另外，《百二老人語錄》完成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翻譯於嘉慶十四年（1809年），但北京國圖 B 本竟出現乾隆皇帝與嘉慶皇帝陵墓的相關記載，應是後來的抄寫者所編入。一來可以

<sup>1</sup> 本文所使用的滿文羅馬字轉寫，採用甘德星師提倡之轉寫法。詳見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閻崇年編，《滿學研究》第六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50-68。甘德星師後來對此套轉寫法進行些微更改，本文從之。

<sup>2</sup> 《百二老人語錄》的各個故事並無標題，標題均為筆者根據故事內容所命名。

<sup>3</sup> 關於《百二老人語錄》的版本問題，可參見中見立夫，〈關於《百二老人語錄》的各種抄本〉，吳雪娟編，《滿文文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頁276-295。筆者對各版本的簡寫，可參見181期《中國邊政》的同系列文章，惟筆者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本改簡稱為北京民大本，而前文未提的北京國圖 A 與 B 本指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兩個版本，A 與 B 之編號乃根據中見立夫之文，北京首圖本指藏於北京首都圖書館之版本。筆者所用北京首圖本為影印件，北京民大本與北京國圖 A 與 B 本為滿文部分的手抄件（但各取得其中一頁滿漢合璧影印件），手抄件可能會有錯誤。而實際核對北京民大本與斯達里之書，發現斯達里於北京民大本之校對，錯誤亦略多。

<sup>4</sup> 筆者2008年曾發表會議論文〈淺談滿文書《百二老人語錄》〉一文，提出《百二老人語錄》可能受過改寫的看法，並檢視了斯達里的研究，發現錯誤略多，會議上蒙林士鉉先生書面評論，特此致謝。後於2009年見〈松筠著『百二老人語錄』鈔本4種のテラスト比較〉一文，方知村上信明早於筆者提出「《百二老人語錄》有兩個種類在流傳」的看法。不過筆者所據以論證之篇章與村上先生不同，特此說明。

確定北京國圖 B 本的母本應完成於道光年間，二來則可以知道陵寢地方對於旗人而言，是必備的重要記憶。

頁 26<sup>5</sup>

- 1 emu saqda hendume. donjici.  
一 老人 說 據聞
  - 2 Muqden-ci wesihun juwe ilan tangyô ba-i dubede.  
盛京 從 東 二 三 百 里 的 在末
  - 3 Yenden xoton bi. tubade  
興京 有 在彼處
  - 4 Enteheme mungyan bi. ere<sup>6</sup>  
永陵 有 此
  - 5 fuqjin deribuhe xôwangdi-i mungyan sembi.  
肇始的 皇帝 的 陵寢 說
  - 6 mungyan-i alin ferguwecuke xorongyo. niyalma goroqon-i emgeri  
陵寢 的 山 靈妙的 威武的 人 略遠地 一次  
xaryaşxade<sup>7</sup>. ini cisui mujilen cib seme ofi.  
? 自然 心意 悄然 因為
  - 7 utxai forome niyaqôrafi dorolombi sembi. daci tubai ba-i gebu.  
即 朝向而 下跪後 下拜 說 原先 彼處的地方的 名字
- Hetu Ala<sup>8</sup> sembihe<sup>9</sup> amala xoton saxafi.  
赫圖阿拉 曾叫做 後來 城 砌後

<sup>5</sup> 此頁數為芝加哥本之頁數。可見 Sungyun, *Emu tanggû orin sakda-i gisun sarkiyân* (San Fransisco & 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sup>6</sup> 大阪本為 ere be。若是如此，大阪本的-be 與動詞 sembi 變成動賓結構，直譯應是「稱這為肇始皇帝的陵。」亦可。另外由於筆者並未親眼見到大阪本，因此轉錄大阪本時，未採用甘德星師提倡之轉寫法。

<sup>7</sup> 北京民大本為 xargaşaxade（在仰望），斯達里未標出，直接轉寫為 hargaşaxade。

<sup>8</sup> 大阪本作 alin（山），誤。

<sup>9</sup> -mbihe 為過去進行式，但此處應是表示過去習慣之意，因此此處對應之中文不寫為「曾正叫做」。關於-mbihe 表示過去習慣的用法，可見津曲敏郎，《滿洲語入門 20 講》（東京：大學書林，2002 年），頁 60。

8 Yenden xoton sehebi.

興京 已稱作

筆者翻譯<sup>10</sup>

一個老人說：據聞，「在盛京以東兩三百里的末端，有興京。那個地方有永陵。這是肇始皇帝的陵寢云云<sup>11</sup>。陵寢之山靈妙威武。當人略遠地遙望一次時，心境自然悄然，所以立即朝之跪拜云云。原先該處的地名叫做赫圖阿拉。後來築城後，稱作興京。

富俊漢譯<sup>12</sup>

一老人云：聞得盛京迤東二百四十里地方有興京城，此地原名和圖阿拉，後建城垣，~~稱~~<sup>13</sup>為興京。

頁 27

## 1 Taiidzu xan ejen-i mungyan-be

太祖 汗 主 的 陵寢 把

2 Xôturingya mungyan sembi.

福陵 叫做

3 Muqden xoton-i dergi ergi orin ba-i teiisu<sup>14</sup>. emu arbungya

盛京 城 的 東 邊 二十 里的 相對 一 地形好

<sup>10</sup> 由於此次比對版本甚多，未方便閱讀，本次譯文以芝加哥本為主，其他本的翻譯用註腳表示。譯文為斜體字者，代表與其他版本譯文不同。翻譯若有（ ），表示是筆者加入的字。而翻譯正文中的字若是粗體字，表示是芝加哥本錯誤，因此直接用其他版本補入。

<sup>11</sup> 大阪本此句翻譯為「這稱之為肇始皇帝的陵。」

<sup>12</sup> 正文所轉寫之富俊漢譯，取自東洋文庫本，與其他漢譯本鄉相異處，以斜體字標出，於註腳說明。

<sup>1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稱~~」

<sup>14</sup> 大阪本此處作 teisu de。作為方位詞的 teiisu，就筆者自己所見，往往後面不加-de，但不代表不可以加-de。芝加哥本此篇後處即出現 teiisu-debi 的句子，因此大阪本不一定為非。此問題需要閱讀更多文本後才能斷定。

alin-debi<sup>15</sup>. alin-i arbun

山 在有 山 的 形象

4 dembei ambalingyô xorongyo.

非常 雄偉的 威武的

5 Taiidzung xan ejen-i<sup>16</sup> mungyan-be

太宗 汗 主 的 陵寢 把

6 Eldengge mungyan sembi.

昭陵 叫做

7 Muqden xoton-i amargi duqai wargi amargi juwan ba-i teiisu

盛京 城 的 北 門 的 西 北 十 里 的 相對

debi.

在有

8 mungyan-i arbun yala cibsungyo<sup>17</sup> ambalingyô ten-de isinaxabi. <sup>18</sup>

陵寢 的 形象 果然 ？ 氣魄大的 極 往 已去到

<sup>15</sup> 大阪本爲 bi（有）。

<sup>16</sup> 大阪本無-i。應是漏字。

<sup>17</sup> 大阪本爲 cibsungga（無此字）。

<sup>18</sup> 從開頭致此處之東洋文庫本爲 emu saqda hendume. donjici muqden-ci wesihun juwe tangyô dehi ba-i teiisu Yenden xoton bi. daci tubai ba-i gebu Hetu Ala sembihe. amala xoton saxafi Yenden xoton seme gebulehebi. wargi ergi juwan ba-i teiisu alin mulu sireneme colyorome geren muke tor seme ukunjime eyembi. alin antu bade Deribuhe mafa da xôwangdi. Yendebuhe mafa tondo xôwangdi. Muqdembuhe mafa yosiingya xôwangdi. Iletulehe mafa xafumbuxa xôwangdi-i mungyan-be Enteheme mungyan sembi. baturu giyôn wang gingguji beiile xanci daxabume umbuxabi. alin-be foryon-be deribuhe sembi. xongqo xada sehehuri ferguwecuke. niyalma yoroqon-i xaryašaxade ini cisui mujilen cib seme ginggulembi. Muqden xoton-i dergi ergi orin ba-i teiisu abqai tura alin-de. Taiizu dergi xôwangdi-i mungyan-be Xôturingya mungyan sembi. alin sehehuri dembei ambalingyô xorongyo. Muqden xoton-i wargi amargi juwan ba-i teiisu doro-be muqdembuhe alin-de Taiizung genggiyen šu xôwangdi-i mungyan-be Eldengge mungyan sembi. arbun durun umesi onco yoro yala cibsongyo ambalingyô ten-de isinaxabi.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大致同於東洋文庫本，惟 cibsongyo 似爲 cibsungyo（？）、yoro 似爲 qoro（傷害），均爲誤；北京國圖 B 本與 Taiizung genggiyen šu xôwangdi 的 Taiizung 字頭似被裁切到了；北京首圖本 cibsongyo 亦爲 cibsungyo。另外，alin antu bade 之後似乎應有一 bisire，文意似乎較完整，若沒有 bisire，文意思乎變成「在山的陽面，稱『肇祖原皇帝、興祖直皇帝、景祖翼皇帝、顯祖宣皇帝的陵』爲永陵。」2009 年，筆者曾就此問題詢問滿語專家廣定遠，廣先生表示省略 bisire 是可以的。後面此類句型亦多，筆者依照廣定遠先生之意見翻譯。

gemun hecen-i dergi

京城 城的 東

太祖汗主的陵寢，稱之為福陵。在盛京東邊二十里相對處一地勢佳的山上。山的形勢非常雄偉威武。太宗汗主的陵寢，稱之為昭陵。在盛京城北門西北十里相對處。陵寢的形象果真到了景慕雄偉的極點。<sup>19</sup>在京城東邊

迤西十里群<sup>20</sup>山環峙，~~肅~~水朝宗，山麓安奉肇祖原<sup>21</sup>皇帝、興祖直皇帝、景祖翼皇帝、顯祖宣皇帝，尊曰永陵。武功郡王，恪恭貝勒附葬之，山名啟運，崔巍神異，令人遙望仰瞻<sup>22</sup>，自生誠敬<sup>23</sup>。盛京迤東二十里有天柱山，是太祖高皇帝之陵，尊曰福陵<sup>24</sup>，形勢甚為威嚴<sup>25</sup>。盛京城西北十里有隆業山，是太宗文皇帝之陵<sup>26</sup>，尊曰昭<sup>27</sup>陵，規模宏遠，實屬<sup>28</sup>景慕之至。都京<sup>29</sup>之東

<sup>19</sup> 東洋文庫等版本從開頭至此處應翻譯為「一個老人說：據聞，「盛京往東兩百四十里的相對處，有興京。原先該處的地名叫赫圖阿拉。後來砌城後，取名叫做興京。西邊十里的相對處，山與山脊綿延而高峻，各水旋轉地環流。（位於）山陽面的肇祖原皇帝、興祖直皇帝、景祖翼皇帝、顯祖宣皇帝的陵，稱之為永陵。武功郡王，恪恭貝勒就近附葬。山，稱之為啟運。山樑盡頭跟山峰險峻（且）出奇。當人以略遠地眺望時，自然心中悄然而謹慎。在盛京東邊二十里的相對處的天柱山，太祖高皇帝的陵，稱之為福陵。山（勢）險峻，非常雄偉威武。在盛京西北十里的相對處的隆業山，太宗文皇帝的陵，稱之為昭陵。規模非常宏遠，果真到了景慕雄偉的極點。」

<sup>20</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羣」。

<sup>21</sup> 北京首圖本為「元」，應是錯字。

<sup>22</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瞻」。

<sup>23</sup> 北京首圖本為「敬」。

<sup>2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25</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嚴」。

<sup>2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27</sup> 北京首圖本為「昭」。

<sup>28</sup> 北京首圖本為「屬」。

<sup>29</sup> 北京首圖本作「京都」。

## 頁 28

- 1 ergi Tai Niyeng.<sup>30</sup> sere umesi<sup>31</sup> amba alin xolo-de  
 邊 叫做的 非常 大的 山谷 於
- 2 dergi<sup>32</sup> mungyan bi<sup>33</sup> terei dolo  
 東 陵 有 其的 中
- 3 Taiizung ejen-i xôwangheo<sup>34</sup>-i mungyan-be  
 太宗 主 的 皇后 的 陵 把
- 4 Eldengge wargi ergi mungyan sembi.  
 昭西陵 叫做
- 5 Šizu xan ejen<sup>35</sup>-i mungyan-be  
 世祖 汗 主 的 陵 把
- 6 Hiyoošungya mungyan sembi<sup>36</sup>  
 孝陵 叫做
- 7 Šengzu xan ejen<sup>37</sup>-i mungyan -be  
 聖祖 汗 主 的 陵 把

<sup>30</sup> 芝加哥本原本寫 Ma Lan Ioi 三字，後劃掉改為 Tai Niyeng，但位於泰寧是西陵，不是東陵，芝加哥本錯誤。東洋文庫本無 Tai Niyeng，作 Ma Lan Ioi，北京民大本（斯達里未標出）、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

<sup>31</sup> 東洋文庫本作 dabqôri（重疊的），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與富俊之漢譯「崇山」較類似，富俊所得之本此處可能作 dabqôri。

<sup>32</sup>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之後還有一 ergi（邊）。另外，北京國圖 B 本的 dergi 字頭被裁切到。

<sup>33</sup> 東洋文庫本作 sembi。意思變成「在叫做馬蘭峪的重疊且大的山谷，叫東陵」，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亦是。

<sup>34</sup> 東洋文庫本於 Taiizung ejen-i xôwangheo 處作 Hiyoošungya ambalingyô genggiyen šu xôwangheo（孝莊文皇后），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

<sup>35</sup> 東洋文庫本於 Šizu xan ejen 處作 Šizu eldembuhe xôwangdi（世祖章皇帝），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

<sup>36</sup> 東洋文庫本之後還有 Hiyoošungya fulehun eldembuhe xôwangheo-i mungyan-be Hiyoošungya dergi ergi mungyan sembi.（孝惠章皇后的陵，稱之為孝東陵），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

<sup>37</sup> 東洋文庫本於 Šengzu xan ejen 處作 Šengzu yosin xôwangdi（聖祖仁皇帝），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



8 Ambalingyô mungyan sembi<sup>38</sup>.

景陵                      叫做

叫做馬蘭峪的甚大山谷中有東陵。<sup>39</sup>在其中，太宗主的皇后的陵，稱之為昭西陵。<sup>40</sup>世祖汗主的陵，稱之為孝陵。<sup>41</sup>聖祖汗主的陵，稱之為景陵。<sup>42</sup>

馬蘭峪，崇山陡澗，尊曰東陵<sup>43</sup>。此內孝莊文皇后之陵<sup>44</sup>，尊曰昭<sup>45</sup>西陵<sup>46</sup>。世祖章皇帝之陵<sup>47</sup>，尊曰孝陵<sup>48</sup>。孝惠章皇后之陵<sup>49</sup>，尊曰孝東陵<sup>50</sup>。聖祖仁皇帝之陵<sup>51</sup>，尊曰景陵。<sup>52</sup>

## 頁 29

1 mungyan-de uqsun-i beiile beiise ocibe. gung ociba<sup>53</sup>.

陵              在    宗室 的    貝勒    貝子    雖變    公              ？

<sup>38</sup> 北京國圖 B 本之後尚有 G'ozung yongkiyangya xôwangdi-i mungyan-be Tomoxongyo mungyan sembi. (高宗純皇帝的陵，稱之為裕陵)。

<sup>39</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在叫做馬蘭峪的重疊且大的山谷，叫做東陵。」

<sup>40</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孝莊文皇后的陵，稱之為昭西陵。」

<sup>41</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世祖章皇帝的陵，稱之為孝陵。孝惠章皇后的陵，稱之為孝東陵」

<sup>42</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聖祖仁皇帝的陵，稱之為景陵。」北京國圖 B 本之後還有「高宗純皇帝的陵，稱之為裕陵。」

<sup>4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4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45</sup> 北京首圖本為「昭」。

<sup>4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47</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48</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49</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50</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51</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52</sup> 北京首圖本之後還有「高宗純皇帝之陵，尊曰裕陵。」

<sup>53</sup> 北京民大本（斯達里未標出），大阪本作 ocibe。應是芝加哥本漏點之誤。

- 2 hesei emke tucibufi daruxai teme Ma Lan Ioi sere ba-i  
以旨 一 出後 經常 居而 馬 蘭 峪 叫做的 地方的  
uheri qadalara da bime<sup>54</sup>. booi amban-i sasa  
總兵 兼 內務府總管 一起
- 3 mungyan-de wecere ele baiita-be gingguleme alifi icihiyambi.  
陵寢 於 祭祀的 一切 事情把 謹慎地 承後 處理  
gemun hecen-i wargi ergi  
京城 城 的 西 邊
- 4 ilan tangyô funcere ba-i teiisu. emu amba alin-de  
三 百 餘的 里的 相對 一 大 山 在
- 5 wargi<sup>55</sup> mungyan bi<sup>56</sup>. terei dolo  
西 陵 有 其的 中
- 6 Šizung xan ejen<sup>57</sup>-i mungyan-be  
世宗 汗 主 的 陵 把
- 7 Elhe mungyan sembi  
泰陵 叫做
- 8 xôwang taiiheo<sup>58</sup>-i mungyan-be  
皇 太后 的 陵 把

<sup>54</sup> 29 頁第一行至此之東洋文庫本爲 uqsun beiile. beiise. gung-ni dorgici hesei emke tucibufi gingguleme tuwakiyame tebubufi. maiilan qadalangya uheri qadalara da bime. (依旨從宗室貝勒貝子公裡面出派一位後，使謹慎駐扎看守，馬蘭鎮的總兵兼)，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大致同於東洋文庫本，惟北京首圖本與北京國圖 A 本 qadalanya 後有-i；北京國圖 B 本 hesei emke 處作 hesei juwe；gingguleme tuwakiyame 處作 gingguleme tukiyme (謹慎地舉)，應誤；maiilan 處作 ma lan。

<sup>55</sup>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之後均有 ergi。

<sup>56</sup> 東洋文庫本處作 sembi，北京首圖本與北京國圖 B 本亦是。

<sup>57</sup> 東洋文庫本 Šizung xan ejen 作 Šizung temgetulehe xôwangdi (世宗憲皇帝)，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 B 本亦是。

<sup>58</sup> 東洋文庫本 xôwang taiiheo 處作 hiyoošungya enduringge temgetulehe xôwangheo (孝聖憲皇后)。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亦是。而筆者關於北京國圖 B 本之手抄筆記，未標明此處是否與東洋文庫本同。推測應同於東洋文庫本，未註明應是筆者當時漏抄，待日後複核。

在陵寢，宗室的貝勒貝子也好，公也好，依旨出派一位常駐，與名曰馬蘭峪之地的總兵兼內務府總管，一起謹慎承辦祭祀陵寢的一切事務。<sup>59</sup>在京城西邊三百餘里相對處，一座大山上有西陵。<sup>60</sup>在其中，世宗汗主的陵，稱之為泰陵。<sup>61</sup>皇太后的陵，

由宗室貝勒貝子公等內，奉<sup>62</sup>出派一<sup>63</sup>員，<sup>64</sup>謹守<sup>65</sup>，與馬蘭鎮總兵兼內務府大臣，公同<sup>66</sup>謹承辦<sup>67</sup>陵寢<sup>68</sup>祀一切典禮。都京<sup>69</sup>之西，三百餘里有一大山尊曰西陵<sup>70</sup>，此內世宗憲皇帝之陵<sup>71</sup>，尊曰<sup>72</sup>陵<sup>73</sup>。孝聖憲皇后之陵<sup>74</sup>，

<sup>59</sup> 東洋文本等應翻譯為「從宗室貝勒、貝子、公裡面，依旨派出一位，使謹慎駐扎看守，與馬蘭鎮總兵兼內務府總管，一起謹慎承辦向陵寢祭祀的一切事務。」北京國圖 B 本「依旨派出一位」則應翻譯為「依旨出派兩位」。

<sup>60</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在京城西邊三百餘里相對處，一座大山上，叫做西陵。」

<sup>61</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世宗憲皇帝的陵，稱之為泰陵。」

<sup>62</sup> 北京首圖本為「旨」。

<sup>63</sup> 北京國圖 B 本為「二」。

<sup>64</sup>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為「敬」。

<sup>65</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護」。

<sup>6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敬」。

<sup>67</sup> 北京國圖 B 本「敬謹承辦」四字為「敬辦」。

<sup>68</sup> 臺北中研院本與北京首圖本所有「祭」均作「祭」。

<sup>69</sup>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B 本作「京都」。

<sup>70</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71</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72</sup> 北京首圖本為「泰」。

<sup>7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7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 頁 30

- 1 Elhe dergi ergi mungyan sembi<sup>75</sup>. tubade Tai Ing<sup>76</sup> sere uheri  
 泰東陵 叫做 在彼處 泰 叫做  
qadalara da bime. booi  
 總 兵 兼 內務府總管
- 2 amban daruxai tefi<sup>77</sup>. ineku beiise biheo. gung biheo.<sup>78</sup> sasa  
 經常 居後 同樣 貝子 是了嗎 公 是了嗎 一起
- 3 mungyan-de wecere<sup>79</sup> baiita-be gingguleme alifi icihiyambi<sup>80</sup>. ere  
 陵寢 向 祭祀的 事情 把 謹慎地 承後 處理 此
- 4 dergi<sup>81</sup> mungyan  
 東 陵
- 5 wargi<sup>82</sup> mungyan juwan<sup>83</sup> bade yala abqai salyabuxa. na-i  
 banjibuxa  
 西 陵 十 於處 果真 天的 造定 地的 生成  
 ferguwecuke suq dun bi sembi.  
 靈妙的 氣 有 說

<sup>75</sup> 北京國圖 B 本之後尚有 R'izung sunggiyen xôwangdi-i mungyan-be Colyoroqo mungyan sembi (稱仁宗睿皇帝的陵爲昌陵)

<sup>76</sup> 東洋文庫本作 ning, 北京民大本亦是(斯達里未標出), 應是芝加哥本漏點。而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均作 niyeng。

<sup>77</sup> 北京民大本原寫爲 defi, 後更正爲 tefi。斯達里未標出此異。

<sup>78</sup> biheo 意爲「是嗎」, 但筆者詢問甘德星師之後, 方知此處並非疑問型, 而是類似前文 ocibe 的用法。此處用疑問型表示不肯定的語氣, 因爲兩者都可以。

<sup>79</sup> 大阪本作 wecere de, 應誤。北京民大本之後尚有 ele 一字。

<sup>80</sup> 東洋文庫本從第 30 頁第一行 Tai Ing 至此處爲 tubade Tai Ning qadalangya uheri qadalara da bime booi amban ineku beiise biheo. gung biheo sasa gingguleme tuwakiyame mungyan-de wecere ele baiita-be gingguleme alifi icihiyambi. (在那裡有泰寧鎮總兵兼內務府總管, 同樣是貝子嗎? 公嗎? 一起謹慎地看守, 謹慎承辦一切祭陵事務。),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大致同於東洋文庫本, 惟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 beiise biheo gung biheo 處作 gung biheo beiise biheo, 北京國圖 A 本、北京首圖本 qadalangya 後有-i。

<sup>81</sup>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之後都尚有 ergi 一字。

<sup>82</sup> 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與 B 本之後都尚有 ergi 一字。

<sup>83</sup> 東洋文庫本作 juwe (二), 北京民大本(斯達里未標出)、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B 本亦是, 應是芝加哥本多牙之誤。

6 ere gisun-be donjire jaqade. teni

此 話 把 聽 因為 才

7 mungyan-i ba-be<sup>84</sup> gemu baxafi saxa. muse γôsai axasi.

陵寢 的 地方 都 得以 知道 咱們 旗的 奴才們

giyan-i saci acara-be daxame.

理應 知道 應該 因為

8 tuttu gucuse-de alambi..

所以 朋友們 向 告訴

稱之為泰東陵。<sup>85</sup>在那邊，稱為泰寧的總兵兼內務府總管常駐後，同樣是貝子呢？公呢？一起謹慎承辦祭祀陵寢的事務。<sup>86</sup>在這東陵西陵二處，果真有天造地生的靈妙之氣。」因為聽了此話，陵寢的地方，才得以都知之。因為咱們旗僕們理應知道，所以告訴朋友們。

尊曰<sup>87</sup>東陵<sup>88</sup>，有<sup>89</sup>鎮總<sup>90</sup>兵<sup>91</sup>內務府大臣一員，亦有貝子公等，公同敬<sup>91</sup>謹守<sup>92</sup>承辦<sup>93</sup>寢<sup>94</sup>祀一切事宜。此東

<sup>84</sup> 東洋文庫本 ba 與-be 連寫，北京首圖本、北京國圖 A 本與北京民大本亦是（斯達里未標出）。

<sup>85</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孝聖憲皇后的陵，稱為泰東陵。」北京國圖 B 本後面應該還有「仁宗睿皇帝的陵，稱為昌陵。」

<sup>86</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翻譯為「在那裡有泰寧鎮總兵兼內務府總管，同樣是貝子呢？公呢？一起謹慎地看守，謹慎承辦向陵寢祭祀的一切事務。」北京民大本則翻譯為「在那邊，稱為泰寧的總兵兼內務府總管常駐後，同樣有貝子呢？公呢？一起謹慎承辦祭祀陵寢的一切事務。」而北京國圖 A 與 B 本「同樣是貝子呢？公呢？」則應翻譯為「同樣是公呢？貝子呢？」

<sup>87</sup> 北京首圖本為「泰」。

<sup>88</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89</sup> 臺北中研院本與北京首圖本均作「泰甯」。

<sup>90</sup> 北京國圖 A 本為「總」。

<sup>91</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敬」。

<sup>92</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護」。

<sup>9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西二陵<sup>94</sup>，誠為天地生成，靈<sup>95</sup>瑞之氣也。聽聞斯<sup>96</sup>言，方得知識，陵<sup>97</sup>寢地方，我等旗下奴才理宜知曉，故此告知朋友。

（本文於 2010 年 6 月投稿，於 2010 年 9 月 30 日審查通過）

---

<sup>9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sup>95</sup> 臺北中研院本與北京首圖本均為「靈」。

<sup>9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此」。

<sup>97</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陵」。

# 試論薩滿教與苯教之比較研究

金東柱（韓國）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藏學院（博士候選人）

## 1 薩滿教（Shamanism，2 Chamanisme）

### 1.1. ‘薩滿’名

### 1.2. 稱之起源

#### 1.2.1. 俄羅斯（Russia）-西伯利亞（Siberia）

所謂 Shamanism，在世界學術史上第一次使用的是坡蘭的商人意德斯（Eueret Yssbrants Ides）。1692 年到 1695 年之間，他曾經以俄羅斯彼得大帝的特使身份，從莫斯科到北京旅遊。當他抵達貝加爾湖（Baikal Lake）西北部的時候，通古斯（Tungus）族的神秘宗教儀式吸引了他的目光。通古斯人告訴他：這就是‘薩滿（Shaman）’。1704 年意德斯以這一段旅遊的經歷為基礎，用坡蘭語出版了一本遊記。他在這本遊記裡面第一次使用了‘薩滿’這個字。

#### 1.2.2. 中國-南宋時代

中國古代也有關於薩滿的相關記錄。南宋徐夢莘（1126-1207）所寫的《三朝北盟會篇、卷 3》裡面，就提到了有關女真族的宗教儀式。他把女真語的‘巫’翻譯成爲‘珊滿’或者‘薩滿’。

這比 坡蘭的意德斯至少早了 500 年。在中國，‘巫’字其實出現得更早。根據史書所載，商代就已經有所謂‘巫成’的官職，亦即商巫的大頭目，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權。到了周代，政教分立之後，把宗教的職務分成爲‘巫、祝、史’等 3 個，隨著這種分職，‘巫’的權力比起商代來小了很多。漢代之後，在政治結構裡面‘巫’的權力地位遂被屏除，取而代之的是儒、佛、道三家，‘巫’的流傳只能以民間宗教的型態繼續保存下來。

### 1.3. 薩滿教之教義

#### 1.3.1. 定義

一般而言，薩滿教（Shamanism）本為西伯利亞的原始宗教，即在北亞許多種族的共同宗教體系及現象。後來，在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方面把它擴大使用來稱呼世界各地類似的宗教現象。現在更已被使用來稱呼在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原初文化宗教型態，即一種文化的複合體的意思。可以說是，根據萬物有靈論（或者靈氣）（Animism）的多靈崇拜（Poly-demonism），即多神論（Poly-theism）的文化的複合體。

#### 1.3.2. 傳播地區

雖然一些德國的考古學（Archaeology）者根據法國的拉斯科岩洞（Lascaux Grotto）壁畫主張：遠在舊石器時代，南西歐已經有薩滿教。但是薩滿教第一次正式被觀察到的地方卻是西伯利亞，所以薩滿教如就發展地方而言，就是在北亞許多種族的宗教體系及文化現象。在此，北亞包含以西伯利亞及中亞，還有蒙古、韓國、日本等的地區。

#### 1.3.3. 神觀

薩滿教追求的目標不是神跟人之間的救援（Salvation），也不是人向神的信仰的決斷，而是依靠超越神的能力來解決生活上面對的現實問題。

#### 1.3.4. 靈魂觀

人間是靈魂和肉體二元的結合體。靈魂是肉體的生存的原動力，即是一種無形的氣，即人間生命的根源。它有跟活人一模一樣的人格，而在巫儀式中受到人格一樣的待遇。靈魂又分兩種，即善靈及惡靈，但區分的基準相當模糊。

#### 1.3.5. 來世觀

把我們的世界分為兩個，即現世（This world）及來世（The world beyond）。但是跟基督教的天國和佛教的極樂世界不一樣，即它們的位置不明確，沒有強調其樂園的特徵，而是與現世相同水準的空間概念。

在此沒有救援、報酬及懲罰、審判的概念。所以薩滿教（Shamanism）並不需要仰賴倫理道德的判決作為依據，而是誰都能自然地到來世去。如果他不能去來世，巫師可以幫他解決。因此為了來世，並不需要更改自己現在的思想或者生活態度。



### 1.3.6. 薩滿 (Shaman) 的任務

#### 1.2.6.1. 司祭的

藉由宗教儀式，把人的願望傳達給神，也把神的啓示傳達給人，即連接神和人之間的任務。

#### 1.2.6.2. 治病的

薩滿的代表性的任務。

#### 1.2.6.3. 預言的

把神的意思傳達給人，避免或者消除目前以及未來的災難，通常都是涉及個人的事務。在此沒有任何歷史觀。

#### 1.2.6.4. 娛樂的

在進行宗教儀式 (Performance of Exsorcism。韓國話來講‘《Goot》’) 上有娛樂的因素。鼓聲和鈴聲之下，薩滿帶著超凡魅力的 (Charismatic) 語言及表情，熱情地跳舞 (enthusiastic)，把日常生活裡發生的壓力加以解放疏泄 (Catharsis)。

### 1.3.7. 薩滿的入神方法及現象

#### 1.2.7.1. 入神方法-Performance of Exsorcism

薩滿教 (Shamanism) 的一種禮拜儀式。

#### 1.2.7.2. 入神現象-Ecstasy

只有透過 Ecstasy，才能跟神體驗、接觸及構通。研究薩滿教 (Shamanism) 的歐洲學者代表，艾裡阿德 (Mircea Eliade) 把薩滿 (Shaman) 定義為：“自由自在地到 Ecstasy 的狀態去的專家”。藉此薩滿 (Shaman) 能享受薩滿的疏泄 (Shamanistic Catharsis)。

### 1.4. 西伯利亞之薩滿教 (Siberian Shamanism) -以 Tuva Republic 為例

#### 1.4.1. 概況

Tuva Republic 的人口是約 30 萬人，其中 65% 是 Tuva 人。位於蒙古的北部，與蒙古比鄰，乃俄羅斯 21 個共和國之一。它分為西部及東部 Tuva。西部 Tuva 受到土耳其的文化及在 17 世紀從西藏傳過來的西藏佛教的影響很大，反而東部 Tuva 保存了西伯利亞古代薩滿教的許多傳統與文物，即跟在貝加爾湖 (Baikal Lake) 周圍發現的岩刻畫一樣的，用骨頭來裝飾的薩滿的服裝及鼓等。

#### 1.4.2. 入巫與 1.4.3. 薩滿的任務

##### 1.3.2.1. 入巫

‘入巫’，即一個薩滿怎樣把自己的巫業傳給下一代或者一般人怎樣變成一個巫師的問題。

它的過程如下：平常，一個平凡人大概到了性成熟的時候，他突然得到了‘巫病’，即因為他有一種神經或者精神病的現象，突然出（或這‘離’）家或者有瘋狂的及痙攣的現象。此時請一個薩滿把他治療好，而後他就變成一個下一代的巫師。這種神經或者精神病屬於遺傳的比率比較高。

##### 1.3.2.2. 薩滿的任務

薩滿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透過與靈魂（EEREN）的對話來治病的。所有病的原因，就是‘惡鬼’。所以所謂治病，其實就是驅逐惡鬼的過程。

##### 1.3.2.3. 治病的特徵或者方法

###### 1.3.2.3.1 · 催眠療法

用燒香及背誦咒文的方法使得患者被催眠。

###### 1.3.2.3.2 · 回聲療法

‘Echo-medical treatment therapeutics

remedy’，即患者跟著薩滿背誦咒文，大聲地反復。這種無意識地反射行為可幫助釋放病患心靈。

###### 1.3.2.3.3 · 鼓聲療法

用固定的節奏敲鼓。特定的節奏刺激腦，而生產了對病所需要的腦波及要素。

#### 1.4.4. 薩滿教之復興

按照 1931 年的統計，在 Tuva Republic 總共有 6 萬 5 千的 Tuva 人。其中 725 人是薩滿，這表示比佛教的和尚（西藏佛教系統）更多。

但是到了 1950 年代，已經幾乎沒有薩滿。在此有幾種原因，即對薩滿的政治的抑制、反宗教及反薩滿教的社會主義體制與醫療技術的發達而使薩滿幾乎沒有治病的機會。俄羅斯改革（Perestroika, 1989-?）之後薩滿教的情況又有所改變，薩滿的人數再度增加，主要是因為：

##### A. 對失去的傳統文化的關心

- B. 言論媒體對薩滿教的友好的態度
- C. 薩滿的醫療行為不再被禁止
- D. 俄羅斯醫療體系的瓦解，使得薩滿有了治病的機會
- E. 歷史上出名的薩滿傳說的散播
- F. Tuva 薩滿聯盟的組織成立

### 1.5. 韓國之薩滿教 (Korean Shamanism)

#### 1.5.1. 名 1.5.2. 稱問題

在韓國，有關於薩滿 (Shaman) 及薩滿教 (Shamanism) 的名稱問題，有一些學者 (如: 曹興尹等) 認為，韓國之薩滿教乃受到西伯利亞薩滿教的影響，所以他們在翻譯韓國之薩滿及薩滿教時，跟其他國家的學者們一樣，英文都直接翻譯成 Shaman 及 Shamanism。但是也有一些學者 (比如: 林石在等) 主張，韓國之薩滿教與西伯利亞之薩滿教是不一樣的 (有關其原因，請看下面的 1.4.3.)，所以特別把它們翻譯成 Mudang 及 Korean Shamanism (Chamanisme cor enne) 或者 Mouism (Mou sme)。在韓國，有關薩滿教的別稱還有：巫、巫俗、巫教、巫信仰、巫俗信仰、民俗信仰、民俗宗教等等。

#### 1.5.3. 韓國之薩滿教神的種類

按照金泰權教授的調查，韓國之薩滿教的神總共有 33 系 273 種。即自然神有 22 系，而人間神有 11 系。其中最高神就是‘天神’，但是其概念比較模糊 (此與基督教的 God 不一樣)。還有把整個神分成爲上、中、下、及最下層的。

#### 1.5.4. 韓國北部與 1.5.5. 南部之不同 1.5.6. 點

韓國北部與南部的薩滿教是完全不一樣，即北部的薩滿教叫做‘降神巫’，明顯是受西伯利亞的薩滿教的影響。北部薩滿 (即 Mudang) 一定須要‘巫病’及‘入神現象 (Ecstasy)’，才可以當作真正的薩滿。反而南部的薩滿叫做‘世襲巫’，南部薩滿 (即 Mudang) 不一定須要‘巫病’及‘入神現象 (Ecstasy)’，且其薩滿職業能傳給子孫。所以南部的薩滿沒有所謂真正的‘司祭的’任務 (連接神跟人)，而是只幫人家 (或者患者) 背誦咒文，並且不需要爲其背誦之後的結果負責。

### 1.6. 西伯利亞與

### 1.7. 韓國薩滿教之不同

### 1.8. 點

#### 1.8.1. 善神與

#### 1.8.2. 惡神的對

#### 1.8.3. 立問題

西伯利亞之薩滿教明顯地表示善神與惡神的對立。但韓國的神靈就不一定歸善歸惡，而是按照他們被受到的程度，而其表示的行動樣式的不一，結果能被當做善神也能當做惡神。

#### 1.8.4. 神靈們的等級問題

西伯利亞之薩滿教明顯地表示神靈們的等級，但在韓國的 Mouism (Mou sme) 裡面，神靈們都是平等的，即有並列神觀。

#### 1.8.5. 宇宙的空間概念問題

西伯利亞之薩滿教明顯地表示宇宙的空間概念，即在無限的空間的中間有一個樞柱，而分為‘天、地、地下’等 3 個世界。

但是在韓國的 Mouism (Mou sme) 裡面沒有這種空間概念。

### 1.9. 西伯利亞與

### 1.10. 韓國薩滿教之相同

### 1.11. 點

雖然西伯利亞與韓國薩滿教之間有一些不同點，但是他們之間有很重要的共同點，就是都沒有任何‘教祖、教理、所依經典及教團’。

## 3 苯教 (Bon-Po)

### 3.1 ‘苯教’之名

### 3.2 稱

關於苯教的名稱有很多種類，即‘本教、本波教、苯教、苯波教、鉢教、鉢波教’等。這一些名稱都是來自西藏文‘Bon-Po’的翻譯異名。但是還有另外的叫法，就是‘靈氣薩滿教 (Animist Shamanism)’或者‘西藏的薩滿教’。這表示苯教裡面含有薩滿教的成份。

### 3.3 苯教薩滿的特色

#### 3.3.1 崇

#### 3.3.2 拜天

苯教也是跟薩滿教一樣崇拜天的。天的崇拜最初起源是天體崇拜。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這種概念發生了變化，變成人格的，精神的天。最後，天成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主宰整個物體世界的至上神。此外，苯教徒崇尚藍色，也和早期的天體崇拜有關。青藏高原空氣稀薄，蔚藍的天空給人以純潔無假的感覺，從而這種藍色也成為人們崇尚的物件。

#### 3.3.3 崇

#### 3.3.4 火和光

拜火與尚光應該是所有原始宗教最基本的內容之一，而薩滿教早已有此習俗。藏族同樣也有相似的習俗。都認為火具有純潔污垢，祛除邪惡的功能，還具有消毒的功能。薩滿教中拜火僅次於對天地的崇拜，其地位可謂重要，但在藏人中，它僅僅是個一般的習俗而已。

#### 3.3.5 崇

#### 3.3.6 拜拉澤

拉澤崇拜遍佈整個藏區，是原始宗教遺留下來的古老信仰。藏人對拉澤崇拜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藏族古代先民在荒無人煙、廣袤千里的山地、草原上、為了不致於迷路和遊牧中能夠分清地界，就在重要的山頂、豁口建立路標；另一種解釋認為，這是藏族古代先民在部落戰爭中，為使返途中不致於迷路，而在所經的重要地點建立路標。

## 4 薩滿教與苯教之異同

## 5

### 5.1 相同

### 5.2 点

在原始部落或者原始國家時代，‘巫（師）’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權。

到了政教分立的時期，隨著分職制度，‘巫’的權利遂也變小了。‘巫’在權利結構裡面逐漸地被排斥，在西藏地區取而代之的是佛教，而在西伯利阿、蒙古、中國、韓國及日本等地方，則以儒、佛、道來代替。之後，‘巫’只有以民間宗教的型態繼續存在下去。

### 5.3 不同

### 5.4 點

#### 5.4.1 圖騰(Totem)崇拜 5.4.2 拜是原始宗教的特徵之一

薩滿教作為原始宗教也具此特色。北方民族中高車、突厥、蒙古都曾以蒼狼、白鹿為圖騰。但圖騰崇拜這一文化現象在苯教中找不到。

#### 5.4.3 創始人、教義和經典是一神教的重要特徵之一

苯教恰好具備這個條件，也有它自己的創始人、教義和經典。而作為泛靈論和多神崇拜的薩滿教反而沒有這些。

#### 5.4.4 宗教組織、教軌和相應的宗教活動

苯教在吐蕃王朝以前，已有了簡單的組織、教軌和宗教活動。後來因為受佛教的影響，苯教寺院集團形成，教軌嚴密，活動頻繁。而薩滿教僅靠一些民間巫師舉行簡單的宗教活動。

#### 5.4.5 廟堂和神職人員

苯教遠從攝赤贊普時期開始已經有本教廟堂，即塞康（gsas khang）的建造。後來寺院和廟堂分離，形成了專門供出家人居住、學習和念經的寺院與供民間俗人供神和舉行宗教活動的廟堂兩大類，遍及全藏。至於神職人員，幾乎遍及全藏的苯教寺院網路就是容納龐大的僧侶集團的場所。但薩滿教就沒有這些。

## 6 結論

根據歷史的記載，薩滿教從來沒排斥或者壓迫任何宗教或者思想，而是接受或者融化所有的挑戰並且把它薩滿教化。它自己的本質本身沒有改變，而把接觸的所有的宗教或者思想變成它自己的顏色。它有持久穩固的生命力及驚奇的容忍力。

由上面所說的內容來看，雖然在善神與惡神的對立、神靈們的等級及宇宙的空間概念問題上有一些不同點，但是整體來看，西伯利亞之薩滿教

(Siberian Shamanism) 與韓國之薩滿教 (Korean Shamanism) 屬於同一系統的薩滿教 (Shamanism)。然而，薩滿教與苯教，雖然有相同點——即在原始部落或者原始國家的時代，‘巫（師）’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權，然後逐漸地越來越小，現在只能以民間宗教的型態來存在而已——所以苯教也被稱為‘靈氣薩滿教 (Animist Shamanism)’或者‘西藏的薩滿教’。但是苯教與薩滿教的差異仍然相當大。苯教裡面沒有圖騰(Totem)崇拜，但卻有薩滿教裡面沒有的：創始人、教義和經典、宗教組織、教軌和相應的宗教活動，以及廟堂和神職人員。而且，薩滿教屬於多神論 (Poly-theism) 系統，而苯教則屬於一神論 (Mono-theism) 宗教。

（本文於 2010 年 9 月 25 日投稿，於 2010 年 10 月 30 日審查通過）

### 參考書目及期刊

1. 苯教研究論文選集（漢文部分）才讓太主編中國藏學出版社（Not yet issued）
2. 西藏佛教發展史略 王森著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2 年
3. 西藏佛教史略 王輔仁 編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4. 佛教圖文百科 李正覺 編著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5. 關於韓國巫俗之名稱的研究 朴泰範 首爾 1985 年
6. 薩滿教的研究 李宗恩 首爾神學大學院 2003 年
7. Tuva Republic 之薩滿教的考察 李建旭 首爾 蓬宇思想研究所 2006 年
8. 韓國的傳統宗教 崔虎鐵 高麗大學國文系 2005 年
9. 金泰權：韓國巫俗研究 首爾 集文堂 1981 年
10. Mircea Eliade: Shamanism 文相喜譯 世界思想全集 48, 首爾 三星出版社 1979 年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有刀槍，勢力大；有真理，天不怕。（白族）

真理無敵，風雨無情。（蒙古族）

純鋼折不灣，真理駁不倒。（維吾爾族）

手掌遮不住太陽，謊言辯不過真理。（藏族）

如果是夜明寶珠，放在那裡都閃光。（景頗族）

參天大樹，有根才能長新葉。（毛南族）

人往大處看，鷹往高處飛。（納西族）

伸手容易縮手難，張嘴容易閉嘴難。（回族）

成人易，做人難。（烏孜別克族）

禿子找花不難，戴花難。（維吾爾族）

進山要帶柴刀，進城要帶錢鈔。（苗族）

結實的包頭靠扎，漂亮的獵槍靠擦。（傈僳族）

筍子不割成竹，穀子不收成泥。（佤族）

兄有弟有，不等於自己有。（布依族）

樹枝沒有一般齊的，力氣沒有一樣大的。（哈尼族）

看人看心，聽話聽音。（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阿凡提的故事——剃頭

### چاچ چۈشۈرۈش

بىر كۈنى ئەپەندىم قېيناتىسىنى يوقلاپ بېرىپتۇ. قېيناتىسى ئەپەندىمنىڭ چېچىنىڭ ئۆسۈپ كەتكەنلىكىنى كۆرۈپ:

— بالام، چېچىڭىز بەك ئۆسۈپ كېتىپتۇ، چېچىڭىزنى چۈ-  
شۈرۈپ قويماي، — دەپتۇ، ئارقىدىنلا بىر قاشاڭ ئۈستىرىنى ئەكەپ-  
لىپ ئەپەندىمنىڭ چېچىنى چۈشۈرگىلى تۈرۈپتۇ. قاشاڭ ئۈستىرا  
ئەپەندىمنىڭ بېشىنى غىرداپ جېنىنى ئاپتۇ. بۇ چاغدا تاشقىرىدىن  
بىر بوتلاقنىڭ بوزلىغان ئاۋازى ئاڭلىنىپتۇ.

— بۇ بوتلاقنىڭ ئاۋازى نېمىدېگەن ئېچىنىشلىق - ھە! نېمە  
بولغاندۇ؟ — دەپتۇ قېيناتىسى.

— بەلكىم قېيناتىسى ئۇنىڭ بېشىنى چۈشۈرۈۋاتقاندۇ! —  
دەپتۇ ئەپەندىم.

某日，阿凡提去看望他岳父，岳父见他頭髮太長了，就對他說：「孩子，看你頭髮有多長，我來給你剃一下。」說完他用一把鈍剃刀給阿凡提刮起頭髮，這把鈍剃刀可把阿凡提整慘了，這時，遠方傳來陣陣淒慘的小駱駝叫聲，岳父說：「這駱駝聲何以如此悲慘，到底怎麼回事？」阿凡提回答：「可能是駱駝的岳父在給它剃頭吧！」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人把地種好，地把人餵飽。（維吾爾族）

火煙不出屋，場上別晒穀。（黎族）

早霧晴，晚霧雨。（白族）

螞蟻出洞，小雨不停；長蟲出洞暴雨淋淋。（彝族）

兩人相好，六年嫌短；兩人不合，六年嫌長。（侗族）

相愛才交友，合意才聯親。（水族）

不作異鄉人，不知故土親。（維吾族）

馬馳千里，總想著群體；人走千里，總想著故里。（哈薩克族）

人老思鄉，人老思林。（藏族）

山是柯爾克孜人的父親，水是柯爾克孜人的母親。（柯爾克孜族）

秋天不積草，來年無春羔。（蒙古族）

拿弓的人忘不了箭，騎馬的人丟不了鞍。（滿族）

勤堵水有魚吃，勤種田有飯吃。（傣族）

男兒莫閑坐，少女少串門。（回族）

不出力鋤，怎挖得根。（瑤族）

一年辛苦，一年幸福；前人辛苦，後人幸福。（壯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二）—— 柯爾克孜族食品「納仁」

華華

### 一、前言

每次到新疆，在進入伊犁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二牛泉之前，<sup>1</sup>總要先吃一碗「納仁」，墊墊肚皮。

「納仁」是新疆人常吃的食品，具有明顯的牧區特色，也是新疆柯爾克孜族的一種佳餚。

察布查爾的牧區在自治縣的南邊，與東南邊的特克斯縣和南邊的昭蘇縣牧區，連成一氣。特克斯縣的「科克鐵熱克」柯爾克孜民族鄉、昭蘇縣的「夏特」柯爾克孜民族鄉，<sup>2</sup>都聚居著不少的柯爾克孜族，所以無怪乎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區域裡，會出現柯爾克孜族的家常小吃了。

### 二、柯爾克孜族食品「納仁」

「納仁」就是肉片麵。賣「納仁」的小店，就在伊犁河大橋南邊附近，正確的說法是，在下橋左彎右手邊。店後頭就是一個農貿市場，常有農牧產品在這裡交易，小店就靠這些客商光顧而得以維持。

小店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她包著頭巾，穿著連身裙，面孔的輪廓有些深，但還是屬於泛蒙古種，並不像西洋人，據說這就是柯爾克孜族的標準長相。

「納仁」所用的肉片，是羊肉片。新疆人不大吃豬肉，市面上豬肉罕見，所以許多漢人也傾向吃羊肉，形成當地的特殊風情。

<sup>1</sup>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測繪局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圖冊》，（成都：成都地圖，1994，第1版），頁38。二牛泉地圖上記為「寨牛泉」。

<sup>2</sup>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測繪局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圖冊》，（成都：成都地圖，1994，第1版），頁39-40。

小店的女主人會在店的一角擀麵皮，切羊肉，然後拿到隔壁的廚房煮熟，起鍋前調味加一點鹽巴、孜然粉，接著一碗熱騰騰、香噴噴的「納仁」肉片麵就端上桌了。

據說在柯爾克孜人家裏做客，考究一點的會嘗到烤全羊、煮全羊或是各式各樣的乳製品。比較一般的，總可以吃到一碗熱呼呼的「納仁」肉片麵，因為這是柯爾克孜人家裏最普遍的待客食品。

柯爾克孜族的「納仁」肉片麵，是把肉片和麵片煮在一起，再用手抓起來食用的，所以又叫做「手抓肉片麵」。

爲了徹底了解什麼叫做「手抓」，筆者還在廣定遠先生家裡，向他大哥孔九善先生學習過，正確的「手抓」吃食方法。洗過手以後，先把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併攏，以大指輔助，撈向食物，使需要吃的部分，進入手的掌控。接著將食物略爲調整，形成團狀，放在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形成的指杓中，再把指杓移到嘴邊，接著將大指彎曲，以大指指甲蓋逐漸將食物團推向嘴唇，這才張口迎接抵達嘴邊的食物團，最後大指伸直，食物入口，就可以優雅的品嚐食物的滋味了。「手抓」最忌諱用左手，也不是五指伸展的「龍爪手」，一次弄一大把食物，失控又失禮，徒然製造尷尬。

「納仁」這種肉片麵，在以畜牧業經濟爲主的柯爾克孜牧人中，也是只有在節日或招待客人時，才會食用的。像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二牛泉，平日常飲奶茶，片肉不沾。只有到了假日，才有人設攤賣肉，居民才會烹飪肉食。二牛泉的飲食習慣，其實與柯爾克孜民族鄉的狀況相去不遠，許多人以為新疆人天天在吃烤肉，那是觀光客的錯覺，並不真實。

柯爾克孜人吃肉片麵，有不少傳說，其中有一個傳說比較有名。<sup>3</sup>據說古代柯爾克孜人居住在俄羅斯第一大河葉尼塞河流域，柯爾克孜人以部落群居，集體遊牧和狩獵，一般平民百姓只能食用肉品和奶品，根本吃不到麵食。只有柯爾克孜汗王才能食用麵食，汗王偶而會把麵餅當作珍饈，賜給有功大臣和部落首領，以爲獎勵。據說有一年，柯爾克孜汗王統領著大隊士兵外出打仗，被敵人圍困在一個山谷之中，整整四十天，還是無法

<sup>3</sup>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編輯組[編]，南疆農村社會，（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第1版），頁225-226。

突圍。汗王最著急的就是部隊所帶的肉品和奶品快吃完了，如果宰殺戰馬來吃，會使部隊的戰力削弱，更減少了突圍的可能。眼看整個部隊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汗王和將帥們憂愁萬分，卻還是一籌莫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汗王終於想到，可以把自己最珍愛的麵粉，拿出來給士兵「墊墊肚皮」。然而汗王一人的麵粉實在有限，如何能解除幾千名士兵的輾轉飢腸呢？如果把麵粉做成大餅，每個士兵還分不到一口，萬一分配不均，餓兵起鬨生亂，那麼後果實在不堪設想。汗王與眾將官幾經商議之後，決定將麵粉擀成很薄的麵皮，以肉片打底，混煮成幾大鍋湯水，再分送給士兵們去吃。一大鍋湯裡，麵皮、肉片雖然寥寥無幾，但士兵們因從未吃過麵食，加上肚內十分飢餓，對於這種混煮的麵皮湯，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吃過了肉片湯麵的士兵，感激汗王賞賜的恩典，一個個精神煥發，鬥志昂揚。汗王看到這種情況，非常高興，他見機不可失，立刻重整旗鼓，一舉衝破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反而將敵人打得抱頭鼠竄，轉敗為勝。為了紀念這次戰爭的勝利，汗王特別宣告，地理條件優越的地方要種植農作物，以備收成時磨製麵粉。並且准許汗國內臣民百姓食用「納仁」肉片湯麵。從此以後，柯爾克孜族人就把「納仁」肉片湯麵當成喜慶時最好的食品，每當國家慶典，全汗國上下軍民都一起吃肉片湯麵以為慶賀，這就是今天柯爾克孜族手抓肉片麵「納仁」的由來。

### 三、結語

有人以為「納仁」是哈薩克族食品，在這裡順便提一提哈薩克族「納仁」的做法。先把羊以去皮、去蹄方式宰殺後，切成大肉塊，放在涼水鍋裏燉煮約兩小時，起鍋前調味放鹽、洋蔥。肉取出後，用原汁肉湯煮麵條或是麵片，撈出盛盤。肉用小刀切碎後，把肉塊鋪放在麵片上，並撒些辣椒粉、洋蔥屑等調味品就算完成了。吃的時候，把肉、麵拌在一起，用手抓著吃，吃完之後，單獨喝湯，以助消化，這就是哈薩克族手抓羊肉麵的做法與吃法。<sup>4</sup>

但是哈薩克族「納仁」是乾麵，而柯爾克孜族手抓肉片麵「納仁」卻

---

<sup>4</sup> 伊犁地區地方志編委會，《伊犁風物》，（烏魯木齊：新疆人民，1990，第1版），頁456-457。

是湯麵，聽了上述柯爾克孜族傳說之後，就可以了解，一般看到伊犂河大橋的那種湯麵「納仁」，是以往老汗王的智慧與恩典，絕對是柯爾克孜族的傳統食品，而與哈薩克族並無關聯。

## 新疆國際大巴扎與胡楊樹

王輔羊

今年四月在某刊物上看到刊出攝影家林錫嘉先生的《魔鬼城的二粒石頭》一文，所以也想介紹新疆烏魯木齊的國際大巴扎與當地盛產的胡楊樹。

原國民政府時期的迪化爲舊市、縣名，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部。1954 年分別改爲烏魯木齊市與烏魯木齊縣（1953 年批准），烏市位於天山中段北麓、烏魯木齊河沿岸，有蘭新鐵路通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駐地。轄烏縣。1954 年由迪化縣析置由化市。人口一百多萬。有鋼鐵、煤炭、機械、水泥、化學、石油化工、紡織、造紙等工業，及新疆大學等高級學校與科學研究機構多所。市內有紅山、鑑湖等景點。南郊鸛爾窩是著名的風景區。

巴扎乃波斯語、維吾爾語 bazar 之音譯詞，意爲「商業繁盛之區」或「集市」。清代譯作「八雜兒」或「八柵爾」。是新疆維吾爾等族人民進行交易的場所，他們對城鄉商業街道的稱呼。英文作 bazar 或 bazaar。烏魯木齊市區有一座新疆國際大巴扎，附近有許多回教清真寺叫拜樓。

此地盛產胡楊（*populus diversifolia*），屬楊柳科。落葉喬木，高達十五公尺。葉形多變異，披針形或線狀披針形的葉全緣或疏生鋸齒；卵形、扁卵形、腎形的葉具缺刻或全緣，無毛，帶灰色或淡綠色。多生於水源附近。耐鹽鹼，生長較快。木材供建築、板料、家具及造紙等用。樹幹、枝、葉可提胡楊鹼，爲西北河流兩岸或水位較高處之重要造林樹種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傳說。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鈺。
-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